

社會網絡對基督教改宗的影響

The Influences of Social Networks on Christian Conversion

摘要

本研究主要關注台灣地區改宗信仰基督教者之改宗過程，因此以台灣基督教團體的信眾為研究對象。期盼能分析及歸納出在改宗者的改宗過程中，社會網絡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由社會網絡所產生的社會支持類型。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的研究設計進行資料蒐集，主要以深入訪談的方法取得分析的資料。根據文獻回顧所建構的理論架構顯示，改宗者因著自身處於社會邊緣處境下，不易取得足夠的資源與支持，因此改宗者因資源取得的需要，並透過社會網絡的引介，比較容易與基督教會展開密切的互動，同時在互動過程中，因著對資源與支持的依賴而進入基督教會。

改宗者經由兩類社會網絡的引介進入基督教會：第一類為非正式社會網絡，第二類則是經由正式社會網絡。改宗者經由不同的社會網絡參與基督教會後，與該教會的互動過程中，經由非正式社會網絡取得情感性支持，經由正式社會網絡取得情感性支持、靈性支持與財務支持。

改宗者受到社會支持之後，產生對宗教團體的認同，最後促成其改宗成功。原因歸納為：一、依賴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支持；二、認同宗教團體所提供的宗教經驗與教義教導。改宗者被新宗教團體整合的過程中，因著對社會支持的依賴逐漸對該團體產生歸屬感，同時，個人與神聖之間發展出密契的關係，使得個人親身體驗到宗教經驗。在此互動過程中，改宗者受到該宗教團體的影響而改變原有的行為模式與宗教信仰，導致了當事人的宗教改宗。

關鍵字：宗教改宗(religious conversion)、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基督教(Christianity)、社會邊緣(social marginalization)

社會網絡對基督教改宗的影響

The Influences of Social Networks on Christian Conversion

目錄

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問題意識	3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宗教改宗的定義	5
第二節 宗教改宗的過程	8
第三節 社會網絡與宗教改宗	10
第四節 社會網絡、社會支持與宗教改宗	16
第五節 結語	24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資料

第一節 研究對象	26
第二節 研究方法	27
第三節 教會特質描述	28
第四節 訪談個案與社會背景描述	30

第四章 研究發現

第一節 社會邊緣位置與壓力	34
第二節 社會網絡的引介	46
第三節 改宗的社會網絡類型與社會支持	55
第四節 社會支持與團體認同建構	66
第五節 兩組研究資料的對照	74
第六節 結語	77

第五章 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社會邊緣位置與壓力的討論	80
第二節	社會網絡引介的討論	84
第三節	改宗者社會網絡類型與社會支持的討論	86
第四節	社會支持與團體認同建構的討論	90
第五節	結語	94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結語	97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可延伸的研究議題	99

參考資料	101
------	-----

附錄	108
----	-----

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基督教在台灣宣教史最早可追溯到荷蘭人據台時期，即至一八六五年，英國長老教會派遣馬雅各宣教士來台開始宣教工作，基督教在台灣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歷史。一九五一年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成立，使得教會擁有較強的資源動員能力以推行各種福音運動，包括有：1945-1964 年的倍加運動、1965-1970 年的新世紀、1971-1975 年的忠僕運動、1976 年自立與互助運動、1978-1991 年的信徒什一增長運動，以及 1987-1995 年的公元 2000 年的福音運動(王順民，1999：101)。近幾年來，台灣基督教界興起了宣教的風潮，歷年來舉辦多場大型的佈道會，例如：孫大程、包樂佈道會、辛班尼、安卡羅醫治佈道大會，以及基督教的傳播媒體節目播放宣傳、舉辦多場有關於宣教的特別聚會皆論及有關宣教的主題。在台灣教會界，爲了使教會增長吸收信徒，曾多次多方採取不同的策略，然而這些策略似乎是有向國外取經的意味，例如：韓國禱告山運動、韓國純福音小組教會、敬拜讚美、靈恩運動、多倫多祝福、新加坡小組教會等……，雖然各教會對此運動的看法出現了不同的評價，但是這些現象可意味著基督教界對宣教的熱誠與重視。

「宣教、傳福音」是基督教所使用的信仰語言，意即向民眾介紹耶穌基督信仰，並引領民眾相信基督受洗成基督徒，亦即基督教的宗教改宗。根據 Ullman 的觀點，認爲人們從某一宗教信仰移轉到另一個宗教信仰，或是從無任何宗教信仰的狀態轉變爲積極投入或參與某一宗教信仰，即是「宗教改宗」(Ullman，1989：4；引自林本炫 1998 b：21-22)。早期基督教的傳教，無論吸引猶太人或非猶太人接受基督信仰，即是一種典型的宗教改宗。耶穌與門徒傳道時，所傳「天國近了，當悔改信福音(基督)」¹的信息，對當時的人而言，乃是一個有別於傳統的新思維，若要成爲基督徒，則是要奉父、子、聖靈的名受洗，遵守耶穌基督的教訓²，這些宗教行爲的產生必然經過「宗教改宗」過程。教會解釋這些改宗現象常引用新

¹參新約聖經，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節；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

²參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二十節。

約聖經哥林多前書十二章第三節經文「若不是出於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常認為改宗者改宗乃是出於「聖靈的感動」與「神的工作」。然而，除了傳統神學上的解釋之外，應有另外不同的面向，對宗教改宗的過程提供不同的詮釋，例如：從社會學的面向，可探討改宗者是如何與宗教團體接觸，如何與宗教團體內部成員互動，過程為何?並進一步分析改宗的原因、過程與模式。

在基督教新約聖經的記載中，提到有許多關於宗教改宗的個案，我們可以發現宗教改宗的發生常與社會網絡、社會支持有關。例如：新約聖經約翰福音第一章記載安得烈先遇見了耶穌，然後再領彼得去見耶穌，彼得就跟從耶穌，因安得烈與彼得為兄弟，安得烈明顯地運用了親屬網絡的關係。新約聖經使徒行傳第十章記載彼得在哥尼流家傳道的過程，哥尼流請他的親屬密友在他家裏等候彼得，彼得傳道時，聖靈降靈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於是為他們施洗。在哥尼流的例子中，聖經使徒行傳十章記載他是一個虔誠義大利軍營的百夫長，且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多多賙濟百姓、常常禱告神。從這經文的脈絡中推測，哥尼流可能是一個提供他人實質支持者，同時也可能具備良好的人際關係，他邀請親屬密友在家裏等候彼得談道，則是運用了親屬、朋友的社會網絡關係，同時，在彼得的談道中，分享有關耶穌的事跡，亦是一種靈性支持³。從這些例子我們可清晰地觀察出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的原理，被運用在早期基督教發展時期的宗教改宗過程。

目前教會界中較具規模的教會，例如：韓國純福音教會會友人數有七十幾萬人，新加坡堅信浸信教會以及城市豐收教會會友人數各約有一萬五千多人。從這些教會的發展中，其共同點是這些教會特質除了本身具有強烈的傳教動機之外，這些教會是採用小組化教會的模式。根據新加坡堅信浸信教會主任牧師鄭健雄(2000:35-40)所著-使徒性小組教會：從堅信浸信教會看增長與佈道的實用策略，此書中提到，透過小組的模式不僅讓成員彼此建立某種的網絡關係，同時，藉由網絡關係的擴展接觸宗教團體外的成員，使得該團體能持續的發展。

從國內從事改宗研究的學者(如：林本炫 1998，趙星光 2000)的研究報告中，

³ 在本研究中，將「靈性支持(spiritual support)」的定義採用 Maton(1989:310、319)的說法，定義為可察覺到從個人與上帝關係構成的支持，靈性支持乃是個人能夠感受與經歷到神的愛、同在、引導與祝福。

許多提及社會網絡的概念應用在改宗的研究裏。在這些研究中發現，社會網絡在改宗過程中是扮演一個重要中介的角色。本研究試圖進一步的探討社會網絡在改宗過程中是否還有扮演其他的角色，即若是有，是否社會網絡同時扮演支持的角色。

基於上述宗教改宗現象的觀察與瞭解，本研究試圖跳脫傳統教會對改宗者改宗成功的解釋，從社會學的觀點探討宗教改宗的過程，分析是否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是影響當代台灣地區基督宗教改宗的關鍵因素，以及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如何影響基督教改宗者的改宗過程。

第二節 問題意識

「宗教改宗」是如何發生的?這些基督教團體成員是經由何種管道接觸基督教信仰?是否改宗者爲了尋找解決某種的困難或是問題，而在宗教場域裏得到支持或滿足，進而決定改宗?因此，本研究將聚焦在以下幾個面向上：

- 一、改宗者在改宗的過程中，是否透過社會網絡的關係與基督教團體接觸?
- 二、改宗者若是透過社會網絡的關係與基督教團體接觸，到底是經由何種類型的社會網絡?
- 三、改宗者改宗前在標的團體中發展出來或存有的社會網絡，在改宗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此一社會網絡是否是導致改宗的關鍵因素?
- 四、若改宗者的社會網絡對改宗者的宗教行爲產生重要的影響，社會網絡所發揮的影響力本質是什麼?是否即是社會支持?那些類型的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能有效的促成改宗者的宗教改宗?

本研究探討改宗信仰基督教者的改宗過程中，社會網絡所扮演的角色爲何，以及在當代基督教徒的改宗過程中，經由社會網絡所產生的那些社會支持，構成改宗者改宗的主要關鍵因素。由於台灣地區的基督教無論在教義、儀式與組織上均有別於本土的宗教，一般民眾往往對基督教是陌生的，甚至存在著某種張力，

更不用說主動地接觸基督教團體。然而，是何種因素導致民眾開始主動或被動地接觸基督教團體，是否因著社會網絡的引介？改宗者透過社會網絡引介，在與宗教團體的互動過程中，發展出來的宗教團體內社會網絡是否提供改宗者某種的社會支持？是什麼類型的社會支持？這些問題將做為資料蒐集與分析的主要的方向。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主要是針對過去改宗研究的相關文獻以及有關社會網絡、社會支持的研究報告資料，進行文獻回顧與整理之後，建構本研究的理論架構。在本章第一部分，先說明宗教改宗的定義；第二部分說明宗教改宗的過程；第三部分探討社會網絡與宗教改宗之間的關係；第四部分則探討社會網絡、社會支持與宗教改宗三者的關係。

第一節、宗教改宗的定義

一、宗教的定義

功能論學者認為宗教所涉及的是那些超出日常生活世界範圍的經驗，包括對來世的信仰與回應。因此，宗教的功能具有兩種意義：一、將人世間的困難與挫折賦與宗教意義，並提供一個關於來世更高的世界觀。二、透過宗教儀式，宗教可以提供人們安全感與慰藉(Johnstone, 2001)。功能論學者 O' Dea(1983: 26-30) 提出了宗教具有六種正功能：一、透過祈禱的儀式，宗教可以提供支持與安慰。二、透過宗教崇拜儀式，宗教可以促成人們與神聖的聯繫關係。三、宗教可以促成現行社會的規範與價值神聖化，具有使規範與價值觀念神聖化的功能，有助於社會控制。四、宗教具有先知功能，宗教對於社會規範的缺失，可以提供批判。五、宗教提供認同的功能，個人藉著宗教所提供的價值觀，形成對自我的認同與了解。六、宗教與個人的成長的過程中不同階段的社會經驗有關。在成長的過程中，所面臨與產生的衝突，宗教提供人們情感上的支持，有助於個人認同的形成。O' Dea 認為宗教有以上六種積極功能，宗教可以使個人與群體相互協調，可以在多變的局勢中給予支持的力量，在失望中提供安慰，使個人找到定位，提供自

我的社會認同。宗教藉由社會控制維持社會秩序，強化現行的價值觀，提供克服罪惡感和異化的手段，對社會的團結與穩定的強化的作用。

在本研究引用 O' Dea 的觀點，將「宗教」定義為人們遇到困境、苦難、缺乏時，尋求支持的對象。換言之，對於正處於遭遇缺乏、有需求的人，宗教則是提供一種關懷、支持與需要的滿足。人們因為遇到難以解決的困難時，而導致求助於宗教或用宗教的方式期待解決自身的困難，從支持的角度看來，宗教提供某種支持的功能，因此，本研究採用功能論的宗教定義。

二、宗教改宗的定義

「宗教改宗(religious conversion)」是一個宗教內化的過程。這種內化的過程，包括宗教知識、信仰、價值觀、行為上的內化。改宗的現象中通常無法從個人的宗教經驗上加以深入的探討，因為許多的個人宗教經驗均屬主觀況且大部分是無法實証。然而卻可以從社會學的角度，觀察發生改宗的原因與過程。社會學的觀點，包括從團體情境(group context)與社會化(socialization)角度來觀察改宗過程。改宗可說是個人與社會環境、與社會化團體互動的結果(Johnstone, 2001: 74-76)。

Stark 與 Finke(2000: 114)將宗教改宗定義為不同宗教傳統之間的轉變，是指長期對某宗教在忠誠上的轉變，例如：從猶太教或羅馬異教徒轉變成基督教，或是從基督教轉變成印度教。Snow 與 Machalek(1984: 169)認為宗教改宗概念的核心乃在於觀念徹底的改變。William James 所著的「宗教經驗的種種」(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書中對「改宗」的定義，認為是「某種向來分裂並自覺卑劣、不快樂的自我，由於對宗教實在的堅定與持守，逐漸或突然變成統一、優越而且喜悅的過程」(引自蔡怡佳 2001: 235)。在 Lewis Rambo 的研究中，將改宗分成五種形式：(1)指無宗教信仰到接受宗教信仰(affiliation)。(2)個人在某個宗教信仰內，信仰的程度進深(intensification)。(3)個人在某宗教信仰內改變歸屬的宗派(institutional transition)，如：在基督教內從改革宗長老會到浸信會。(4)從某一個

宗教信仰改變成爲另一個不同的宗教信仰(tradition transition)，如：從民間信仰改變成爲基督教。(5)從有宗教信仰到放棄宗教信仰(apostasy)(Rambo，1993；引自許惠芳，1994：1)。

在此根據 Rambo 的看法，改宗可以是指從某一個宗教傳統轉換到另外一個宗教傳統，也可以是同一個宗教傳統內不同宗教社群之間的轉換，或者是信仰的強化與重生，更可以是從無宗教信仰轉成某一個宗教信仰的成員，乃至於從某一個宗教信仰轉變爲無宗教信仰，都可以說成是「改宗」(Rambo 1993:2-3)。關於改宗的這種多樣性，根據 Gillespie (1991:14-15) 的分類將改宗分爲：(宗教)傳統的轉移(tradition type transition)、制度的轉移(institutional transition)以及信仰的強化(intensification)，分別是指不同宗教傳統之間的轉變、同一個宗教傳統內的教派轉換，以及「重生」型的信仰更新，有助於釐清改宗的概念。然而，改宗定義的問題，在大多數的學者的研究中，將宗教改宗認爲是從某一宗教信仰移轉到另一個宗教信仰，或是從無任何宗教信仰的狀態轉變爲積極投入或參與某一宗教信仰(引自林本炫，1998 b：21-22)。

改宗除了這個名詞之外，還有其他的用詞用來指稱不同的宗教信仰變遷的經驗，如：alternation(替換)、switch(轉信)、religious mobility(宗教流動)、religious seeker(宗教追尋者)等。alternation(替換)這觀念最早由 Trivisono 所提出，指的是相同的宗教系統內的轉換，例如：基督新教各教派之間信仰的轉換。switch(轉信)指的是同一宗教內的變換，尤其是指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間的轉換，例如：基督教轉換成天主教、猶太教、摩門教等。alternation(替換)與 switch(轉信)兩者的意義類似，但後者所含蓋的範圍比前者較廣 (Richardson，1977；引自林本炫，1998 b：29-30)。

在本研究中對宗教改宗定義爲從無任何宗教信仰，或某一宗教信仰轉變成另外一種宗教信仰，並且改變自我的認同投入參與新的宗教團體、活動與儀式等等行爲。也就是說從無宗教信仰或其他宗教信仰轉變成信仰基督教，並接受洗禮的儀式以及定期地參加教會聚會或活動。採用此定義的好處是因爲，容易觀察改宗

者宗教信仰之間的轉變，改宗前的宗教信仰與改宗後的宗教信仰狀況有明顯的改變，以利於研究者進行研究。

第二節、宗教改宗的過程

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新興宗教運動興起之後，有關改宗的研究受到社會學家們的關注。有關宗教改宗研究收集的資料是以新興宗教成員為主，從對新興宗教成員的研究中，可進一步觀察信仰變遷的原因、過程與模式。國內從社會學面向從事宗教改宗研究的學者林本炫(1998)與趙星光(2000)，一致同意認為西方最早從事宗教改宗的社會學研究，是 Lofland 與 Stark 在一九六五年發表的「成為救世主－偏差觀點的宗教改宗理論」論文，此篇論文受到從事有關改宗研究學者們極高的評價，認為是宗教改宗的經典名作，並且具有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

Lofland 與 Stark 在論文中對改宗的過程提出「價值累加模式」(Value-added Model)此模式中包含下列幾項因素：(一)改宗者必需經歷長期以及嚴重的壓力(tension) 此張力是處於一種緊張的關係或是壓力，如：追求不可能實現的健康、知識、名譽、聲望；兩性或婚姻上受到挫折；罪惡感；人際關係上困難。(二)改宗者必需採取宗教的觀點做為解決問題方式。(三)導致改宗者自我認定自己是一個宗教追尋者(seeker)。(四)改宗者自認為在人生的轉折點(turning point)遇到所追尋的宗教：一般而言，轉折點源起於最近的遷移、失業、成功、失敗、退學等等。(五)在新宗教團體裏至少與一個以上已改宗的成員發展出(也可能是先存在的)情感聯繫，改宗者和新宗教團體之間形成人際網絡或是原本即有此種網絡存在。(六)改宗者與舊有的團體依附關係或情感的聯繫逐漸淡化或消失。(七)改宗者與新宗教團體展開密切的互動，並進一步成為該團體的忠誠成員(Lofland & Stark, 1965: 862-872)。

上述七種因素分爲二類，第一類爲個人傾向(predisposition)，包括：張力、解決問題的觀點、宗教追尋者、與轉折點；第二類爲情境條件(situational condition)，包括：情感的聯繫、其他宗教團體的聯繫、密切的互動。改宗者在其人生轉折點遇到了所追尋的宗教，並與宗教團體成員發展出情感的聯繫，此一情感的聯繫，Stark 與 Bambridge(1980：389)認爲人與人之間的聯繫(interpersonal bonds)對改宗者的改宗過程而言是一種基本的支持。接著，改宗者在宗教團體之外的依附關係逐漸減弱或失效，若是當事人要成爲忠誠的成員，必需與其他成員進行密切的互動。在情境條件因素中，改宗者是積極主動尋求生活經驗的改變者，並且與宗教團體成員的互動發展出內部情感的聯繫。此一正面積極的情感聯繫緩和改宗者在剛進入新宗教團體接受新價值觀時所產生的緊張(Lofland，1966：51)。

從 Lofland 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改宗者的改宗過程中，改宗者的先前條件是生命中遇到挫折與困難，然後因著社會網絡的引介進入新的宗教團體，繼之與新的宗教團體發展互動關係。從社會支持的角度看來，人與人之間互動關係與彼此的連繫，是一種支持網絡關係，並提供必要的社會支持。當舊有的社會網絡關係逐漸淡化或消失時，意味著個人舊有網絡的社會支持也逐漸失去，新的宗教團體網絡所提供的社會支持，則扮演了主要關鍵的支持角色。就改宗者而言，他們的改宗原因是爲了滿足個人的某方面需求，而這些宗教團體提供了溫暖、愛、接納，滿足了這些改宗者的需要，並藉由個人的連帶關係與團體成員互動之後，產生改宗的結果。

Lewis Rambo 的研究將改宗的過程分成七個階段：1.環境(context)；2.危機(crisis)；3.探問(quest)；4.會遇(encounter)；5.互動(interaction)；6.委身(commitment)；7.結果(consequences)。在第一個階段環境部分，分爲大、中、小三種環境，大環境是指世界局勢、政經情勢、國際關係等等。中環境是指介於大和小環境中的一切因素，例如：地方政府、地方政策等等。小環境指的是與個人條件有關，例如：家庭、友誼、親戚網絡、職業以及其他直接關係到個人思想、感情和行動的生活

層面。在第二個階段危機部分，危機是指是導致個人開始進入改宗的過程，包括意外的神秘經驗、生病與痊癒、意識狀態的改變等等。在第三個階段探問部分，是指人們如何面對危機，以及人們由此引導自己未來人生方向，特別在宗教生活方向。在第四個階段會遇部分，是指改宗者與神職人員之間的互動經驗。在第五個階段互動部分，互動是指改宗者選擇繼續參與宗教團體並且變得更加投入。Rambo 把此一階段的互動歸納成四種型態的互動：一、人際關係的互動：人際關係可以創造並強化改宗者對宗教團體的情感，也使得對新方向有真實感。二、儀式的互動：儀式提供一個整合的方式，使人認同並與新的生活方式結合。三、語言的互動：包括所使用的宗教語言、象徵、比喻等等。四、角色的互動：宗教團體通常委派改宗者某種任務，在擔任角色的同時，自然增加強化對宗教團體的認同。在第六個階段委身部分，是指改宗者決定性的轉捩點，通常以一種公開的儀式表達個人在身份與態度上的改變。在第七個階段結果部分，是指評估改宗的結果，宗教團體用一些標準評估改宗者是否真實皈依，如：是否遵守教規、教儀……等等。(Rambo, 1989; 引自許惠芳, 1994: 5-15)。

此七個階段說明改宗者在改宗的過程會經歷這七個階段，改宗過程不只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並且是交錯在一個動態的範圍內，Lewis Rambo(1999:267)強調改宗的過程是一個動態性的變化，與人物、事件、意識形態、制度、期待、經驗具有相關性。這意味者，改宗是在許多的情境因素之下產生，影響改宗過程的因素是複雜的、交互作用與彼此累積的。

第三節、社會網絡與宗教改宗

已有的研究指出社會網絡在宗教改宗的過程中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林本炫, 1998; 趙星光, 2000)，有關改宗的研究以及特定宗教團體的個案研究顯示，新興

宗教成員的招募主要是靠既存的社會網絡和人際關係（如：朋友、家人、鄰居等等），雖然有些宗教團體投入相當大的人力資源在公共場所對陌生人的傳教工作上，但是成效是不成比例的，透過社會網絡引介所招募到新成員的成效是比較顯著的（Dawson，1999:292-293）。以摩門教的發展為例，主要是由家庭成員擴展到親戚(直係親屬、旁系親屬、姻親)網絡以及經常聯繫的密切朋友，透過這些的社會網絡關係，使得該宗教團體在十年內(1831 年至 1840 年)由一個家庭迅速成長為人數一萬七千人的宗教團體(Stark & Finke，2000：127-135)。究竟何謂「社會網絡」？社會網絡具有什麼功能？以下將介紹「社會網絡」的概念、類型及功能。

一、社會網絡的定義

什麼是「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曾竹寧(2000：171)認為社會網絡是指「由環繞在個人周圍的社會關係所形成的網絡」。Harry(1996)提出社會網絡的意義為個人與他人的互動，社會網絡會隨著人的物質、社會、情感需求而改變、擴張與締結。個人所形成的網絡並無固定的疆界，但網絡的結構及成份是因人而異的。個人在網絡中與他人交換符號或實質的資源，不同的資源會有不同的交換形式(引自關凱元，1999：21)。Seed(1990)就社會學的觀點而言認為社會網絡是一群有相互關係的人、人所處的地方、所從事的活動，所形成的一個系統，他們之間的相互連結具有特殊意義。亦即以個人為中心，向外發展個人與社會有關係的連線的整體，關係包括：配偶、親戚、朋友、團體、社區(引自鄭惠修，1999：12)。

另一個與社會網絡的相似的概念則是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hip)，指的是友誼、婚姻、親戚關係、工作關係等等。而關係(relationship)、人際關係都是指我們在某一段時間裏與某些人經常保持的社會接觸(Argyle & Henderson，1996:4)。

本研究將社會網絡界定為：環繞個人周圍的社會關係，彼此的連結具特殊意義，關係包括：父母、配偶、子女、親戚、朋友、同事、同學…等。

二、社會網絡的類型與功能

Bennett 與 Morris(1983)將社會網絡區分成兩類：第一類為非正式支持系統(informal system)，或稱為初級支持系統(primary support system)，亦稱為自然網絡(natural network)，指的是家人(伴侶、父母、小孩)、朋友、親戚、鄰居、同事。第二類分為正式支持系統(formal system)，或稱為次級支持系統(secondary support system)，亦稱為協助/社會網絡(helping/social network)，指的是正式及非正式私人組織，包括：牧師、社工、老師、警察、醫師、社福機構、宗教團體、自助團體…等。(引自鄭惠修，1999：12)。

Gottlieb(1983)認為非正式社會網絡具有兩種功能：一、診斷的功能(diagnostic function)，即協助當事人辨識問題的嚴重性，並協助處理問題。二、轉介的功能(referral function)，即提供其他資訊管道，結合其他資源，扮演轉介的角色。(引自鄭惠修，1999：16)。Litwak 與 Szelenyi(1969)認為每一種不同的社會網絡類型提供不同的功能，就親戚而言，親戚的情誼是一輩子的，因此是長期資源的提供支持者，例如在失業期間提供幫助。鄰居就住在附近，最能提供短期的服務與立即的緊急援助。朋友則是提供事物、指引、肯定、情感支持、以及回饋有關(引自 Germain，1997：72)。陳榮麗(1988)對於求助機構資源者的研究，發現正式社會網絡具有補充非正式社會網絡無法提供資源功能，當非正式社會網絡無法解決當事人的問題，在缺乏具體的支持、問題未獲得解決的情況下，當事人通常會求助正式社會網絡的機構，並且求助者會求助於認為對他較有幫助的正式社會網絡。同時指出非正式社會網絡提供的支持較為廣泛，如情感支持、實質支持等；而正式的社會網絡(如：公部門福利機構)提供兒童津貼、生活津貼與托育服務…等，提供工具性支持。宗教、學校、醫師、律師是最常被利用到的正式社會網絡，然而，在它們專司某種特殊的協助功能之下，使案主再尋求其他可能的資源。

黃光國(1988：289-318)區隔中國社會裏個人可能擁有的三大類人際關係，第一類是情感性關係(expressive ties)，指的是家庭、密友、同儕的初級團體中的

人際關係，主要可以滿足個人關愛、溫情、安全感、歸屬感等感情方面的需求，通常以需求法則來交往。第二是工具性關係(instrumental ties)，基本上是指店員與顧客等不穩定的關係，主要是為了獲得個人所期待的某些目標，講求的是公平原則。第三類是混合性關係(mixed ties)，指的是交往雙方彼此認識且具有一定的程度的情感關係，但不及初級團體的深厚，例如：親戚、鄰居、師生、同學、同事等，適用人情法則。

社會網絡的類型不同，其功能也隨著社會網絡的特質而有差異，因此，所提供的社會支持也會有差別。從上述這些學者的觀點，我們可以整合出社會網絡的非正式支持系統，較多是提供情感性的支持。正式的支持系統，較多提供工具性支持。

三、社會網絡概念在宗教改宗的運用

近年來陸續有社會學者發表探討社會網絡與宗教改宗之間相互關係的研究(如：林本炫 1999，趙星光 2000)。在林本炫所發表的「社會網絡在個人宗教信仰變遷中的作用」一文中，主要重點是在探討個人的改宗過程中，社會網絡有何種的重要性，以及社會網絡在宗教改宗中發揮何種角色。是否改宗者改宗成功，是因為社會網絡的關係?若是改宗者無法改宗成功，是何種力量阻礙社會網絡的運作?在林本炫的研究中發現社會網絡在個人的宗教改宗上具有相當重要的份量，社會網絡不只是改宗的媒介而已，也可能是發動個人改宗的主要因素。在改宗者接觸宗教過程所運用的社會網絡類型，歸納了親戚網絡、工作網絡、鄰居者、朋友、同學、宗教網絡⁴六種社會網絡。同時，指出在透過社會網絡的媒介時並沒有排他性，當事人可能同時接受各種網絡到處吸收，且不同的網絡間有功能分化的傾向，不同的需求尋找不同的網絡(林本炫，1998a：194-195)。

趙星光(1996：467)在華人與基督教調查研究(台灣部分)的分析報告中指出，

⁴ 林本炫將「宗教網絡」定義為受訪者在宗教追尋的過程中，因為先前的宗教經驗所累積的人際網絡資源，由此展開下一次的宗教經驗，導致信仰變遷的完成。

無論是否認同基督教的受訪者，對於認識基督教理想的方法具有相當的共識。此一共識顯示出，在台灣一般民眾認識或接觸基督教，較偏好透過人際關係或是社會網絡的中介，即現存的人際關係扮演關鍵性的中介角色。事實上，一個非基督教徒閱讀文字資料或到教堂聽道，通常也經由基督教親友的推介或協助。趙星光認為此一發現與現有世界各地非主流宗教發展的研究結果相當一致，即在不利的非主流宗教發展的環境中，利用教徒現有的社會網絡發展該宗教，是最方便有效的方法。

趙星光在 2000 年對於國內一新興宗教「清海教團」內成員的改宗模式研究中，試圖與西方的研究成果做比較，探討是否在不同的宗教團體與社會情境中，影響宗教改宗的變項與過程是否一致，在台灣清海教團的改宗研究中，指出社會網絡在改宗的過程扮演一個媒介的角色，並且成為傳遞資訊的橋樑以增加所傳訊息的可信性，如果改宗者缺少了此社會網絡個人的改宗過程將無法完成(趙星光，2000)。在此研究中，教團成員與受訪者(改宗關係)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的社會網絡關係是受訪者的朋友或是同事，第二類則是受訪者的家庭成員，父母、子女或是弟兄姐妹。高達四分之三的受訪者是經由家庭外的社會網絡(朋友與同事)的介紹接觸清海教團的，其餘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是由家庭網絡的關係帶進清海教團的。在清海教團成員的改宗過程方面，研究資料顯示大部分的成員是非經由家庭宗教社會化而改宗，都具有相當的主動性，是追求以宗教方式解決個人的問題的宗教追尋者(religious seeker)，個人的社會網絡即便成為這群追尋者的最佳媒介(趙星光，2003)。從清海教團的研究中可以觀察出接觸教團的社會網絡大多屬於非正式社會網絡，而這些網絡所提供的支持是以傳遞訊息與扮演轉介的功能為主。

Wellman & Frank(2001：233)認為人們需要協助時，透過個人網絡(personal community network)獲得協助。而個人網絡指的是朋友、同事、親戚、鄰居等支持性的連繫關係。這種連繫關係提供網絡資產(network capital)，透過人際之間的連

繫所形成的社會資產⁵(social capital)取得資源。網絡成員提供情感的協助、實質的幫助、提供訊息、同情與繫屬感。這類的社會支持是個人取得資源以因應日常生活、獲得機會與降低不確定性的主要方式之一。Stark 與 Finke(2000：118)指出人們改宗時，以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s)考量決定是否改宗，而這理性的考量則是在於企圖得到利益最大化，因此利用經濟學的資產(capital)概念進行詮釋，發展出「社會資產」(social capital)與「宗教資產⁶」(religious capital)的概念。

Stark 與 Finke(2000：118-123)把個人在選擇宗教的過程中的社會網絡稱為「社會資產」(social capital)，「社會資產」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例如：人際關係、友誼、關懷與接納等，以及包括經由社會網絡所提供的支持。Stark 與 Finke 認為大多數人通常會累積一些自認為有價值的網絡關係，個人是否會改宗或是面臨改宗的抉擇時，個人所擁有的社會資產是一個關鍵的影響。換言之，社會資產的觀念可延伸出社會網絡具有社會支持的功能，並且對改宗過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四、小結

社會網絡具有降低風險、提供社會支持與提高信任度的功能，改宗者透過社

⁵ 網絡資產是社會資產的一種形式。社會資產的定義範圍十分廣泛，從個體的面向來看，強調個人可以從個人網絡獲得利益；從集體的面向來看，強調自願義工(volunteerism)對社區的貢獻。

⁶ 另一「宗教資產」概念，其定義則是：包含對特殊宗教文化下的掌握程度(the degree of mastery)與情感依附(the attachment of emotion)。「宗教資產」區分成文化與情感兩個部分：就文化的部分而言，參與任何一個宗教都要求對許多文化的掌握與瞭解，例如：對宗教故事或是歷史、如何禱告、如何舉行個人的宗教儀式以及宗教音樂等宗教文化的認知與瞭解。就情感的部分而言，透過與宗教團體成員參與進行宗教儀式，個人能將情感融入在宗教文化裏，如：當宗教節日來到時，會引起個人對宗教的情感。諸如祈禱、儀式、神蹟、個人神秘經驗等宗教行為建構的生活經驗，不僅增加對宗教教義的信心，也強化了對宗教文化的情感。這些情感與文化的資產構成了「宗教資產」。若是改宗者能在新接觸的宗教團體中累積或熟悉足夠的宗教資產，則可能在某個關鍵時刻，為了繼續持有或持有宗教資產而做改宗的決定。

會網絡接觸宗教團體，可降低參與新的宗教團體可能產生的風險，並可從新的宗教團體中獲得社會支持。因此，改宗者因社會網絡的因素使得改宗成功的機會相對提升。改宗者透過社會網絡進行與宗教團體內之成員互動，會產生社會支持。若是存在這些社會支持，是那種類型的社會支持？宗教團體內的社會支持對改宗的過程產生何種影響？

第四節 社會網絡、社會支持與宗教改宗

社會支持是經由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而滿足基本的社會需求 (social needs)，例如：個人可以透過家庭、親人、朋友、或其他重要的人際互動中得到各種需要的滿足。(曾竹寧，2000：169)。一九七〇年代起，社區心理學家開始運用社會網絡的概念來討論社會關係與健康之間的關係，發現透過個人社會網絡合宜的社會支持，可提升人們的健康、幸福與歸屬感。然而，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兩者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在研究上兩個概念有同時被運用的情況產生。Lewis(1993：48)將社會支持與社會網絡的概念合而為一，稱為社會支持網絡 (social support networks)。在本研究不採用 Lewis 的社會支持網絡的概念，而是將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的概念區隔出來單獨使用，以免產生混淆的情況。

一、社會支持的定義

自從 Cassel 與 Caplan 在 1974 年提出社會支持這個概念以來，許多研究者累積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集中於討論社會支持的定義、面向(dimensions)、種類、來源與對身心健康的影響。而什麼是社會支持 (social support)？Reber(1995)認為社會支持即個體可以感受到、察覺到，甚至實際接受到周遭他人對於生活上給予關心或協助，達到問題解決(引自羅凱南，2002：20)。Caplan 將社會支持系統 (social

support system)定義為：「一種持續不斷的社會聚合，即是持續地與另一個人、社交網絡、團體或組織互動」(Caplan, 1974; 引自 Ashford, 1997: 143)。House(1981)認為社會支持是一種互動的過程，是一種人際交流，包括情感的關懷(喜歡、愛與同情)、工具性協助(福利或服務)、訊息和評詁(有關自我評價的訊息)等(引自黃惠貞 1999: 38)。Walker(1977)將社會支持網絡的概念定義為：「個人透過社會網絡的接觸，維持個人其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並獲得情感支持、物質支援和服務、訊息與新的社會接觸」(引自宋麗玉, 2002: 289)。

林南(1986)試圖將社會支持的概念化予以整理，從過去學者的定義建立一個綜合的定義，思考不同的連結(tie)如何發揮不同的支持功能。在綜合性定義方面，分別從「社會」與「支持」兩個面向來探討。就「社會」面向而言，社會支持隱含個人和社會環境的連結，可區分為社群、社會網絡、和親密伴侶(confiding partner)。「社群」是最外層的一般關係，個人和社群的關係反映個人與社會的整合度(social integration)，以及個人與社群的「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ness)，即個人對社群的歸屬感。具體的表現是參與社群志願性組織和活動，如：教會、俱樂部、政治與公民團體等。「社會網絡」是接近更一層，乃是個人可以直接或間接接觸的一些人，包括親戚、同事、和朋友。社會網絡對個人而言，比「社群」更具特殊性，提供個人有「連結感」(sense of bonding)，是指涉及實質連結的關係。「親密伴侶」則是一種「繫屬關係」(sense of binding)，在此關係中的個人彼此互惠與相互交換共識與期待，並且對彼此的福祉有責任感。就「支持」的面向而言，林南(1986)將社會支持分為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和表達性支持(expressive support)兩類。工具性支持是指運用人際關係作為手段以達到各種目標，如：找工作、借錢、或幫忙協助某種些事物。表達性支持本身是手段也是目的，涉及分享感受、發洩情緒與挫折、尋求對問題或議題的了解、肯定自己或他人的價值與尊嚴等。(引自宋麗玉, 2002: 286-289)

二、社會支持的類型與功能

個人所需的社會支持的種類會隨著個人所面臨的生活壓力而不同，同時也會對關係不同的他人有不同的期望。有學者強調支持的種類與來源的交互作用，也就是說，在某些的生活壓力下，不同的網絡會提供不同種類的社會支持，且會對個人身心健康造成不同的影響(Bogat, Caldwell, Rogosch & Kriegler, 1985；引自周玉慧，2000：283)。

Barrera(1986)、稻葉(1988)等人將社會支持的面向分為社會嵌入(social embeddedness：個人與重要他人之間的連結)、感知的社會支持(perceived support)及實得的社會支持(received support)三大類；周玉慧(1994)、Jou & Fukada(1995)並在三面向之外，加入了需求的社會支持(needed support)(引自周玉慧，2000：282)。

Argyle & Henderson(1996:36)指出從人際關係產生的社會支持以下列六種不同的方式發揮幫助與支持作用：1、親密依附。2、知心的朋友。3、肯定、增強信心、提高自尊，以及相信自己的能力。4、實質上的幫助。5、資訊上的幫助。6、社會整合：受到朋友團體的接納或是參與一般社會活動，都屬於社會支持的另一種形式。

許多有關個人網絡的研究都將社會網絡分成工具性支持與情感性的行動目的網絡，這些網絡便成為情感性與工具性資源。社會資源是人們使用某些關係進而達成行動目的，使用這些關係達成工具性行動目的則稱為工具性資源，是指提供具體可見的服務或金錢。若是使用這些關係達成情感性行動目的則稱為情感性資源，是指討論個人的情緒問題(熊瑞梅，2001：182)。

宗教團體的社會支持中，除了情感支持、實質支持之外，靈性支持則是在宗教團體裏常被運用的社會支持之一。Maton(1989:310、319)將靈性支持(spiritual support)定義為可察覺到從個人與上帝關係構成的支持，靈性支持乃是個人能夠感受與經歷到神的愛、同在、引導與祝福。靈性支持有助於生活壓力大的個體減輕壓力，具有緩解壓力的功能，以及對於在生活上受挫的個體而言，靈性支持對

生活上的挫折提供一個具有意義的解釋。Cohen & Wills(1985)認為靈性支持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支持，靈性支持是一種可被察覺的支持，當個人遇到無法掌控的意外事件時，靈性支持便證明其重要性(Cohen & Wills, 1985; 引自 Maton, 1989:311)。Krause (2001: 639)將靈性支持定義為同一宗教信仰的人彼此的協助，這種協助是維持或進深他們的信仰並將他們的宗教信仰應用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三、社會網絡、社會支持與宗教改宗的相關研究

王仕圖(2000)所發表個人社會支持的網路結構：以快速成長的郊區社區為例的論文中，以社會網路的分析方法，探討快速成長的社區居民的社會支持網路的結構，進一步了解社區支持網路的組成特質，透過這些特質的描述進而了解社區中的個人如何取得所需要的社區支持資源。在王仕圖的研究中，發現了三種不同的社會支持網路，這三種不同的網路分別是個人的財務支持網路、日常生活的小幫忙網路與個人情感的情感支持網路。

Krause(2001)在以教會為基礎的社會支持與宗教依賴一文中，深度探討以教會為基礎的社會支持。此研究中有系統地檢視三種來自教會內部成員的社會支持，此三種社會支持分別是：從教會成員而來的情感支持、從教會成員而來靈性支持、從神職人員而來的情感支持。研究發現顯示當人們受到教會成員的靈性支持時，傾向正面的宗教依賴方式。人們在信仰環境下仍會以世俗的方式互相幫忙。例如：一些證據顯示信奉同一個宗教的人通常互相交換情感與實質的支持。但是，教區居民也單單以宗教信仰行為的方式互相幫忙，提供靈性上的支持，如：透過相互的鼓勵以在生活上實踐各種信仰教義，使教義落實於實際生活中的方式來達成相互支持的目的。同時，Krause(1999: 727)指出信奉同一宗教的人所提供的社會支持會影響個人的宗教信仰態度，因為彼此信仰的分享間接地被視為從神的幫助，有助於信仰態度的提升。

Miller (1995: 234-243) 根據 Stark 與 Bainbridge 於 1987 年所提出的理論為架

構，對日本新興宗教之改宗者研究其改宗的動機與原因，做了下列幾項結論：一、許多的改宗者開始接觸新宗教，是因著年齡、或患有重大疾病，或是至親的過世；二、許多改宗者缺乏家庭或工作的支持，或者是人際關係處於疏離、邊緣化的關係；三、改宗者對於現世社會的價值思想及觀點並不認同，特別是對於一些既存且傳統的宗教之教義或儀式等，因此捨棄現世的認知是十分容易的。Miller 期望藉著這三個假設的實證，適宜地對日本之改宗者，解析改宗成為新興宗教成員的原因。Miller 探究日本許多新興宗教成員產生改宗的行為，發現許多的新成員會與新興宗教有所接觸，是因為患有重大疾病或至親過世，在這個階段可謂其生命的轉折點（turning point）；而且如果改宗者的人際關係是處於一個邊緣的位置、或社會支持薄弱時，就容易與新興宗教的成員有著深度與密切的互動進而改宗。最主要的因素是在於，因為新興宗教團體能提供新的人際關係的聯繫與社會支持作為報酬，並且因為改宗者原先是處於邊緣的位置，所以改宗要脫離原先之宗教而進入該新宗教團體時，受到新宗教團體內部網絡支持的影響，因此容易改宗成為新興宗教的成員。

Hawwa(2000：353)認為改宗並非一時衝動的決定，而是改宗者經歷一段困難時期的轉變。改宗者處於社會邊緣的地位以及被原來的團體排斥在外，同時，改宗者從新的宗教團體獲得財務上、情感上的社會支持，並經由新團體發展出的社會連繫所提供的支持從中得著力量以面對舊有團體所加之張力。Hawwa 的改宗研究是以在香港的菲律賓家庭幫傭做為研究對象，菲律賓家庭幫傭的宗教信仰變遷是從基督教轉變成伊斯蘭教。菲律賓家庭幫傭因著遷移，導致社會邊緣化的現象，因此社會邊緣化被視為改宗的因素之一。Hawwa 根據 Rambo(1992：41)觀點認為處於社會邊緣化的人們在社會資源與傳統文化支持上有某種程度上脫節，愈是邊緣化，愈使得他們容易改宗。Hawwa 也指出菲律賓家庭幫傭的改宗因素是勞工輸出國(菲律賓)與勞工輸入國(香港)的各種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情境相互影響(Hawwa，2000：348)。在 Hawwa 的研究架構中是以 Rambo(1993：16-17)所提出改宗模式：環境(context)、危機(crisis)、探問(quest)、會遇(encounter)、

互動(interaction)、委身(commitment)、結果(consequences) 七個階段，分析菲律賓家庭幫傭的改宗伊斯蘭教信仰模式。伊斯蘭教清真寺藉著提供系統性的訓練課程(包括伊斯蘭教信仰教義課程、古蘭經的研讀與初級阿拉伯語課程)、宗教儀式、生活諮詢、工作協尋、提供財務性與情感性的社會支持使得改宗者容易改宗信仰伊斯蘭教。婚姻的連繫、家庭的期待與不平等的待遇視為影響他們決定改宗為伊斯蘭教徒的重要因素。從 Hawwa 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宗教團體內部所提供上述的社會支持，不僅滿足改宗者的需求；同時，改宗者因著不易取得宗教團體之外的資源與支持以及改宗者在宗教團體之外的依附關薄弱，而改宗者為了取得資源與支持，勢必加入對個人有利的宗教團體，因此便與該團體發生新的依附關係。在此依附關係之下，宗教團體提供各種支持，使得改宗者容易地被整合進入該宗教團體內，因受到外部社會情境的推力與宗教團體內所形成的拉力影響之下，導致改宗者容易發生改宗的情形。

Greil & Rudy(1983:22)在 *Conversion to the World View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A Refinement of Conversion Theory* 一文中，提到該研究中改宗者成為該宗教團體成員的過程與起因，與主流的改宗研究文獻所呈現出來的結果有相似之處。同時，提出幾項結論：一、團體內情感的連繫與團體成員密切的互動是必要的。二、宗教組織強調成員的同質性，此意識型態對成員具有影響力。三、具體的委身行動強化改宗者對宗教團體的忠誠度。四、該宗教團體形成高度的凝聚力吸引改宗者，改宗者最先接觸該宗教團體時，並非個人的選擇，可能是改宗過程中改宗者持著模糊宗教追尋者(seeker-ship)的態度，並受到團體內聚力的影響。

Greil & Rudy 的研究，將該宗教團體成員的改宗過程區分六個階段：生命的盡頭(hitting bottom)、第一次接觸(first stepping)、委身(making commitment)、接納你的問題(accepting your problem)、見証(telling your story)以及做第十二步事工(doing twelfth step work)，該研究對這六個階段有詳細的描述，同時針對改宗社會學文獻回顧中討論的改宗過程與模式做一詳盡的分析與比較。文中指出以往改宗研究對過程與模式的解釋有某些的缺失，同時並指出考量組織情境(organization context)

與各種狀況變項(situational variables) (Greil & Rudy, 1983: 5)。Greil & Rudy 指出第一次接觸(first stepping)即當事人透過親戚、朋友或是監獄、心理輔導、醫院等機構學習該宗教團體所提供的節目課程。在第一次接觸(first stepping)這個階段，宗教團體成員試著提供改宗者個人的關懷、支持與接納。這結果導致成功地取得改宗者的信任，同時，改宗者接觸該宗教團體時，被該團體內溫暖的氣氛所感動，並認為該團體的成員會為他們付出一切。這種在團體內密切的互動與形成個人緊密的連繫在改宗過程中是必要的。Lofland(1978)將這種密切的互動描述為是一種聯結(hooking)，這種團體聯繫的技巧成功地阻止了正在改宗過程中的成員流失 (proselytization)。

從 Greil & Rudy 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得知：改宗者是經由社會網絡與宗教團體接觸並被動地受到團體內聚力的影響與吸引，而非個人的選擇與主動性的追尋宗教信仰。當事人在面對生命的盡頭時，團體內情感的連繫與團體成員密切互動所產生的社會支持影響改宗者對該團體產生信任感。因此，促成了當事人的改宗。

趙星光(1997: 152-153)對洛杉磯台語福音教會的轉型與增長的研究中指出，一九八二到一九九〇年間 109 個改宗的個案中，5 位受訪者表示因為教會所提供社會性服務吸引他們參與教會。超過一百位受訪者表示，參與教會的動機是為了尋求信仰的安慰，同時，經歷其他的宗教經驗與獲得靈性上的支持促成這些改宗者成為基督徒。趙星光在研究中發現，該教會團體以強化個人關懷與滿足個人宗教性的需求(包括超自然的神蹟奇事)，來吸引新抵美移民的認以及參與。一九七〇年代末期開始的門徒訓練與細胞小組，讓需要協助的新移民速迅在該教會建立新的社會網絡，並獲得生活及精神上實質的幫助。另一方面，在一九八〇年代初受到第三波運動影響而採用的聚會模式，以及強調聖靈工作的神蹟奇事，對於那些新抵美、在生活、事業與精神上遭遇困難的移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細胞小組或團契成員的關懷與協助，以及超自然的宗教經驗，是他們成為基督徒的主要原因(趙星光，1997: 155)。

趙星光於 1996 年在華人與基督教調查研究(台灣部分)的分析報告中提到尚未認同基督教的受訪者表示，倘若基督教能提供他們心裏平安滿足、體驗到人際間親密的互動與良好的宗教體驗，將有更大的機會吸引他們改宗到基督教會。同時，趙星光指出，受到現代社會與生活方式的影響，人際關係的疏離與不安全感已成為現代人最大的壓力。尋求真正友誼的關懷與心靈上的滿足與寄託，也成為現代人對宗教的期待。這種需求也反應在基督教會的期待上，透過提供個人心靈的滿足與友誼的關懷，經由個人的社會網絡關係，並帶領參與教會，就成了一般人認識並改宗基督教的最佳捷徑(趙星光，1996：470)。

從趙星光的研究脈絡中，顯示宗教團體所提供社會支持(包括靈支持、實質支持等)不論對這些移民到美國的民眾或是台灣民眾而言，具有正面積極性的影響，以及滿足了這些人對宗教的期待。同時，社會支持在他們的改宗過程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使得這些改宗者成為基督徒的主要原因。

四、小結

社會網絡是獲得社會支持的重要來源之一，不同的社會網絡會帶來不同的社會支持。宗教團體是一個由自願參與者所形成的社會組織，其內部的成員間的互動關係可以形成一種非正式社會網絡(例如：相同信仰的宗教團體成員)或是正式的社會網絡(例如：神職人員與宗教組織)。根據 Krause 與 Hawwa 的研究，可得知正式社會網絡(神職人員與宗教組織)提供靈性支持與工具性支持。個人在尋求支持援助時，經由非正式社會網絡提供改宗者情感性支持、實質支持(財務性支持與事務性支持)，或是經由正式社會網絡提供靈性支持與工具性支持，藉由這些支持滿足改宗者的需求。由於個人面臨生涯危機及面對不確定的時期常需要求助於宗教給予支持，個人所面臨的困難與問題也藉由宗教信仰的方式尋求解決，在解決的過程中，個人在情緒低落時透過非正式社會網絡中獲得情感性支持；或

是當個人在生命意義或是宗教經驗的追尋上，從正式社會網絡(宗教團體網絡中)獲得靈性支持；或是當個人在物質方面缺乏時，從正式社會網絡獲得實質的支持。改宗者因著不易取得宗教團體之外的資源與支持以及個人在宗教團體之外的依附關薄弱，改宗者藉由與宗教團體內成員的互動，獲得社會支持舒緩生活壓力，同時被宗教團體所提供的社會支持整合進入該宗教團體內，並接受該宗教團體內成員的影響而改變原有的行為模式與宗教信仰，促成當事人的宗教改宗。

第五節、結語

本研究試圖探討台灣地區基督教信徒的宗教改宗與社會網絡和社會支持之間的關係。綜合上述文獻回顧，研究者將這些研究成果歸納為：社會網絡在改宗者的改宗過程可能僅扮演橋樑中介或是支持的角色，也可能同時扮演橋樑中介與支持的角色。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在改宗過程中，不同類型的社會網絡帶來不同類型的社會支持。非正式社會網絡帶來情感性支持，正式社會網絡(在此指的是宗教團體的神職人員、或是具有義務之職務相關人員)帶來靈性支持、情感性支持與財務支持。改宗者在改宗過程建構的社會網絡的同時，社會網絡即可提供社會支持，改宗者受到社會支持的影響並同時被整合進入該宗教團體，導致發生改宗的情形。其整合的過程根據 Hawwa 的研究指出，改宗者因著在宗教團體之外的依附關薄弱的情況下，不易取得宗教團體之外的資源與支持，因此改宗者因資源取得因素容易與新宗教團體展開密切的互動，同時在互動過程中，因對資源與支持的依賴被宗教團體整合進入該宗教團體內。改宗者受到外部社會情境的推力與宗教團體內所形成的拉力影響之下，促使改宗者容易發生改宗的情形。而改宗者獲得的支持包括：1、情感性支持(如：給予自信、肯定、同理、關愛、鼓勵、讓人覺得被尊重、接受與保護)；2、財務支持(如：財務資助、提供就業機會或資訊)；

3、靈性支持(如：禱告、教義分享或教導以及涉及宗教信仰層面的經驗)。

由前述的文獻回顧顯示，當個人面臨生涯危機時，通常會尋求支持來處理壓力與危機。因此，個人經由社會網絡的引介參與宗教團體，並且從該團體所建構新的網絡中取得社會支持。當事人在與宗教團體互動的過程中，經由非正式社會網絡獲得情感性支持，經由正式社會網絡獲得靈性支持與情感支持及財務支持，進而接受新的宗教團體的價值觀並改變其宗教認同，成為宗教團體的新成員。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資料

本章是針對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採行的研究方法，做整體性的描述，並且將蒐集到的資料，進行初步的描述。

第一節、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關注為台灣地區改宗者改宗之經過，因此將針對台灣基督教團體的信眾為研究對象，期望能夠分析及歸納出，為何改宗者是經由何種社會網絡接觸宗教信仰，並且願意加入新的宗教團體成為其中一員的過程。選擇基督教為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由於研究者對基督教團體已具有相當的認識，以及基督教對於傳教事工格外的關注。然而，傳教的最終目的就是引人歸主並且受洗成為基督徒，在此過程中，適合從事進行宗教改宗的研究。加上信仰基督教成為基督徒，必須要接受與經過洗禮的儀式，因此受洗則是一個十分明確且具體的衡量指標，可觀察出改宗者決定改宗的意願與信仰的持續。其次，基督教團體的集會相當規律且頻繁，就宗教團體組織而言，教會組織具有某些程度階層上的劃分，例如：小組長、區長、區牧、執事、長老等等職務，一個新進的成員晉升為到這些職務，必需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委身，並積極的投入參與教會活動，且受到教會團體成員的認同，才有機會擔任這些職務，也因此藉由這些指標來說明改宗者參與宗教團體的投入程度。就基督教的宗教儀式、教義與文化對於台灣當地而言，是與本土的宗教或是風俗習慣、生活文化是不盡相同的，甚至存在某種的張力。改宗信仰基督教，必然要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並建構新的社會網絡。

本研究是以台中東海大學附近的一間基督教教會，最近兩年內受洗的會友為研究對象。選擇這間教會的主要原因，是該教會於 1997 年由現任牧師推動成立，

牧師推動成立教會的目的在期待快速地帶領人成爲基督徒，因此，對於傳福音的事工上，非常熱切與重視。另一方面，研究者觀察該教會人數成長情況，從 1997 年教會剛成立時 40 多位會友聚會，到 2003 年人數增加 250 多人⁷，人數上有明顯增長，以利研究者方便進行個案訪談。根據研究者參與教會的觀察，每個星期日的主日崇拜都有新朋友參加聚會，這些人大部分是透過教會內信徒的關係來參加教會的活動。此外，教會對於初次進到教會的人十分關心，並在主日崇拜的服事中，設有新人接待與陪談的同工。同時，在牧師呼召決志時，幾乎每個禮拜都有人舉手相信接受耶穌，因此，在這間教會擁有較多受洗的新成員，所以選擇了這間教會的改宗者爲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第二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化研究法深入訪談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採質化研究法的目的是爲了更深入瞭解當事人改宗的過程。資料蒐集的過程，將讓受訪者能較有彈性、自由的以及不受限制方式回憶當時的改宗過程，進而從受訪者的談話內容，深入地分析影響受訪者改宗的相關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類型。本研究中的資料是經由教會同意後，提供近兩年來新受洗成員名單，研究者個別聯絡受訪者並經過同意後進行訪談。研究兩年受洗之改宗者爲訪談對象，主要原因是在於顧及受訪者對當時改宗情況印象深刻較能夠忠實分析其改宗的原因，以及避免受訪者接受過度的宗教社會化（socialization）後，對改宗前的經驗給予重新詮釋，因而扭曲原有的真象。

研究者在進行訪談之前，設計訪問的題目，題目的設計是主要是讓受訪者回

⁷ 該教會平均每週聚會人數約有 250 人，平均每年約有 20 至 30 人於該教會受洗。平均每年受洗的人數約佔聚會人數的十分之一。

憶當時的情境，重述在何時、如何與宗教團體接觸與過程，與決定受洗的原因與受洗的過程。研究者採讓受訪者以不設限之方式，敘述當時狀況，在受訪者談話的每一個段落，研究者對受訪者的談話做重點重述或是發問問題，以確實明白受訪者表達的內容。

受訪之個案，將由研究者聯絡後，分別到受訪者家中或約定地點進行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一個半小時，最多為二個小時。每一次的訪問將在取得受訪者的同意下，使用數位錄音機進行全程的錄音，訪談結束之後，研究者再將訪問內容逐字聽打成文字稿，並將這些資料建檔儲存於光碟片中，以備事後繼續追蹤之需要，完成的文字稿將作為研究分析的依據。有關改宗研究資料蒐集的時間是從二〇〇二年四月開始，至二〇〇三年九月底完成資料收集，共計完成二十五個個案資料收集。

在進行訪談期間，研究者亦同時參與觀察教會的主日崇拜以及其他週間之活動，期待從參與教會的各種的聚會，了解教會的崇拜的儀式、內容、氣氛、教會內成員的互動等等。以便從一個改宗者的角度，體驗宗教團體所加之改宗者的感受為何。

第三節、教會特質描述

教會是由現任 L 牧師所推動設立的，於 1997 年正式加入以推動小組教會並成長快速著稱的地方教會。L 牧師生長於民間信仰的家庭，在就讀高中時，因胞兄信主後生命的轉變並經由引介而接觸基督教。在教會團體中感受到成員之間的愛，L 牧師在高二時受洗成為基督徒。就讀大學時，加入一國際性宣教組織-導航會，畢業後成為導航會小組的區長，成為導航會的重要同工。

L 牧師在擔任導航會同工時受到韓國趙庸基牧師著作的影響，期待多數民眾成為基督徒，以及受新加坡鄭健雄牧師的影響，期待擁有聖靈的能力傳道醫病趕鬼。因導航會強調一對一個人互動式的查經帶領未能快速吸引大量民眾成為基督

徒，以及導航會不能接受靈恩的聚會模式之下，於是離開導航會體系，並經由 L 牧師胞弟的引介，而加入目前推動小組教會並成長快速著稱的地方教會。T 教會成立之後，完全採用小組教會的聚會模式運作。T 教會每年會舉辦三次福音收割聚會，鼓勵教會成員利用特別聚會帶領人到教會。教會以節慶的方式舉辦，並邀請外來的樂團音樂演奏。此外，節目會安排生活上有特別經歷或感受的成員分享見證。牧師的講道內容包括聖經的教導、心靈內在醫治與釋放、聖靈充滿說方言、驅邪趕鬼以及生活經驗。

研究者參與觀察期間，原有一堂約兩個半小時的主日禮拜，在 2003 年五月後開始分為兩堂，每堂聚會約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時間由原來由九點半分別改為九點與十一點聚會。聚會程序由敬拜讚美開始，時間約三十至四十分鐘，由教會四組敬拜團每個禮拜輪流帶領。通常開始較以輕快的歌曲開始，慢慢地逐漸成為旋律較慢的詩歌，最後唱到大家都投入時，有一段自由敬拜的時間，個人自由地隨著旋律唱歌。敬拜團所使用的樂器有鋼琴、電子琴、吉他、爵士鼓、鈴鼓等。敬拜讚美結束之後，由一位負責報告的弟兄主持，介紹歡迎新來的朋友，幾乎每個禮拜都有新來的朋友。接著就是牧師講道，偶爾也會安排外來的講員講道。牧師的証道都根據聖經經文有一個主題。這一段的時間約四十分鐘至一個小時。牧師講道結束之後，會有一段呼召的時間。首先是對新來的朋友，詢問是否有人願意信耶穌。如果新朋友願意可以舉手走到講台前面來。再來，就是對生活中遇到挫折、遭遇各樣的疾病、困難、壓力等等狀況的會友呼召，若有需要的人可以到前面來禱告，禱告服事的同工隨即在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身旁為他們禱告。之後，接著就是用餐時間。

教會現在有 20 個小組，聚會時間安排在週間進行，地點分別是在小組長家裏或是在教會聚會。除了一般性的聚會，教會為了訓練同工，每年舉辦為期九個月的造就課程-門徒訓練營。門徒訓練營是由牧師親自帶領，參加成員是主要是穩定參與教會活動並願意接受栽培訓練的成員，課程包括自我性格的轉變、帶領小組的技巧、聖經的知識，重點放在屬靈的恩賜與內在醫治釋放的學習。教會除

了例行性聚會外，爲了信徒在聖經知識的裝備，不定期舉辦研經課程，邀請該教會母堂設立的神學院教師主講。此外，教會一年兩次舉辦生命更新營，目的是讓信徒藉此特別聚會，進行內在醫治與釋放以及經歷聖靈充滿。

教會目前的組織架構，設有主任牧師一名、師母負責裝備事工與人人奉、新人關懷與行政事工一位、社區服務一位、兒童事工一位、代禱事工一位、緊急探訪隊一位、影音事工一位，至於教會小組長二十位⁸，教會內則無長老、執事職務的設立。

第四節、訪談個案與社會背景描述

本研究的資料收集，由 91 年 8 月底開始進行訪談，至 92 年 9 月中爲止，費時一年多的時間。研究個案是由該教會提供 40 位最近兩年在該教會受洗的新進成員以及在七位教會擔任小組長的資深成員。研究者首先進行電話拜訪，向個案介紹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經過個案的同意以及進一步與受訪者確定時間及地點後進行訪談，本研究總共成功地蒐集到 25 位個案的訪談資料。

本研究收集兩組受訪者，一組爲新進的教會成員，另一組則是較爲資深並在教會中擔任職務受洗四年以上的成員，目的是期望透過兩組的對照與比較，觀察兩組的現在教會內的社會支持是否一致。

一、基本資料

本研究資料分爲兩組，第一組資料爲近兩年受洗的受訪者，共計 18 位。將這 18 位個案的資料進行初步整理，資料如下：

⁸ 資料來源：根據該教會每週所提供週報內容。

性別比例上男性有9位（50%）、女性9位（50%），整體而言性別比例是很平均的。年齡層的分佈的情形如下：25歲（含）以下的有2位（11.1%）、26~35歲的有3位（16.6%）、36~45歲的有8位（50%）、46~55歲的有5位（27.7%），這顯示出所訪談的個案中，以45歲以下的年齡層改宗個案比例較多。教育程度分佈的情形則為：國中的有2位（11.1%）、高中職的有2位（11.1%）、專科的有5位（27.7%）、大學的有8位（44.4%）、研究所（含）以上的有1位（5.5%）。職業別的分佈為：學生3位（16.6%）、商1位（5.5%）、工3位（16.6%）、自由業1位（5.5%）、服務業6位（33.3%）、家管2位（11.1%）、教師2位（11.1%）。

第二組資料為較為資深並在教會中擔任職務受洗四年以上的成員的受訪者，共計7位。將這7位個案的資料進行初步整理，資料如下：

性別比例上男性有5位（71.4%）、女性2位（28.6%）。年齡層的分佈的情形如下：36~45歲的有6位（85.7%）、46~55歲的有1位（14.3%），從資料顯示出所訪談的個案中，以45歲以下的年齡層比例較多。教育程度分佈的情形則為：大學的有3位（42.8%）、研究所（含）以上的有4位（47.2%），從資料顯示出所訪談的個案都大學教育以上的程度。職業別的分佈為：商3位（42.8%）、工2位（28.6%）、自由業1位（14.3%）、教師1位（14.3%）。

二、改宗之前的宗教信仰

第一組資料受洗成為基督徒之前的宗教背景為：無宗教信仰有3位（16.6%）、佛教有4位（22.2%）、道教有4位（22.2%）、一貫道有1位（5.5%）、民間信仰有6位（33.3%）。帶領受訪個案接觸教會的人：家人有8位（44.4%），親戚有1位（5.5%）、同事有4位（22.2%）、朋友有3位（16.6%）、鄰居有2位（11.1%）；從參與教會活動到受洗，總共經歷的期間之分佈為：3個月（含）以內有8位（44.4%）、3~6個月（含）有4位（22.2%）、6個月~1年（含）有2位（11.1%）、1年~

2年（含）有1位（5.5%）、2年以上有3位（16.6%）。

第二組資料受洗成爲基督徒之前的宗教背景爲：無宗教信仰有2位（28.6%）、佛教有2位（28.6%）、民間信仰有2位（28.6%）、其他有1位（14.3%）。帶領受訪個案接觸教會的人：同事有1位（14.3%）、朋友有1位（14.3%）、鄰居有1位（14.3%）、自己尋找有1位（14.3%）、教會成員3位（42.8%）；從參與教會活動到受洗，總共經歷的期間之分佈爲：3個月（含）以內有1位（14.3%）、3~6個月（含）有1位（14.3%）、6個月~1年（含）有1位（14.3%）、1年~2年（含）有1位（14.3%）、2年以上有3位（42.8%）。(參閱：表一、表二)

綜合來看，這些受訪者大部分是透過個人的人際關係與教會接觸的，並且是參與教會活動一些時間之後才決定改宗。

表一 受訪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人數分佈表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男	女	25以下	25至35	35至45	45以上	國中	高中	專科	大學以上	學生	商	工	自由	服務業	家管	教師
第一組	9	9	2	3	8	5	2	2	5	9	3	1	3	1	6	2	2
第二組	5	2	0	0	6	1	0	0	0	7	0	3	2	1	0	0	1

表二 受訪者宗教背景、帶領受訪個案接觸教會的人、從參與教會活動到受洗人數及時間分佈表

	宗教背景					帶領受訪個案接觸教會的人							從參與教會活動到受洗時間				
	無	佛	道	民間信仰	一貫道	家人	親戚	朋友	同事	鄰居	自己尋找	教會成員	三個月	三至六月	六至一年	一至二年	二年以上
第一組	3	4	4	6	1	8	1	1	3	2	0	0	8	4	2	1	3
第二組	2	2	2	1	0	0	0	1	1	1	1	3	1	1	1	1	3

單位：人

三、小結

這些資料初步分析的結果，幫助研究者對於所蒐集的個案資料，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並且對於這些改宗者的改宗過程，有個概略的瞭解，例如：這些改宗者的基本資料、他們先前之宗教背景、與帶領者的關係如何、參與多久後決定改宗等。

第四章 研究發現

本章根據文獻回顧所建構的理論架構，分析 25 位受訪者的改宗過程。根據理論架構，改宗者因著自身處於社會邊緣處境下，不易取得宗教團體之外的資源與支持，因此改宗者因資源取得因素並透過社會網絡的引介，容易與新宗教團體展開密切的互動，同時在互動過程中，因對資源與支持的依賴被宗教團體整合進入該宗教團體內。

在本章第一部分，將探討改宗者未接觸宗教團體之前，處在社會邊緣位置以及缺乏社會支持的情況。第二部分進一步探討在改宗過程中，改宗者經由社會網絡的引介進入新的宗教團體。第三部分則是討論改宗者與宗教團體的互動過程中產生的社會支持。第四部分則探討改宗者因著網絡與支持，如何被整合進入宗教團體並促成受訪者改宗成功。本文將依循這個脈絡，檢視與歸納這些受訪者改宗的原因與過程。

第一節 社會邊緣位置與壓力

根據 Hawwa 觀點認為處於社會邊緣化的人們在社會資源與傳統文化支持上具有某種程度上脫節，愈是邊緣化，愈使得他們容易參與新的宗教團體。在外籍家庭幫傭的改宗研究中，指出這些外籍幫傭因為是外來低階層的勞工，社經地位不高與社會資源薄弱，屬於社會中的弱勢團體，處於社會邊緣位置 (Hawwa, 2000: 348)。在本研究中根據訪談資料顯示，有許多位受訪者表示在進入該教會之前，個人是處在社會邊緣位置，由於社經地位不高、人際網絡關係薄弱，造成資源取得不易與社會支持的缺乏。

一、社會邊緣位置

在本研究中改宗者的社會邊緣位置，指的是社經地位不高、因遷移的緣故導致社會網絡聯繫關係薄弱的情況。受訪者符合以上條件中之一項，定義為社會邊緣位置。根據訪談資料，25 位受訪者中有 13 位(佔 52%)在接觸教會團體之前，處於社會邊緣位置，情形分別是：2 位（8%）是社經地位不高、有 11 位(44%)是因遷移的緣故導致社會網絡聯繫關係薄弱，以致於網絡資源薄弱，處在社會邊緣的位置。

(一)社經地位不高

編號 F53 的受訪者表示，參與教會之前，自己一個人經營小吃店生意，平常與人的相處並無發展出親密的聯繫關係。

事業、生意、人際、男女之間的人際關係，各方面都不是很好，是在去年一整年各方面都不是很好，以後還是要生活，還是要把這些難關給克服。因為要靠人是靠不住，你要靠別人來幫助幾乎是沒有這種人，所以感覺到說周遭的人都沒有人可以幫助我度過這個難關這樣。(訪談資料 F53，2002/10/19)

編號 M43-1 的受訪者表示小時候在鄉下長大，沒受過較高的教育，國中畢業後，就進入工作職場，從事勞力性質的工作。該個案為典型的低階勞工，屬於社會中的弱勢，教育程度、社經地位不高。

以前在屏東長大，國中畢業後，就出社會工作，工作也不太順利，而工作性質比較屬於靠勞力賺錢的。(訪談資料 M43-1，2002/8/18)

(二)因遷移的緣故導致社會網絡聯繫關係薄弱

編號 M41-1 的受訪者表示，在參與教會之前，搬到台中之後因為工作繁重，工作下班之後都是以家庭為中心，沒有參加任何的社團或是其他互助團體。

其實我算是一個沒有什麼社交的人，因為我都是以家庭為重心，先前年輕時有很多朋友，搬來台中之後因為工作繁重，下班之後都是以家庭為

中心，所以沒有什麼社交生活。（訪談資料 M41-1，2002/8/17）

編號 F43 的受訪者表示，在參與教會之前，因為結婚從台北搬遷到台中，除了生意上往來的客戶之外，人際關係及社會支持十分的薄弱，沒有參加任何的社團或是其他互助團體。

因為我是台北人，畢業之後大概兩年就結婚了，然後就搬到台中來了，所以在這邊除了生意往來的客戶之外也沒有什麼朋友。（訪談資料 F43，2002/12/16）

編號 F29 的受訪者表示，從小住在國外，讀大學時以僑生的身份回台灣唸書，之後搬到台中在學校教書，除了學校的一些同事外，並無發展出親密與熟識的人際網絡關係。

我原本是廟裡長大的小孩，我是在國外長大。我爸爸媽媽是教歌仔戲的，我就跟著他們到國外去。…我大學的時候以僑生的身份回台灣，回國之後，認識的人也不多。（訪談資料 F29，2002/12/23）

編號 M42 的受訪者表示，在參與教會之前，因為婚姻出現問題，從龍潭搬到台中，除了姐姐住在台中之外，在台中並沒有熟識的朋友。

我現在居住在這邊是在三年前，八十六年就有經常上來台中，因為姐姐是住在國際街這邊。因為她是東大畢業的，在八十六年我婚姻受創時，我就有搬下來住…。(訪談資料 M42，2002/8/4)

編號 M50 的受訪者表示，在參與教會之前，從台北搬到台中，剛到台中的時候，沒有熟識的朋友或是親人住在台中。

民國七十四年就搬下來，以前不是在 T 教會，我應是在受洗這段時間才在 T 教會…。剛來台中時並沒有認識的人。(訪談資料 M50，2002/9/28)

編號 F37 的受訪者表示，在參與教會之前，原本是高雄人，親人也都住在高雄。自認為個性較為獨立，比較不會主動找親戚朋友。從就讀大學時唸書到工作，就一直住在台中，認識的人僅此於公司的同事，但與同事的關係並非很親密。

我從大學畢業後工作，一直到去年大概有十幾年，我們結婚住這邊，就

在這裏買房子，我娘家在高雄，我的親戚朋友住在台中的比較少。應該說我的娘家都比較單純，因為我兩個哥哥都在高雄，不過往來都不是很密切。哥哥都有結婚了，我們過年過節才會聚在一起。而我是可能個性也比較獨立，比較不會主動找親戚朋友。再加上因為我還要上班，回家還要照顧小孩，就覺得很累。我先生的話，結婚後才在台中買房子，所以先生和我生活都蠻單純的。（訪談資料 F37，2002/10/19）

編號 M28 的男性受訪者表示，在大一時從嘉義到台中唸書，因第一次出遠門，人生地不熟，覺得當時一個人很孤單，看見學校社團海報而參與基督教團體，在當時並無既有的人際網絡關係與支持。

接下來再接觸就是大一上學期的時候，因為第一次出遠門，人生地不熟，那時候我住校，那時候算我早到靜宜的。那時候沒有開學，宿舍整間空空的，蠻無聊的，晚上就去學校裏面走。…然後就一個無聊嘛，一個孤伶伶的，有活動就去參加。（訪談資料 M28，2003/2/17）

編號 M45 的受訪者表示，在唸大學的時候，從南部搬到學校住宿，因為參加學校所舉辦的英語營，進一步接觸到基督教信仰，當時參與的動機是想學英文，剛到學校時，因對同學的思想言行舉止不認同，所以並沒有較熟的朋友或同學。

那時候東海辦英語營，我本來是想去學英語，我家是在屏東，在大一的時候，當時有一些外國人，也有談到信仰…。談到這些信仰的看法，和他都不一樣，但是這些人看來都很好很誠實、很有愛心，在我的想法裏，即使我不同意他們的看法，讓我覺得值得做朋友。…我就發現這一群基督徒，他們的態度跟行為，很值得做朋友，跟我的一些同學不一樣。（訪談資料 M45，2003/8/4）

編號 M43-2 的受訪者表示，在唸大學的時候，從嘉義搬到學校住宿，因為參加校牧室舉辦的活動，進一步接觸到基督教信仰，剛到學校時，沒有認識的親人或朋友在身邊。

我的家是在嘉義，我的老家是在嘉義，就是信媽祖、土地公啦，有的沒有的，所以就在東海，來東海的時候，就是一個人就這樣…。（訪談資料 M43-2，2003/8/22）

編號 F38 的女性受訪者表示，在小學畢業的時候，全家移民到阿根廷，剛去

的時候，對整個環境相當陌生，沒有熟識的朋友。

我小學畢業的時候，全家移民到阿根廷去，去的時候就我們自己家人，沒有什麼朋友。(訪談資料 F38，2003/9/17)

編號 M44-2 的受訪表示，之前在美國唸書與工作，1993 年回台灣工作，進而與教會接觸，剛回台灣時，覺得生活環境不佳，不能適應台灣的生活。

後來，是回台灣是 1993 年的時候，那時候回台灣工作，要回來之前…，那時候從美國回到台灣，那時候台灣的環境更惡劣，那時候我記得從美國回來，不習慣台灣的生活。(訪談資料 M44-2，2003/9/25)

以上二種因素構成改宗者社會邊緣位置，由於社經地位不高的因素導致改宗者在社會地位中處於非主流的位置；遷移的因素導致改宗者脫離既有的社會網絡，而需要重新建構新的社會網絡，網絡建構的同時也正是處在資源與支持缺乏的情形。因此，從資源取得與支持授受的角度來看，改宗者則是位於社會邊緣的位置。

二、壓力(tension)

根據受訪者的訪談資料顯示，發現一些受訪者是處於社會邊緣位置，並遭受到突發或長期的壓力，造成當事人生活上極大的困難。這一部分中將根據訪談資料，整理受訪者進入宗教團體之前，在生活上面臨那些困境與的壓力(tension)。這些生活上困難與壓力，例如：身心罹患重大疾病、生活遭遇重大的困難、婚姻上遇到瓶頸等，這些事件的發生對於改宗者而言，造成生活上很大的困擾使得改宗者面臨巨大壓力。改宗者經歷嚴重的壓力正如 Lofland 與 Stark (1965) 在「價值增加模型」中強調的論點相符，並認為改宗者在改宗前持續承受嚴重的壓力，接觸及參與新的宗教團體的意願會因此而提高。在本研究中，從受訪者的訪談資料顯示這些壓力(tension)可分為：(1)個人或親人身心罹患疾病

或死亡、(2)婚姻發生困難，包括配偶發生婚外情、離婚等、(3)人際關係上的困難、(4)家庭財務困難或失業四種壓力。由於這四種壓力的產生，受訪者為解決生活壓力與困難，明顯地表現出改宗者在社會支持上的需求與缺乏。根據訪談資料顯示，25 位受訪者中有 18 位(72%) 在接觸教會團體之前，在生活上面臨一些困境與壓力，分布情形如下：有 8 位（32%）是個人或親人罹患身心疾病或親人死亡、有 5 位（20%）是婚姻遇到瓶頸與困難、有 3 位（12%）是人際關係發生障礙的情況、有 7 位（28%）是面臨家庭財務困難或失業的問題。

(一)個人或親人身心罹患疾病或死亡

以下 8 位受訪者在尚未接觸基督教信仰之前，個人或是親人罹患身心疾病，導致個人或是家庭承受相當大的壓力，其中 4 位受訪者的親人罹患重大疾病以致死亡。另外 4 位受訪者則是自身罹患疾病，積極尋找解決病症的方法以及緩解壓力的方式。編號 M41 的中年男性受訪者因為一直受疾病所苦，以及面臨極大的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有很大的張力。

最重要的關鍵是那時候經濟小康，還算不錯的家庭，但那時候我也常不快樂，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我一直為疾病所苦。那時候我讀大學的時候有 B 型肝炎，一開始不怎麼注意，後來慢慢演變為慢性。病情是反反覆覆的，當你壓力大時很容易後會復發，影響我很大。我曾看過相關報導，不好好治療很容易會變成肝硬化或肝癌，讓我很恐懼。那時候工作上壓力也很大，謠傳彰銀要民營化等消息，造成我睡眠不足，有許多的掛慮、緊張，所以那段時間是我最低潮的時候，長期下來有點自律神經失調。（訪談資料 M41，2002/8/17）

編號 F31 的女性受訪者表示在未接受基督教之前罹患精神疾病，原本接醫師的治療，醫師診斷罹患重大憂鬱症。

那時候我面臨了一個蠻大的困境，其實我有看精神科，看了兩年，診斷結果是重大憂鬱症，睡眠無法持續穩定，算是蠻嚴重的，我看報告說是情感性精神病患。…很累才去看精神科。之前有看了好幾家，有吃中藥也有吃西藥，不吃藥根本沒有辦法睡著。去年二月算是非常嚴重，我就去 803 醫院看病。（訪談資料 F31，2002/8/25）

一位編號 F48 的受訪者表示未接受基督教之前，因為父親長年生病，家人輪流負責照顧，父親患病其間，對受訪者的生活造成壓力，同時，並嘗試從先前的宗教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後來我爸爸長年生病，病的很嚴重有 8 年的時間，都不能吃東西，就要插鼻胃管。但是到後來沒辦法了，就直接在胃上面打一個洞來進食，所以我們就要回去輪流照顧他，我們孩子每天就輪流一個人回去照顧。(訪談資料 F48，2002/9/6)

編號 M41-2 的男性受訪者表示，因父親遭遇意外事故住院治療期間感到十分無助，也曾到廟裏祈求神明，但並無法解決受訪者的困難與壓力。父親發生意外事故與死亡的事件，對受訪者而言，是生命中一件重要事件，也成為受訪者接觸新的宗教團體的主要因素之一。

我爸爸大概在八年前因為摔倒而受傷，當初其實也蠻危險的，那個時候我們也去求很多，像有的朋友會告訴我說到那個廟去求啦、去拜啦。以我爸爸的症狀來說，其實他到臨終的時候應該是會很痛苦，就是說會大量出血，也可能胸部會很難過就是會窒息死亡，就在我爸爸去年的 12 月 29 號那天就過世了。(訪談資料 M41-2，2002/10/26)

編號 F39 的女性受訪者表示未接觸基督教前，因公公大陸投資失敗，接著又罹患癌症，從罹患癌症到死亡的過程中，覺得家裏發生很大的困難，使受訪者感到巨大的壓力。

那去教會呢，是跟別人很多原因都很相近，家裡遇到一些困難…，我公公又得 cancer，因為外來的壓力，加上內外的煎熬，我跟我先生就回東部，算是躲一個月。一個月之內，討債公司就還到我公公的醫院去，然後就這樣過世了，這是個滿大的衝擊啊。(訪談資料 F39，2002/8/29)

編號 M50 受訪者表示在未接受基督教之前，弟弟發生車禍而過世，母親發生顱內出血。接二連三的突發事件，成造生活上很大的困擾，同時，使得受訪者對信仰的態度比以往更為熱心，期待從先前的宗教信仰獲得支持。

差不多兩年多了吧，將近三年，我最小的弟弟發生車禍就過世，我辦

理後事的時候，我媽會一個人躲在房間裏面…。經過兩個月之後，我媽突然睡覺的時候，會流血，就送到耳鼻喉去，耳鼻喉科診斷是顱內出血，就叫我們送到大醫院去。大醫院說顱內出血 250cc，如果可以抽出來的話就不用動手術，如果抽不出來，就要動腦部手術。但是後來，經過四十二天之後，他要過世之前病變，在加護病房他就不太順利。…我媽就不能再開刀，不能夠打麻醉針，所以氣切就沒做，…因為拖到二十一天的話，住加護病房就很嚴重。後來，隔天就走了。(訪談資料 M50，2002/9/28)

另一位編號 F37 的女性受訪者表示，在過年期間返家探親，回台中的途中，身體突然發病，經醫生診斷身體並無異常。這一事件讓受訪者覺得自己好像是中邪，但透過正常的醫療卻沒發現異狀，更讓受訪者感到緊張，情緒低落。同時，促使受訪者積極尋找問題解決的方法與管道。

我就說我最近遇到很奇怪的問題，我身心靈很疲累，我大略講我的經過，回娘家那一天就覺得很疲勞很疲勞。後來，就大年初二回來那天，剛好塞車，塞很久，大概九點多的時候，高速公路忽然整個人就不太對勁。忽然整個人就吸不到氣，自己覺得好像中邪了，就忽然間覺得自己好像怪怪的，不舒服，就覺得自己快要死了這樣子。(訪談資料 F37，2002/10/19)

編號 M44-2 的受訪者表示在回國之後，父親發生嚴重的意外，導致身體罹患重病，又加岳父中風，家庭中發生雙重事件導致受訪者思考到生命意義的問題。

那我想我在 1993 回來之後，八月的時候，我爸爸發生很嚴重的意外，在加護病房，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剛我是我太太的爸爸中風，我也一直在思考生命的事情是怎麼樣。(訪談資料 M44-2，2003/9/25)

(二)婚姻上的困難

根據訪談資料顯示，有 5 位受訪者在尚未接觸基督教信仰之前，經歷婚姻上的困難，這些情況包括離婚、婚外情、夫妻感情不合睦以及已到適婚年齡未婚。編號 F43 的女性受訪者，因為先生外遇，公司財務出現問題，在雙重壓力之下求助於原來的信仰，卻無法解決當事人的問題。同時，該宗教團體成員所提供業報的宗教觀，造成受訪者對先前的宗教團體存有負面消極的態度，並使得與該宗教

團體的聯繫淡化而逐漸消失。

後來是因為我先生這樣子，然後又有被我親眼看見過，我就覺得很難過很難過，所以我就想說好吧就接受幫忙吧。…我想了很久而且也有很多人勸，我先生就愛玩嘛，他也不會怕頂多知道事情是這樣，然後又繼續玩，所以就結束公司這樣。（訪談資料 F43，2002/12/16）

編號 F29 的女性受訪者表示在未接觸基督教之前，與在生活上與先生的關係出現瓶頸，覺得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但是問題沒有完全解決，造成當事人情緒低落。

我整個人不由自主的一直流眼淚，我不是一個很容易感動的人，我是一個很堅強的人，因為我經過很多挫折、很多風浪的人，我就覺得我可以很堅強，不管遇到婚姻也好、人生的問題也好，我覺得我都可以面對。可是我突然覺得我已經崩潰了，不由自主的崩潰了。（訪談資料 F29，2002/12/23）

編號 M42 的受訪者表示個人在遭遇婚姻上的挫折，配偶離婚後，因著子女歸女方扶養的問題與前妻打官司。最後法院判決子女仍歸女方扶養，令受訪者感到十分傷心，造成生活上情緒低落。

八十六年我婚姻破滅的時候，我前妻個性不合的關係，我小孩子還小，發生相當多的事情，我自己也不是很穩定…，他們的觀念和我的觀念和我差距很大，結婚七年就常常出狀況，和別的男孩認識。…我這個前妻，我用盡各種方式，叫她回來，他不回來，八十七年婚姻，整個就變質了，婚姻因此而破滅。從地方法院上訴到高等法院，這段這途很坎坷，從小孩的爭取扶養權，已經快勝訴了，從去年被判決，小孩歸屬她媽的，就是要小孩啦。其實小孩都是我在帶，八七、八八、八九年都是我在帶，法院竟然判是她的，我一下子受不了、受傷很大，我整天以淚洗面。（訪談資料 M42，2002/8/4）

一位編號 M38 受訪者表示未接觸基督教前，與自己配偶的婚姻處於緊張的狀況，在一些事情上與配偶的觀念不合。

做人怎麼那麼多事情，有時候跟老婆觀念不合，最主要是被嘲笑。我讀夜大的時候住在他們隔壁，因為他爸爸死掉了，家又沒有人，我就住在那邊，結果就被我這邊的人說，被招的，結婚都沒有請人家。那時候就很苦就對了，結果就常跟她吵架。（訪談資料 M38，2002/8/8）

編號 F36 的受訪者表示，參加教會的小組之前，生活上遇到狀況就是已到適婚年齡還沒有結婚的對象。

單身就我一個，…已經到該結婚的年紀，但沒有對象。(訪談資料 F36，2003/2/26)

上述 5 位受訪者在尚未接觸基督教信仰之前，經歷婚姻上的困難，1 位是離婚、1 位是婚外情狀況，2 位是夫妻感情不合睦，1 位是已到適婚年齡未婚。改宗者因為經歷婚姻的問題所產生的壓力，在這壓力之下造成受訪者生活上的困擾，促使當事人尋找問題解決的方法，在此情境下，容易造成改宗者參與新的宗教團體並尋求支持以解決生活上面臨的壓力。

(三)人際關係上的困難

以下 3 位受訪者在尚未接觸基督教信仰之前，改宗者經歷人際關係上的困難。這些困難包括：人際關係的債務糾紛、情緒衝動導致肢體衝突、個性所造成人際關係上的障礙。一位編號 M38 受訪者表示，人際關係上有債務上的糾紛，導致對人失去信任，不願與人發生互動關係。

人家借錢也借給人家，也拿不回來，那種感覺很投入，會越來越不想接觸人群，互動也是很…自己一個人修行也是很舒服，跟人接觸會有很多的困擾啊。(訪談資料 M38，2002/8/8)

編號 M16 的受訪者表示，母親是基督徒，但自己從國小時就接觸教會活動，只是一直沒有受洗。在受洗之前，曾與同學發生肢體衝突，人際關係發生問題。

那時候正心情不好吧，去了之後，心情就開朗很多。以前我自己許下一個諾言，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哭，我因為哭，然後跟同學打架，發生肢體衝突。(訪談資料 M16，2003/4/12)

另一位編號 F22 的女大學生，則是因為從南部上來就學，因個性所造成人際

關係上的障礙，覺得自己很孤單，在人際關係上處於緊張的狀態。

我剛來學校的時候，很想家會很難過啊，又加上我人際關係很差，我不太跟別人說話，也比較悶啊，比較自閉一點。然後，覺得沒有人在身邊，對環境又不是很熟悉，沒有自信，我覺得認識別人又很不容易，和別人說話又不知道該怎麼講，覺得那時候感覺很孤單。(訪談資料 F22, 2003/4/26)

(四)家庭財務困難或失業

根據訪談資料，7 位受訪者在接觸基督教信仰過程中，另外 4 位受訪者在尚未接觸基督教信仰之前其中，3 位在人生的轉折點遇到失業的情況。編號 F53 的女性受訪者表示，接觸教會之前，曾有經歷過失業的狀況，導致家庭生計發生困難。

因為那個時候我所有的工作都辭掉了，生意也都不做了，就好像失業，也不算是失業就是沒生意作，收入就少了，對生活有影響。(訪談資料 F53, 2002/10/19)

編號 F43 的女性受訪者表示，因為先生外遇而無心經營事業，自己一個人無法兼顧所有的事務，導致公司財務出現問題，後來結束公司營業，家庭面臨財務上的困難。

我們的客戶也大概才五六間而已，…就這樣大概兩三年，然後我們的營業額也從四五百萬掉到一百多萬。我一個人又要顧店裡面的事，還要顧外面的事，然後跟他講他就喔我知道了，然後就沒去處理了，客戶就會打電話來說你們的紙箱有問題你們都不處理嗎？…所以業績就慢慢下滑了…，但是經濟上就有受影響，整個錢就是卡住這樣。所以一些廠商，因為我們那時候開出來的票都有一些問題，…所以我把就結束公司這樣。(訪談資料 F43, 2002/12/16)

編號 M48 的受訪者因為從軍中退伍後，經歷創業失敗後，到公司上班。後來工作不是十分順利，因此而停頓，在生活上處於待業的狀態。

本來是自己創業，後來不是很成功，所以說我就去上班，後來因為工作上的關係就有點停頓，…不是吃飯就是睡覺，一直到去年十一月的時候，整

個工作也不是那麼的順暢，所以空餘的時間也比較多了。(訪談資料 M48，2002/12/17)

編號 M43-1 的受訪者表示因為失業，家裏缺少收入，導致家庭經濟困難。

十二月搬來這裏住，因為沒有工作家裏就沒有收入，需要一份工作，就開始找工作，但不是很順利。(訪談資料 M43-1，2002/8/18)

編號 F39 的女性受訪者表示未接觸基督教前，因公公大陸投資失敗，財務上遇到困難，而導致公司宣告破產。因家裏發生財務上的困難，使受訪者感到巨大的壓力。

跟別人很多原因都很相近，家裡遇到一些困難，那因為是我公公他的事業是在大陸…那個風暴是接踵而來，那些討債公司就直接去要款。然後，開一些一年兩年的支票，那一兩年宣佈破產，我公公賣了田啊，在大陸那邊等於說放棄了，一些資產沒有辦法拿回來。然後又有一些債務問題…這是個滿大的衝擊啊。(訪談資料 F39，2002/8/29)

編號 M38 的受訪者表示，未接觸到基督教前，家庭經濟發生困難，原因是投資房地產失敗，導致向地下錢莊借貸，因而有一筆負債對家庭的經濟造成影響。

我的經過是這樣，經濟也產生很大的破口，那時候那邊買了一間房子，那邊又投資了一間房子，也都找到買手了，也都決定了，簽約金什麼都弄了，人家還是不買，你就變成虧很大。但是，如果你轉手出去你就賺一兩百萬了，確定的後來還是不確定，人家毀約嘛，怎麼會這樣子，很奇怪就對了。…又好像後來還是愈滾愈大，後來經濟產生很大的情況，後來又開幼兒館，後來景氣很差，那時候九二一地震，三年前房地產已經很差了，那還好的很幸運的是我那邊的公寓先買掉，賠了兩百多萬，留了這邊的房子。那時候我跟人家租房子，弄到我到地下錢莊去借錢，因為親戚友都借光了，就是經濟有很大的破口。(訪談資料 M38，2002/8/8)

編號 M50 的男性受訪者表示，在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前，因遇到九二一地震與景氣不佳，導致自己開設公司的營運狀況不佳，虧很多錢。

這當中，我又遇到營運狀況非常的差，股東賺錢的話沒什麼話好說，在當時我個人在主持，後來在兩年半前，就是 1999 那年，整個股東就拆伙掉。在那段時間上，虧了很多錢。(訪談資料 M50，2002/9/28)

小結：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發現到 4 位受訪者是面臨多重的困難與壓力。例如：編號 F43 受訪者面臨婚姻上的瓶頸以及財務上的困難；編號 F39 與編號 M50 的受訪者面臨是親人罹患疾病死亡與家庭財務上的困難；編號 M38 的受訪者面臨婚姻上的瓶頸、人際關係上的困難以及財務上的困難。從訪談的資料得知，大多數的改宗者所面臨的是單一壓力的情況，但有 20% 的受訪者則是遇到雙重或多重的壓力與困難。本研究的模式中，改宗者處於社會邊緣處境，加上生活上面臨單一或多重的壓力，爲了取得資源以解決壓力與困難，改宗者容易因著社會網絡的引介，提高與新的宗教團體接觸的可能性。下一部分，將討論社會網絡在改宗者接觸新的宗教團體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節 社會網絡的引介

在這一部分，將討論改宗者因著自身處於社會邊緣處境以及生活上遭遇壓力的情境下，爲了取得資源與解決生活上的壓力，改宗者是透過何種類型的社會網絡與新的宗教團體接觸。根據文獻回顧所建構的理論架構，從 Bennett 與 Morris(1983)對社會網絡的分類，在本研究中將改宗者所透過社會網絡引介的類型分爲兩類：第一類爲非正式系統(informal system)，內容包括的是家人(伴侶、父母、小孩)、朋友、親戚、鄰居、同事五種。第二類分爲正式系統(formal system)，在本研究中所指的教師、宗教團體成員二種。

一、非正式社會網絡

根據訪談資料顯示，有 19 位(76%)受訪者是透過非正式社會網絡與宗教團體接觸。在本研究中，將非正式社會網絡分爲以下五類：

(一)家人

以下 8 位(32%)受訪者是經由家人(包括：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子女)的引介，接觸基督教的。一位編號 F48 年約 40 歲的中年婦女表示，她第一次與教會接觸是在幼稚園的時候，因為是在天主堂的幼稚園唸書，所以知道基督教的信仰。後來，再與教會接觸是因為她弟弟的關係，因看見弟弟信基督教之後，改善對父母親的態度，因此受到弟弟影響而接觸基督教。

會跟基督教有接觸是因為我的弟弟，他跑到 T 教會去然後信教了，信教了之後就很奇怪，他的個性就變了。他原本比較不孝順，其實也不是他比較不孝順，就是他比較不善於表達，對別人不容易表達他的愛心，但是他到 T 教會。之後就變了，完全變的很不一樣，對我父親的愛不一樣了，那個宗教改變我弟弟算蠻多的。(訪談資料 F48，2002/9/6)

編號 M41-2 的中年男性受訪者表示，是因為太太是基督徒，而太太積極地邀請他參加教會，是受配偶的影響而加入教會。

大概十年前左右我認識我太太，那個時候她是我家唯一的基督徒，而且我太太也一直想要帶我去教會信基督教。這整個過程裡面，她會要帶我去教會的話，那我也會跟著去這樣。(訪談資料 M41-2，2002/10/26)

編號 F53 的中年婦女表示，因為她的妹妹是基督徒，是她妹妹傳福音給她，介紹她去離家裏較近的教會。此個案接觸教會的管道是透過妹妹的介紹，然後自己參加教會的。

我接觸教會是經由我妹妹，她是基督徒，我是沒有教會的人來關懷我，你說教會要去關懷附近社區的人，我都沒有。…所以是要自己最親的人有接觸基督教，才會把這樣的福音傳給人，所以說我就是從我妹妹那邊聽到。(訪談資料 F53，2002/10/19)

編號 M48 的中年男性退伍職業軍人表示，退伍之後因為失業的問題導致情緒低落。太太從小是基督教家庭長大的，受訪者因為配偶鼓勵而參與教會活動。

我太太就鼓勵我說，那你去教會走一走去接觸一下人群，看起來也會比較活躍一點，所以說就覺得好吧。那時候會去教會主要是因著人所以才去的，所以是這樣的一個情形。(訪談資料 M48，2002/12/17)

編號 M42 的中年男性業務員表示，是他與配偶離婚後，她姐姐關心他，帶他去教會。

在八十六年我婚姻受創時，我就有下來台中，經常找姐姐。然後，他就帶我去做禮拜，陸陸續續我就住姐姐那裏。(訪談資料 M42，2002/8/4)

編號 M43-1 的中年男性受訪者表示，因為弟弟的帶領先去東海大學的教會，因為不適應聚會的形式，其弟弟介紹他去 T 教會。

本來是去東海大學的教會，然後到 T 教會，那邊聚會情況比較活潑…。十二月搬來台中，然後弟弟就先介紹我先去教會聚會。去教會之後，每個禮拜都去…。(訪談資料 M43-1，2002/8/18)

編號 M50 的中年男性受訪者表示，她的配偶是基督徒，帶領他參與教會聚會。

我的宗教信仰比較偏道教，我那時候去，是因為我尊重他們，你總不能完全都拒絕吧。後來，她(受訪者的太太)帶我去 T 教會，做風完全不一樣，我就很喜歡去。(訪談資料 M50，2002/9/28)

編號 M16 國中男生表示，母親是基督徒，在他小的時候，母親就帶他去教會上主日學，因著母親的信仰，導致受訪者有機會與教會接觸。

我接觸教會的原因是我媽媽的緣故。很小的時候，我們家裏的信仰是道教的，然後，搬到台中來住啊，媽媽是基督徒嘛。媽媽就帶我我們上教會啊，然後，就開始有在教會裏活動啊，差不多是這樣的。(訪談資料 M16，2003/4/12)

以上 8 位皆由非正式網絡中的家人網絡與宗教團體接觸的，其中 3 位是由配偶的關係與教會接觸，4 位是由兄弟姐妹的關係與教會接觸，1 位是由父母的關係與教會接觸。從訪談的資料顯示在該教會中，經由家人的帶領而與教會接觸的人數是最多的。

(二)朋友

根據訪談資料顯示，有 3 位(12%)受訪者是透過朋友網絡與教會接觸的。編號 F43 的中年婦女，因先生外遇且無心經營事業，以致於公司財務出現危機。Z 先生是她因業務的關係，在銀行認識的朋友，因發現她的財務出狀況，進而主動關心邀請她上教會。

然後我會到教會是因為彰銀的 Z 先生，因為我房子是在那貸款的，而且我們公司在那算是大客戶。所以，我們跟他算是滿熟的，他就邀請我們去教會，可是我就一直拒絕。…那會去教會是因為 Z 先生一直邀請，那陣子正處於低潮。就在一個主日的早上，他打電話邀請有去，我就想說，好吧，我就去看看。(訪談資料 F43，2002/12/16)

編號 F22 的女大學生，則是因為從南部上來就學，在人際關係上處於緊張的狀態，因為室友是基督徒以及主動的關心，並且帶她去教會。而她的室友在台北的教會擔任小組長，假日時常往返兩地之間，因此，介紹受訪者參與 T 教會。

我看我室友，覺得他很有自信，跟她在一起覺得很自在。但這個室友是最直接影響我信主的人。…我有機會會跟我室友說話，我覺得她很有耐心，不斷的聽我說話，在我們每次談話的時候，跟我分享在信仰上的經驗，我覺得神帶給他很大的不一樣的生命。他有一些他的經歷，他就分享給我聽。…後來，她幫我找教會，幫我問到 T 教會。(訪談資料 F22，2003/4/26)

編號 M44-2 的受訪者表示，小時候在聖誕節曾經去過教會，正式接觸是受訪者在美國留學、工作的時候，因著朋友的邀請參加教會的查經班。此後，才開始正視信仰的問題。

我原來的家庭是不是基督教的…。後來到了美國後，在那邊唸書，唸完書在那邊工作，在那邊時候，有一些周圍的朋友，會邀我們去 Bible Study。後來邀我們到教會，因為他們教會有一些活動，像他們是禮拜天就會到戶外佈道，那可以那時候也沒有說是認真的考慮到這件事情。剛好是朋友邀，那我就去，記得是我在密西根的時候，…其實後來我發現我們身旁有很多好朋友，都是基督徒，我是看他們的為人，就覺得這是不錯的宗教，其實這些人都是很好的見證。(訪談資料 M44-2，2003/9/25)

以上三個個案是透過朋友網絡與宗教團體接觸，在此處朋友關係的建立，一位是因著業務上的往來所建立的，另一位則是室友的關係。這兩種關係，將歸入朋友網絡中。

(三)親戚

根據訪談資料顯示，有 1 位(4%)是透過親戚的關係與宗教團體接觸的。編號 F39 的女性受訪者表示，會與宗教團體接觸是因為小姑的關係，當他們在財務上發生困難的時候邀請去教會。

我們怎麼會接觸這個信仰，其實說好像冥冥中好像也都有這種…如果照以前的那種信仰，好像有那種機緣啊，後來我小姑的先生是基督徒，那他就帶我們到 T 教會。2000 年 12 月，我們第一次到教會，牧師呼召的時候，我們就有到前面去，因為是到我們最困難的時候。後來，我們去的時候，我們就沒有間斷過，只要是我們在台中，我們就會去教會。…那我想會接觸是最主要是我小姑帶進去，他就住在我們樓下，所以他帶我們進去。之後，我們跟教會有密切的聯結，沒有間斷。(訪談資料 F39，2002/8/29)

在本研究中的親戚網絡指的是除了直系血親之外的關係，在所蒐集的資料顯示，只一位是透過親戚的關係與教會團體接觸。

(四)鄰居

根據訪談資料顯示，有 3 位(12%)受訪者是透過鄰居的關係與宗教團體接觸的。編號 M38 中年男性受訪者表示，剛開始接觸教會是因為看見鄰居一家人高高興興地上教會，心裏覺得很羨慕。後來，他的鄰居邀請他參加教會聚會。

之前你參加 T 教會的時候，是 T 教會是鄰居 G 師母帶我去的，因為住在我家附近，…到 T 教會那邊不錯。(訪談資料 M38，2002/8/8)

一位編號 F37 的女性受訪者表示，因為自己身心狀況出現問題，剛好小孩的保姆，同時也是她的鄰居主動關心她，並告之 T 教會牧師會為人做醫治釋放禱

告，T 教會牧師也是受訪者的鄰居。

我就有一天隔天沒有上班，就遇到我一個鄰居 J，他是帶我信主，也是我小孩的保姆，他是看到我氣色很差，我看到他就開始掉眼淚，我就說，我最近遇到很奇怪的問題，我身心靈很疲累，我大略講我的經過，他讓馬上就去看看 L 牧師在不在，看他能不能幫我解決。(訪談資料 F37，2002/10/19)

編號 F38 的女性受訪者表示，在小學畢業的時候，全家移民到阿根廷，在那段期間，鄰居邀請他們參加華人教會，因此與教會接觸。

那個時候，我有帶我們去華人教會，那時候我還很小，小孩子去教會爸爸媽媽不會反對。然後，在教會的退修會，我就信主決志。那時候是華人的小孩子邀我們去教會的，是我們附近的鄰居。(訪談資料 F38，2003/9/17)

以上 3 個個案是透過鄰居網絡與宗教團體接觸，在 F37 個案的狀況較特別的是網絡之間互動，同時，彼此存在的不仅是單一關係，受訪者與 J 女士的關係是鄰居與小孩的保姆，受訪者與 L 牧師之間的關係，原本是鄰居的關係，後來，發展為牧師與會友的關係。然而，J 女士在當中則扮演一個重要的橋樑角色，成為受訪者與 L 牧師之間的中介。

(五)同事

根據訪談資料顯示，有 4 位(16%)受訪者是透過同事與教會接觸的。編號 M41 男性受訪者表示，在業務交接的時候遇到 Z 先生，Z 先生是把業務交給他的人，在他的改宗程中，對他的幫助很大，同時是帶領他接觸教會的人。

在豐原三年，那時我還沒有接受基督教，在一次巧合我被調過來西屯彰化銀行分行，也就是現在的 T 教會一樓，五樓是 T 教會，那我們聚會都在十一樓。在我們西屯分行有一位基督徒…，一剛進分行我們有業務上的接觸，我接他的位置，他接我的位置。他是一位很虔誠的基督徒，他信主將近 20 年，從讀書到現在一直在服事，很敬虔的基督徒，他很幫助我。(訪談資料 M41，2002/8/17)

編號 F31 女性受訪者表示，在她罹患精神上的疾病時，遇到了以前的同事 C

先生，C 先生主動打電話給他關心她狀況，帶領她去教會。

帶我進教會的是我以前的同事，現在在別家分行的 C 先生，其實我那時後的狀況是我禮拜二去看醫生換更重的藥，但是沒有什麼效，所以我星期五又請假去看醫生……。然後 5 月 1 號 C 先生就打電話給我了，問我最近好不好，我知道他是基督教啊，我就很自然的告訴他我的狀況，因為我覺得他是我的貴人。(訪談資料 F31，2002/8/25)

編號 F29 女性受訪者表示，在她與教會接觸的過程中，她的同事提供她一些宗教書籍，並邀請她加聚會。

這些同事都是 T 教會的，但是跟他們不是很熟，雖然是同一個學校，但是只是知道而已，沒有說很熟。很多的同事也是知道說我想瞭解基督教，然後就會主動的提供書給我這樣。為什麼說他們邀請就去呢，是因為寒假要開始，只有半天，他們說要吃飯。我也沒有想什麼啊，就覺得吃飯就走啊，我是一個很隨性的。(訪談資料 F29，2002/12/23)

編號 M44-1 的受訪者表示，在職場上有一位同事是基督徒，因這位同事在工作上的表現，使他感到震撼進而引起他的注意。之後，經由同事引介認識牧師，受訪者本身因對生命意義的尋求產生疑問，對於生命意義的答案得不到滿足，牧師持續拜訪受訪者，分享信仰與生命的經歷，令受訪者十分感動並逐漸地參與教會活動。

那段時間是在學校二、三年級的時候，後來我離開這個學校，到外面去上班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是我還在佛教裡打轉。然後在我上班的地方，看見一位基督徒，他在工作場所上是很安定，不會畏懼旁邊發生的事情。然後我就開始和他交談，他和我分享一些他生命中奇妙的經歷。(訪談資料 M44-1，2003/8/18)

以上 4 個個案是透過同事網絡與宗教團體接觸，其中兩位分別在身體與精神上處於緊張的狀態，並遇到同事的關懷才進入教會。以上 19 位受訪者皆由非正式社會網絡的關係與宗教團體接觸的，在 T 教會中改宗受洗的受訪者資料中顯示，大多數是透過非正式社會網絡進入教會的。

二、正式社會網絡

在本研究中根據訪談資料顯示的結果，共計 4 位(16%)受訪者經由正式支持社會網絡與宗教團體接觸，其類型分別是教師、宗教團體成員。

(一)教師

在訪談的個案有 1 位(4%)是經由講師的關係與宗教團體接觸。在本研究中將教師定義為正式教育體系以及非正式教育機構或是從事教學授課者。編號 F36 女性受訪者表示，在一次公司所舉辦的稅務課程中，認識上課的講師，受講師上課內容所提及信仰問題吸引，進而主動與該講師聯絡，該講師成為她諮詢的對象，並為她介紹 T 教會。

我就會去了解生命的問題啊，然後，我跟那個講師有聯絡上，就是不了解有打電話問，就問有什麼教會啊…。他就說台中有個 T 教會，他就傳真給我，剛好我家住大雅，就來 T 教會，就覺得很喜歡也很喜樂。(訪談資料 F36，2003/2/26)

(二)宗教團體成員

根據訪談資料顯示，有 4 位(16%)受訪者是經由團體成員的關係與宗教團體接觸。編號 M45 的受訪者表示，在就讀大學一年級時，教會團體成員到宿社探訪他，因為覺得這些人很真誠，值得做朋友，進而與教會接觸。

我就發現這一群基督徒，他們的態度跟行為，很值得做朋友，在我的一些同學，都嘻嘻哈哈，沒有比較談到心靈的內心深處的。後來這些人就到我的房間來探訪我，那時候是導航會，大一、大二在那邊查經兩年多，大三受洗，接觸兩年多。(訪談資料 M45，2003/8/4)

編號 M40 男性受訪者表示，在就讀大學的時候，教會團體的成員到宿舍去探訪關心學生，因著教會團體成員的探訪，使受訪者有機會與教會接觸。

那有一群導航會的同工他們在做學生事工，很勤跑宿舍，帶我們去參加一些聚會、吃飯，與我們建立關係。那時候也覺得不錯，在那個過程中就決

志信主，很單純信主沒有做很多思考：為什麼我要信主。那我覺得他們的關係帶給我不少的幫助，所以我就信主了。(訪談資料 M40，2003/8/21)

編號 M43-2 男性受訪者表示，在就讀大學的時候，教會團體的成員到宿舍去探訪關心學生，剛開始受訪者對信仰並不是存有濃厚的興趣，但是因著這些教會成員的特質引起受訪者的注意。因著羨慕教會成員的人格特質，導致受訪者進一步與教會團體接觸。

主要是來找我的人，他的人格特質很吸引我，其實不一定是我對這個信仰有興趣，這個成份不是那麼大，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那為什麼吸引我呢？就是說這些人都很棒！但是，過去我的家庭背景或是我的成長的這個背景，我沒有看到吸引我的，無論是他們的人格或是他們知識的…各方面的這些，這個特質沒有遇到這麼好的人，那我就有很強的一個慾望，那如果跟他們在一起，那我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訪談資料 M43-2，2003/8/22)

編號 F52 女性受訪者表示，在就讀大學的時候，因受一位老師的影響，引起他對佛學思想的興趣，並主動在書店尋找相關書籍閱讀。但是，經由一位教會團體成員的引介與分享基督教信仰，導致受訪者的思維受到極大的震撼。此後，基督教信仰引起受訪者的關注。

其實是一個弟兄，在懷恩堂的時候，那時候我還不是基督徒，那時候有很多年輕人，其中有一位弟兄，我是像知識份子純比較啊、思考啊的那一種，當時那個弟兄講話當時給我震撼，吸引我接觸信仰…。(訪談資料 F52，2003/9/3)

三、其他

改宗者不是透過非正式社會網絡與正式社會網絡的關係，而是透過其他管道或方式與宗教團體接觸。編號 M28 的研究生，表示在他就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透過學校社團的海報，經由海報提供的資訊，自己主動去參加基督教團體。

那時候沒有開學，宿舍整間空空的，滿無聊的，晚上就去學校裏面走，就是看海報啊，就看到團契的聚會，一般社團活動有的話七點就開始了，那它是晚上九點有聚會，地點在那邊，我當時就看到團契，那時對團契是什麼也不是很了解…，有活動就去參加了，後來就有一些學長姐跟我打招

呼啊，後來開車就到教會。(訪談資料 M28，2003/2/17)

小結：

回應第二章的問題意識，改宗者在改宗的過程中，是否透過社會網絡的關係與基督宗教團體接觸？從目前所收集的資料顯示，以上的個案，除了個案 M28 是經由媒體(學校社團的海報)進入學校的團契。其他 24 位受訪者皆是透過社會網絡的關係，與宗教團體接觸的。根據資料顯示，該教會受洗的新進成員，主要是藉由社會網絡的引介，進而與教會團體接觸。因此，社會網絡在受訪者的改宗過程中，在一開始時扮演了一個重要的橋樑中介的角色。在上一部分所討論改宗者處在社會邊緣位置與面臨突發與長期壓力之下，這些受訪者願意經由社會網絡的引介與宗教團體接觸，是因為期待從宗教團體獲得支持以緩解或解決生活的壓力。在下一部分中，將從受訪者所提供的資料，進一步深入地探討與分析改宗者進入新的宗教團體之後，與該宗教團體的互動過程。社會網絡在受訪者的改宗過程中，除了扮演橋樑中介的角色之外，是否同時具有支持的功能。

第三節 改宗者的社會網絡類型與社會支持

這一部分將討論改宗者在經由社會網絡的引介，參與新的宗教團體的過程中，受到那些的社會支持。根據 Rambo 對四種互動型態中關於人際關係的互動型態的描述，認為人際關係可以創造並強化改宗者對宗教團體的情感，並得到情感的慰藉(Rambo, 1989)。換言之，在互動過程中，宗教團體提供了情感性的支持，使得改宗者對該宗教團體產生認同感。Maton(1989:310)認為在宗教團體成員提供的靈性支持，能夠使當事人感受與經歷到神的愛、同在、引導與祝福。對於生活面臨壓力的個體而言，靈性支持有助於減輕生活壓力，具有緩解壓力的功能。改宗者受到團體所提供的支持，壓力得到舒解，造成改宗者與宗教團體的聯繫愈

加密切，互動更爲頻繁。根據訪談資料，將討論改宗者在此一互動過程中，社會網絡提供的那些類型社會支持。

一、非正式社會網絡的社會支持

(一)情感性支持

本研究對情感性支持的定義爲給予自信、肯定、同理、關愛、鼓勵、陪伴等。以下 5 位(20%)受訪者在參與教會的過程中，遭遇生活上的壓力時，到分別受到同事、家人與朋友提供的情感性支持，讓受訪者感受到被關心、愛與溫暖。編號 M41-1 的中年男性受訪者因爲一直受疾病所苦，以及面臨極大的工作壓力，造成生活上有很大的張力。Z 先生在這段時間邀請受訪者去教會，下班後常常陪受訪者並且常常爲受訪者禱告給予支持。

那時候 Z 先生也很關心我，一直在實踐在做他身爲一個基督徒應做的本分與責任。他藉著機會一直跟我傳遞福音，也邀請我去教會，那時候下班之後他常常陪我並且常常幫我禱告，雖然我不知道禱告是在做什麼。(訪談資料 M41-1，2002/8/17)

編號 F31 的女性受訪者因爲罹患精神疾病，原本因受疾病的影響求助其他宗教。但因教會小組長 C 先生時常透過電話關懷受訪者，令她感到教會是個很好的互助團體，因此，當她遇到困難時，主動求助 C 先生尋找支持。

我是蠻常找 C 先生的啦，有問題我都會找他，他也會關心我的狀況，而且我們每個禮拜天都會見面嘛，就不會打電話，而且他也很忙。…因爲在困難的時候嘛，我完全沒有想到基督教，是很突然的、一瞬間，就是 C 先生的電話。如果我現在遇到問題時我還是會跟 C 先生聯絡。我覺得加入基督教也蠻好的，像是加入一個互助的團體一樣。(訪談資料 F31，2002/8/25)

編號 F29 受訪者表示，會接觸基督教是因爲朋友帶他去參加一個聚餐，當大家在唱詩歌時，聽到詩歌心裏很受感動，覺得內心被觸摸到而流淚，在情緒上

得到舒解。

一次他們說要聚餐，但是他也不敢跟我講，因為他知道我很排斥基督教，然後他就問說我們要聚餐，你要不要一起去？…就在歌詞當中我就發現，奇怪，我不為人知的秘密怎麼他都知道，因為整個詩歌 touch 到，我整個人不由自主的一直流眼淚，我不是一個很容易感動的人，…可是我突然覺得我已經崩潰了，不由自主的崩潰了，就一直流淚，流淚的原因就是覺得說，他怎麼都知道我在想什麼，他怎麼可以 touch 到我最深處。(訪談資料 F29，2002/12/23)

編號 M42 的受訪者表示，姐姐是影響他最大的人，當遇到困難的時候，姐姐是他求助的對象。同時，姐姐也會提供關懷以及為他禱告。

姐姐是影響我最大的人，她是信奉基督教的，只要家裏有什麼問題，家裏有什麼狀況，我就會跟她說，她會關心我，為我禱告，這世界上還會有人關心我，我想就只有我姐姐吧。(訪談資料 M42，2002/8/4)

編號 F22 的受訪者表示，離家在外求學，會想家覺得很孤單導致情緒低落時，室友會陪著他聊天，聽他說話，令他感到有安全感。受訪者自身因受人際關係的困擾，小組成員的關懷成為他主要支持的來源。

我覺得我的室友很有耐心，會陪我去教會，且在我最困難的時候，陪我渡過艱難。剛到台中的情形，就是會想家啊，之前會比較孤單，現在比較開朗了。很多時候，我室友在我心情不好的時候，他會陪我聊天，會聽我說話，感覺會讓我有安全感。我有一些重大的問題或是心裏的問題，我會找我的室友，他會告訴我很多的原則，他不會幫我做決定，但是他會你做分析。(訪談資料 F22，2003/4/26)

小結：

根據研究資料顯示，以上 5 位(20%)受訪者受到非正式社會網絡的受到情感性支持。從訪談資料中得知非正式社會網絡提供情感支持是在生活中透過電話訪問或是親自拜訪對當事人表達關懷、陪伴、傾聽等，讓受訪者感到被安慰、有安全感或是情緒得到改善。雖然 3 位(12%)受訪者在受到情感性支持中，提供支持

者也會伴隨以禱告的方式提供關心，從提供支持者表達關懷的動機而論，歸類為情感性的支持。

二、正式社會網絡的社會支持

從文獻回顧的資料中，正式社會網絡(在此指的是宗教團體的神職人員、或是具有義務之職務相關人員、宗教團體成員)在改宗者的改宗過程中給予靈性支持。

(一)經由神職人員取得的靈性支持

以下 8 位(32%)受訪者，受到從神職人員來的靈性支持，在本研究中神職人員指的是牧師。這些靈性支持包括宗教教義的教導、經由禱告獲得超自然的宗教經驗(聖靈充滿說方言、醫病趕鬼以及內在醫治)與以宗教的方式解決問題或困難。編號 F31 的受訪者表示，在參與教會聚會時，因為牧師的禱告與呼召，自己深受感動淚流滿面。

自從我 5 月 5 號參加之後就一直都有參加，然後第二次參加的時候牧師就問說要接受基督的舉手，我就舉手。那時後忘了牧師講什麼話我就很感動，那時後我淚流滿面，我就舉手。(訪談資料 F31，2002/8/25)

編號 M41-2 的男性受訪者，因父親遭遇意外事故住院治療期間感助十分無助，但參加 T 教會之後，覺得很受感動，情感得到慰藉。在父親瀕死過程中，因著牧師的禱告，經歷了超自然的宗教經驗，促使受訪者認同基督教信仰。

其實在我爸爸的這段期間讓我覺得非常的無助，讓我覺得自己很渺小、自己很脆弱。…因為我以前我爸剛受傷的時候，我是有去拜那些神明，可是我心裡總覺得越求越不安…。在這過程裡面我就看到了很多的神蹟，有牧師的祈禱我覺得是神蹟吧。因為我心裡面覺得當我爸爸要走的時候我心裡覺得很難過，雖然我們都知道會有那一天，可是心裡覺得很難過、很無辜、很無助。那慢慢的就覺得說，為什麼牧師來禱告之後，我父親走的

時候一些醫學上有經驗的人就覺得我爸這樣走是不大可能，應該會很難過甚至會窒息然後大量出血怎樣怎樣，但是我爸爸是這樣很安詳的走。(訪談資料 M41-2，2002/10/26)

編號 F53 的受訪者表示，在參與教會的過程中，雖然在開店時與教會成員互動不良產生負面經驗，但個人偏好牧師的講道，對受訪者有幫助，因此導致受訪者持續參與教會聚會。

這一段時間我蠻喜歡晨禱的那段時間，而且我也蠻喜歡牧師的講道，聽他講那些道理真好，…我那段時間心靈很平坦、很舒服，我聽牧師講道很好，所以是這樣我才會去教會。(訪談資料 F53，2002/10/19)

編號 F29 的受訪者表示，在信仰生活裏面經歷說方言的宗教經驗，但同時疑似受到鬼神的附身，導致類似起乩現象全身不受控制。事後，牧師為受訪者舉行驅魔宗教儀式與內在醫治，使得受訪者的情況得著改善。

因為有一次我就去團契小組聚會，我發現我在講方言的時候，我發現我整個人是無法控制，整個人好像是「起乩」一樣，然後我就嚇一跳…，那之前我也有去找過牧師，他就問我說有拜過什麼東西，我就說我有拜過什麼，然後他就說好，我要幫你驅離這些東西，然後我眼睛就閉著，我想張開都張不了，牧師就幫我禱告驅離這些東西，我就發現我開始歇斯底里，就有一個嘔的聲音從身體裡發出來，就像怪獸的聲音一樣很恐怖，然後他們就捉著我。…後來我就覺得沒事了，…那 T 教會幫了我很多，特別是趕鬼，但是我後來慢慢覺得他是針對受創傷的人來去撫慰他們，可是我後來發現我慢慢的心裡不再是創傷，心裡都是喜悅。(訪談資料 F29，2002/12/23)

編號 M38 的受訪者表示在參與教會的過程中，參加教會的崇拜受到教會敬拜讚美音樂的感動，情緒上得著很大的鼓舞。此外，受訪者又參教會所舉辦的門徒訓練營，感到心靈裏得到很大的幫助。

T 教會因為他們的敬拜讚美跟一般的不太一樣，這一方面就一直釋放，一直流眼淚，後來就帶我太太過去，就是這樣子，後來這個教會待在這邊就比較久了。門徒訓練我是第一屆的，有情緒釋放啦、醫病啦、趕鬼啦，甚至那時候被趕鬼啦。信主兩年多了還很多東西轄制，很多人捉我捉不住，大肚

山有一個基督書院，去年的時候，就有覺得什麼東西出來從我裏面出來。(訪談資料 M38，2002/8/8)

編號 F37 的受訪者表示，在參與教會之前，受訪者在精神上出現不明狀況，求助正式醫療體系並無法改善。經由鄰居的引介認識牧師，並尋求牧師以宗教方式解決個人自身的問題。牧師為受訪者醫治禱告，並摘錄聖經中一經節安慰受訪者。同時，並鼓勵受訪者能持續參與星期日的聚會，並於聚會後，為受訪者醫治禱告，持續一段時間之後，受訪者的狀況得到解決。

跟 L 牧師講那件事情，之前我跟 L 牧師只是鄰居的關係。後來，來我們家聽我描述那段過程，他幫我做些禱告，他就寫了一些有 power 的經文，就說：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神，我必幫助你，我必用公義的右手扶持你。用筆寫下來之後，這句話算是我那時，保平安的，很特別。…因為 L 牧師那段時間特別關心我，他遇到我，就跟他講我的症狀，他很主動的來幫我，做一些的醫治禱告。…牧師還滿積極的，後來，牧師會鼓勵我到教會，我就到教會去，我覺得我需要被關心。很特別喔，每次教會禮拜完，牧師會呼召啊，有醫治禱告，我每次就出去禱告。我就覺得有需要，我就覺得我很釋放，出去就哭得唏哩嘩啦，然後那陣子我才發覺醫治到我過去的壓力。(訪談資料 F37，2002/10/19)

編號 M44-1 的受訪者表示，牧師經常帶領他查考聖經，並深入的分享內心的情感，因此受到牧師的關心而受到感動。

那個時候就是說透過現在這個牧師，我就到 T 教會去進入他們的查經班，我自己都有去參加那邊的活動。但那時候我還沒有受洗，…讓我感覺到就是說，當我瞭解到牧師的背景之後，我才發現說，那真的是一個牧者的心腸，他關心我的靈魂，他不要我什麼，在這個部分我有很深的感動。當然平安是屬於他影響我個人的一個選擇，這是我必須要承認的，我不能說他的個人魅力或者什麼，而是他個人他發出來的。在那個晚上聊到我的心裡面，我在這一點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動。(訪談資料 M44-1，2003/8/18)

編號 M44-2 的受訪者表示，當父親快要去世的時候，教會牧師剛好來為受訪者父親禱告，禱告完之後，父親就安然的過世了。在整個過程中，讓受訪者的家人感到平安，因此導致全家人接受基督信仰。

我父親快要去逝的時候，他的身體狀況就越來越糟糕，萬一他走了之後，要用什麼儀式，那時候我跟我媽媽講，我媽媽就有點困惑，可是像其他人，…為這件事情該怎麼辦，那我姐姐他後來有一些朋友，就很要好的朋友，也是牧師，要來我家為我爸爸禱告，也不好意思拒絕，就讓他們過來，那時候我跟我妹妹講，如果我爸爸去逝的時候，我不會為他唸經，你要多唸。反而信仰沒有為我家帶來很大的衝突。我父親去逝的時候，我姐姐她朋友堅持要來為我父親禱告，那時候我不在，他們唱詩的時候，爸爸就流眼淚，就很安祥地走…。(訪談資料 M44-2，2003/9/25)

(二)經由宗教團體成員(教會小組成員)取得的社會支持

1、情感支持

以下 6 位(24%)受訪者在參與教會的過程中，遭遇生活上的壓力時，受到分教會小組成員提供的情感性支持，受訪者感受到被關心、愛與溫暖。編號 M28 受訪者表示在與教會接觸的過程中，經由與教會成員的互動，教會內成員對他的關愛讓他感受到上帝的愛。

就覺得這些人對我不錯啊，算是我大學第一次交到的朋友這樣子，就覺得有人在關心，…慢慢的就積極參與各樣的活動，就慢慢的就認識這個上帝，慢慢的從這些人的關心啊，慢慢的了解上帝對我們的愛。(訪談資料 M28，2003/2/17)

編號 M42 的受訪者表示個人在遭遇婚姻上的挫折時，經由姐姐的帶領進入 T 教會，教會小組成員透過電話關懷聯絡並彼此代禱。

我們小組裏面有一個關心我的人，都是小組裏面，有幾個都是打電話來。我認識的就是那幾個跟我比較有話講，參加小組久了就熟了，有什麼事情大家都會聯繫，比方說兄弟姐妹家裏的事情就會彼此代禱，這樣子才會有真實的效果。(訪談資料 M42，2002/8/4)

編號 F39 的受訪者表示，在參與教會之前，家中面臨公公在大陸經商失敗與身體罹患疾病，經由親戚帶領參與教會，後來上教會成為家庭例行的活動。之後，

陸續參加教會的早禱會與門徒訓練營，早禱會成爲其中支持的來源，門徒訓練營成爲認識不同小組成員的一個管道。在與教會成員的互動中，讓受訪者覺得情感上得到支持。

因為在主日的時候，你可以看到在散會之後一個 group 一個 group 在那裏，其實都是小組，大部分聚在一起都是小組或是認識的人，我們去教會算是家庭活動，我們基本上還是我、小姑他們組裏面的人，在主日後認識，那到後來，有時就是說自己來講就有什麼需要他們就在教會，如果生活上有需要去找他們，他們都可以跟他們談，但是有時候我們去早禱，早禱的時候，就是你有什麼困難他們可以為你禱告，然後，到後來半年之後，有個門徒訓練營，我覺得參加門訓有個好處就是說，你跨越小組可以認識一些人，就感覺到變成像一個教會了，就是你可以跟不是同一個小組的談話，而且每次去就會多認識一些人，一直到一年半下來，就覺得幾乎很多人都認識，就覺得滿好的。(訪談資料 F39，2002/8/29)

編號 F36 的受訪者表示，參加教會的小組，除了生活上遇到狀況時，受到小組長夫婦的幫助之外，在婚姻的尋求上也受到小組長夫婦的關懷。

他們就很熱情的招呼啊，因為在社會上有在走動，就會覺得他們很熱忱、奉獻，平常會煮一些東西啊，平常有一些需要，就會打電話問他們啊，跟小組長分享很好啊，有時候跟 M 姐或 T 兄，遇到狀況和他們分享，他們兩個夫妻因為比較有接觸，偶爾有些休閒活動，或者跟他們一起去探訪啊，或者是有需要的時候，打電話給他，他們會給你適當的協助，覺得他們很有生命，在生活上對待我們覺得很值得信賴的，是很好的朋友，是一個能幫你解決問題的，在婚姻上，他們為我們代禱以外，也帶我們去做探訪的工作，像那時候我們親戚在對面澄清住院，他們小組聚會完，就去醫院代禱，也讓我的伯父在覺得很好，在需要的時候，給他適當的關心和祝福。(訪談資料 F36，2003/2/26)

編號 F22 的受訪者表示，因人際關係發生障礙，教會小組成員的關懷成爲他主要支持的來源。

T 姐他使我感覺很溫暖，會跟他聊一些原則性的問題。…小組的關心，會讓我在生活上，有時候有學校裏會遇到一些挫折，小組的關心會讓我的心情有些轉變。在小組裏面的分享也很重要，彼此的分享會使得更認識對方，會有一些的幫助。(訪談資料 F22，2003/4/26)

編號 M43-2 的受訪者表示，在參與教會的過程中，受到教會成員的關懷，引起受訪者對信仰的注意，因著教會成員願意花時間在生活中的需要表達的關心讓受訪者對信仰產生認同感。

那後來就跑去 T 教會，他們就比較人性化，比較不會那麼有壓力，就可以跟你做朋友阿，也就是在那個團體得到一個很大的關心。那我覺得他們的信仰能夠表現他們的這個他們的生活當中，我覺得很吸引我。舉個例子說明：第一個，他們很有愛心，就是說很關心我們，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人這麼願意花時間。然後呢，願意看你有什麼樣的需要？請你吃飯也好，各方面的難處也好，我被蜂螫到，就都很照顧我。然後，趕快去拿藥幫我擦阿，然後到他們家裡接待，人與人之間這個幫忙的榜樣，這是我們所比較缺乏的。(訪談資料 M43-2, 2003/8/22)

2、靈性支持

以下 4 位(16%)受訪者，經由教會團體成員(教會小組)取得靈性支持。這些靈性支持包括宗教教義的分享、經由禱告獲得超自然的宗教經驗(醫病趕鬼與內在醫治)以及透過詩歌崇拜儀式經歷神聖同在與安慰的宗教經驗。編號 F31 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罹患精神疾病，除了求助正式醫療體系之外，曾尋求民間信仰方式解決問題。在同事的引介下接觸基督教，該教會成員提供受訪者靈性支持，為他禱告並舉行驅邪儀式，解決受訪者認為自己遭鬼壓床的問題。

我後來有問他啦，他說是其他的同事告訴他的。T 教會有個緊急關懷小組，然後告訴我說有兩個之前也有類似的情形，他說要來我家探望我，我也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然後當天就有四個人到我家來，然後有兩個女生就到我房間就幫我做潔淨禱告。…我當時也不知道潔淨禱告是什麼啊，他們是用方言禱告的，就按手在我身上幫我禱告他們為我做潔淨禱告…禱告之後的兩個月都沒有再遇到鬼壓的事情了，所以我寧願相信是潔淨禱告的力量。(訪談資料 F31, 2002/8/25)

編號 F43 的女性受訪者，因為先生外遇，公司財務出現問題，在雙重壓力之下求助於原來的佛教信仰。後來是因為 Z 先生邀請來教會，教會的詩歌音樂令

她感動流淚，漸漸地接受基督教信仰。教會裏的成員時常的關心她、陪伴她讀經禱告，甚至帶她求助於該教會系統的牧師。受訪者因此覺得投靠基督教後心裡比較喜樂、有安全感。

後來是因為我先生這樣子，然後又有被我親眼看見過，我就覺得很難過很難過，所以我就想說好吧就接受幫忙吧。…那次去就有一條詩歌很感動我，哇！那真的是整個心情的寫照，所以我從開始聽詩歌、唱詩歌，我整個眼淚就一直流都沒有停過，包括那個講道這樣，眼淚就是一直流不盡這樣，後來就說願意信耶穌的請走出來，我就走出去，就有一個姊妹他是台北人，就在旁邊安慰我。後來他帶我去見台北一個牧師，他就帶我決志禱告，然後整個人就有一股熱氣從頭到腳這樣，整個人就很感動、很感動這樣…，要他們來關心我然後就請一位姊妹到家裡來關心我，就是 C 姐。(訪談資料 F43，2002/12/16)

編號 M48 的受訪者表示，參加教會所舉辦的門徒訓練營與受到敬拜讚美音樂的感動，教會小組成員經常帶領受訪者查考聖經，讓受訪者感到靈性上有長進。

我覺得因為在 T 教會的時候，我是有參加深一層的活動像是門徒訓練啦、聖經研讀啦、禱告的操練啦等活動，而且在參加敬拜讚美的過程中讓我覺得很喜樂，還有他們人際之間的互動，讓我蠻能接受的，而且我也有跟著長進。那會讓我繼續留在教會裡還有另外的一個人，就是那個新人接待組有一對夫妻，在我剛進去的時候，我覺得他們很活潑、對人很熱忱，這是我進去的第一個感受…，他們都會打電話來關心我跟我提醒說：小李哥，明天要來喔！而且聚會完後的查經是他帶的，如果說他沒空的話就會安排像是禮拜一到他家還是到我家這樣，所以說很多人的關心還有關懷。(訪談資料 M48，2002/12/17)

編號 M50 受訪者表示參與教會的過程中，參加教會的崇拜受到教會詩歌敬拜讚美音樂的感動而流淚，心中覺得很平安。

到 T 教會的感覺，感覺蠻不錯的，我感覺好像很喜樂，而且在詩歌的讚美裏面，我感覺流過很多眼淚啦，蠻感動的。(訪談資料 M50，2002/9/28)

3、財務支持

財務支持指的是在受訪者遇到財務困難時，給予金錢的支持，或是介紹工作機會，間接獲得財務上的援助。編號 M43-1 的受訪者表示因為失業導致家庭經濟困難，主要的受到的支持是獲得該小組組長的公司找到工作，緩解失業的壓力並解決生活上財務的缺乏。

教會的 L 先生是他介紹我工作的，我十二月搬來這裏，就開始找工作，之後就開始上班。L 先生是公司總務長，因為是他介紹的關係，我才可以進去工作。(訪談資料 M43-1，2002/8/18)

表三 非正式社會網絡、正式社會網絡之社會支持人數分佈表

一、非正式 社會網絡	二、正式社會網絡			
	情感性支持	靈性支持		財務支持
	經由團體成員取得	經由神職人員取得	經由團體成員取得	經由團體成員取得
5	6	8	4	1
		最多		單位：人

小結：

根據以上資料顯示，改宗者受到的社會支持歸納為非正式社會網絡的情感性支持，以及正式社會網絡的情感支持、靈性支持與財務支持。5 位(20%)受訪者受到非正式社會網絡的情感性支持，8 位 (32%)受訪者受到正式社會網絡(神職人員)的靈性支持，6 位 (24%)受訪者受到正式社會網絡(團體成員)情感性支持，4 位 (16%)受訪者受到正式社會網絡(團體成員)的靈性支持，1 位 (4%)受訪者受到正式社會網絡(團體成員)的財務支持。根據研究資料所得結果，受訪者獲

得社會支持來源以正式社會網絡(神職人員與宗教團體成員)居多。受訪者在改宗過程中，與宗教團體內的社會網絡互動較為頻繁。在社會支持的授受過程中，將改宗者整合進入宗教團體內，同時改宗者對該團體產生認同與歸屬感以及對資源與支持的依賴，促成當事人改宗成功。下一部分，將討論改宗者進入宗教團體內的整合過程與改宗成功的原因。

第四節 社會支持與團體認同的建構

根據訪談資料的結果，將受訪者受到社會支持後，分析宗教團體內的整合過程與改宗成功的原因。

一、 依賴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支持

(一) 對新的宗教團體產生歸屬感

以下 6 位(24%)受訪者在與教會的互動過程中，受到該團體提供社會支持的影響，對該團體產生歸屬感。編號 F31 的受訪者表示，自己遇到困難時，會直接向所屬小組的帶領者及成員尋找支持，並認為加入基督教像是加入一個互助團體。

如果現在遇到問題時，我覺得應該是跟小組長講然後小組員說，都一起關心禱告這樣，我覺得加入基督教也蠻好的，像是加入一個互助的團體一樣。(訪談資料 F31，2002/8/25)

編號 F48 的受訪者表示，因為牧師的講道與禱告，以及教會內人際的互動影響之下，讓受訪者受到感動，並對該團體產生認同感。

我覺得 T 教會給我的感覺十分喜歡，因為我覺得牧師的講道十分的紮實，還有之前的禱告也很有感動。我覺得人跟人關係和與上帝之間的關係很

夠，所以我覺得 T 教會讓我很多時候蠻感動的。(訪談資料 F48，2002/9/6)

編號 F53 的受訪者表示，在小組當中能夠把個人恐懼的、害怕的事情提出來分享與代禱，經由小組提供的支持，情緒上得到改變。同時，並對該小組產生信任與歸屬感。

小組的好處就是代禱，我會把我最恐懼的、最害怕的事情，有的時候我會講出來。像是現在跟這小孩子的爸爸分開，我不喜歡他在面前騷擾這樣，我有的時候會提這樣事來代禱。好像他就會有某一段時間他不會在我面前出現這樣，如果說我沒有再提這個代禱事項，他就又會出現。就這些的改變，還有我心情會比較開朗一點，不會像以前比較悶、比較鬱卒這樣。(訪談資料 F53，2002/10/19)

編號 F43 的受訪者表示，當遇到難過或是不愉快的時候，小組的成員成爲訴苦的對象，同時小組的成員也是情感支持的來源。在此互動過程中，受訪者對該團體產生歸屬感。

這邊除了客戶之外也沒有什麼朋友，但是現在有這些朋友了，所以我難過或是不愉快的時候，就能找他們訴訴苦吐吐苦水，我也覺得這樣會好一點，才不會什麼事都憋在心裡面，蠻難受的。(訪談資料 F43，2002/12/16)

編號 M50 的受訪者表示，小組中的人際互動讓受訪者覺得像在家裏一樣的親密，並覺得該團體的成員關係像是家人的關係。

T 教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進到 T 教會他就要你參加小組，看你的興趣分發你到小組，小組大都很融洽，平常都會有關懷啊，感覺都很不錯。小組讓你感覺很像弟兄姐妹一樣，感覺像在家裏一樣，感覺很不錯，覺得 T 教會很好，也會感覺很親密，感覺像家的感覺。(訪談資料 M50，2002/9/28)

編號 F22 的受訪者表示，加入教會之後，該團體讓受訪者感受到像家庭的溫暖，與有神的同在。

我覺得 T 教會給我的感受，就是感覺很溫暖，感覺有神的同在。雖然說他都還在慢慢的進步，可是他有很多很溫暖的地方，雖然沒有大教會的那種 power，卻有一種溫暖的感覺，很有家的味道。(訪談資料 F22，

2003/4/26)

(二) 壓力得到舒解與缺乏得到滿足

以下 4 位(16%)受訪者在參與教會的過程中，受到該團體提供社會支持的影響，使得當事人壓力得到舒解與缺乏得到滿足。編號 F31 的受訪者表示，因為睡眠產生障礙，教會成員為他禱告，以致於壓力得到舒解，並相信透過禱告得到改變。

我當時也不知道潔淨禱告是什麼啊，他們是用方言禱告的，就按手在我身上幫我禱告。…他們說是為我做潔淨禱告，但是禱告之後的兩個月都沒有再遇到鬼壓的事情了，所以我寧願相信是潔淨禱告的力量。(訪談資料 F31，2002/8/25)

編號 F43 的受訪者表示，接觸教會之後，當情緒低落時，透過讀經與禱告情緒獲得舒解與改善。

一個最明顯的就是我變的比較快樂了，而且什麼事我也會求耶穌，或是有的時候要生氣還是有什麼不好的念頭，我就會把聖經拿起來念一念。我女兒說我到教會之後，變的比較快樂，不會像以前每天都悶悶不樂，而且有的時候還會有不好的念頭。現在我覺得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也比較寬了，不會像以前一樣一直鑽牛角尖、對很多事情比較固執。接觸基督教之後讓我變的快樂多了，我的女兒也覺得我變很多，所以我覺得現在要對自己好一點，要讓自己快樂一點。(訪談資料 F43，2002/12/16)

編號 M50 的受訪者表示，因公司出現財務上的困難，經由禱告後奇蹟似地受到財務上的支持，解決了財務上短缺的困境。

在那一年當中，賠了兩百多萬，賠了將近一半，那一件事情之後，我想，對啊，照例說，我們來禱告看看是否有奇跡出現。啊，就這樣這樣…，不知道怎麼搞的，突然之間，有人打電話給我說，我幫你的忙，就很奇妙啊，公司就這樣成立了，就慢慢做起來了。…我現在遇到一些事情沒有辦法解決，就用方言禱告啊，我用方言禱告的話，我會把這些話重新再講一便，然後，阿們，…我就感覺到很滿足，就這樣，有很多地方真的是很奇妙。(訪

談資料 M50，2002/9/28)

編號 F37 的受訪者表示，因身心受疾病所苦，透過教會成員的關懷與禱告，促使個人的壓力得到舒解，同時宣稱自己的疾病得著醫治。

我也覺得這蠻奇妙的，到後來我也因此就慢慢得醫治了。在許多的方面可以得到關心的朋友以及小組員為我的禱告。甚至晚上睡不好的時候，也因此讓我得到平安。先前就如同人家所說的，會被鬼壓的情形可以用許多的角度來看，譬如說神經被壓迫到了。可以在當下我是覺得害怕的，但是越掙扎越無法解脫。所以我就靠禱告，就解脫了，所以我覺得靠禱告得平安就放鬆也有差，給我心靈上很大的意義。(訪談資料 F37，2002/10/19)

從壓力得到舒解的面向來看，將以上的四位受訪者歸納為一類，雖經由讀經或禱告的宗教方式或是透過團體成員內的支持，所強調的是決解當事人的壓力與缺乏得到滿足。

二、 認同宗教團體所提供的宗教經驗與教義教導

(一) 宗教經驗的體認

以下 9 位(36%)受訪者在參與教會的過程中，個人經歷與上帝之間親密關係，或是被聖靈充滿的宗教經驗。強調的是個人與上帝之間的密契關係。編號 F48 的受訪者表示，個人喜歡獨處，在獨處的時候覺得是與上帝接觸的時候，同時也深受感動。

我的聖靈充滿的經驗是，我喜歡獨處，我朋友很多但是有的時候我喜歡獨處，就在我家客廳，因為那很安靜。我覺得我喜歡那樣會和上帝講話，所以很多的時候將心中的感覺說出的時候，就會感覺到與上帝有所接觸，所以會覺得很感動。(訪談資料 F48，2002/9/6)

編號 F43 的受訪者表示，受牧師為個人禱告時，身體發熱，牧師告之是聖靈運行的結果，導致受訪者有宗教經驗的體認。

有一次就是牧師幫我禱告，我就覺得從頭到腳就有一股熱氣這樣一直的留下來，我就覺得好熱好熱，而且我的臉都紅紅的，牧師說就是有聖靈的運行才會這樣。(訪談資料 F43, 2002/12/16)

編號 F29 的受訪者表示，覺得個人經歷上帝的愛導致心裏常保喜樂的心，即使遭到車禍意外，仍心存感謝。

我覺得信基督教帶來的是改變，因為我以前就覺得如果有什麼不對，那就是你們的不對，但是信了基督教之後就覺得凡事喜樂，那心境也改變了就等於是一個全新的人，而且我覺得我不再孤寂。因為有神在愛我，再來就是凡是謝恩，即便是我發生車禍，但我都會謝謝他，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都是謝謝他。(訪談資料 F29, 2002/12/23)

編號 F39 的受訪者表示，個人在主日禮拜時，感受到神的能力，同時，透過詩歌敬拜讚美與上帝接觸。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禮拜的時候，我覺得在主日崇拜的時候，會有一種釋放的能力，因為人本身就喜歡音樂。我覺得那時候很奇怪，是有主的同在，那些歌曲就釋放出來，在大概半個小時的敬拜中，就把全力卸下來了，你那種感覺是很棒，就是一些歌詞有打動我們的心。然後，結束之後，感覺心裏真是很輕鬆，然後，我覺得那種感覺我很喜歡，我會去的動力應該是這樣子吧。因為我覺得，那種主的力量不是我能夠猜透的，也許就是祂知道我喜歡音樂，所以說就透過敬拜的一些過程，來讓我們跟祂接觸。(訪談資料 F39, 2002/8/29)

編號 M38 的受訪者表示，個人羨慕能與上帝有親密的關係，並能聽到上帝的聲音。在敬拜讚美的時候，情緒得到改善並感到神的同在。

其實我一直在追求這方面的東西，如果是真的神的話，那聖經上面有很多人看到神，像奔放的生命作者，他也說他也聽到神的聲音，什麼東西他都可以在生活方面都可以明白神的旨意。…那後來有句話說人的計劃高不過神的計劃，我說，對啊，到底神的計劃在那裏，到底你的旨意是在那裏，那你的旨意至少讓我可以看得到聽得到，或感覺得到。到現在好像很明白的聽到或看到，感受到在靈裏面那種感動，常常就是在敬拜讚美的時候比較強，唱詩歌啊，唱到某一段自己經歷的過程，會有那種痛苦。好像會幫你撫平，眼淚就會一直掉一直掉，唱一唱好像那一層傷口就好了一點好一點，不是馬上就對了，很多東西是慢慢序漸近的，或是在方言禱告早禱的時候…，在禱

告當中有很多的感覺就對了，感覺好像是頭腦放開一樣，好像很多給你的靈感，是這方面就對了，就是在內在會有一些意念出來。(訪談資料 M38，2002/8/8)

編號 F37 的受訪者表示，個人經歷聖靈充滿說方言，透過方言禱告，自己覺得被潔淨，同時心靈得到平靜。

第一次來，用方言禱告時候，可是我捉住一個感覺就是說，因為跟他們的關係使我覺得平安。因為聖靈充滿，用方言禱告之後，會用神的話來充滿我，那種話會使我覺得感動，方言禱告會讓我覺得，會有更多的感覺讓聖靈在我身上，然後，那個話語會讓我感動，方言禱告與話語是一樣的，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來潔淨我。因為我會剛信主的時候，連禱告都不會，就覺得想不出有什麼話，都是以自我為中心想出來的話。有些話語講不出來，透過方言來講，把感覺釋放出來。然後，用話語的話會經過思考，比較形式化，可是用方言禱告，很釋放，感覺會帶著你走。如會憂傷，很難過，用方言禱告，就是會把憂傷的靈趕出去，那種是很好的方式。用一般的話講出來是會有幫助，那種幫助是有局限，就是會詞窮，用方言禱告會禱告很久。(訪談資料 F37，2002/10/19)

編號 M28 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在禱告的時候被聖靈充滿，以及在唱詩歌的時候受到感動，覺得經歷與神的同在。

自己在禱告的時候，就是有時候禱告到神在跟你說話，就會很快被聖靈充滿。那第二種情形是，唱詩歌就是詩歌很容易觸碰到你的心，就覺得神與我同在就一直敬拜神啊，就覺得神在安慰你這樣子…。我自己的經歷是覺得聖靈充滿像有一股泉源，慢慢從頭流下來，就覺得很舒服。好像以前在養小動物，在慢慢摸頭，那種感覺很棒，那都是在禱告神，或很難過的時候，好像在安慰你這樣。在聖靈充滿之外，有時候很像神跟你說話，像前一陣子有遇到困難在患難中，被逼迫的時候，有時候禱告神。(訪談資料 M28，2003/2/17)

編號 F36 的受訪者表示，在詩歌敬拜的時候，覺得被聖靈感動而流眼淚。

就敬拜啊，那些歌感覺好像是為你唱的，也不知道那個叫敬拜，那些歌好像在寫你的心境，就覺得很感動啊。到後來才知道那是被聖靈感動，就不知不覺眼淚就流下來這樣子，可是又很舒服。(訪談資料 F36，2003/2/26)

編號 F22 的受訪者表示，在聚會中個人覺得被聖靈感動而大哭，並覺得經歷神的同在。

我覺得我沒有很深的體會，只有一小小的體會，那如果說是很大的感動，那就沒有，要有的話其實也沒有說…應該說是我有一次一直哭啦，這是唯一的一次，就聖靈平常感動會哭呀，但只有那一次是一直哭一直哭，很久很久，那一次我不知道算不算，其他時間就是小小的感覺，沒有說很大。(訪談資料 F22，2003/4/26)

(二) 宗教教義的認同

以下 5 位(20%)受訪者在與教會的互動過程中，對基督教教義產生認同感。

編號 M41 的受訪者表示，個人覺得基督教教義很好，對個人有好處，同時覺得教義亦賦予傳教的責任，並願意將信仰介紹他人認識。

一開始我有邀請朋友去教會也送聖經給他們，不過傳福音算是很困難。我現在的想法是覺得要用一種關懷來對待別人，去付諸行動。當初會想送聖經給你朋友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它是好的，對我有好處，我相信對別人也有好處，而且教義亦賦予我們這樣的責任。…我會以生活化的例子或我個人的經歷來介紹，引導認識基督教的教義對我們的幫助，可以帶給你平安喜樂。(訪談資料 M41，2002/8/17)

編號 F31 的受訪者表示，個人受洗的因素之一是因為基督教書籍-荒漠甘泉的影響，書中介紹基督教教義讓受訪者感動流淚。

他們就拿一本聖經和一本荒漠甘泉，然後我就買了。其實我是沒有什麼看聖經啦，但是荒漠甘泉看了蠻多的，所以我會受洗是跟荒漠甘泉有蠻大的關係。我覺得受他的感召蠻大的，有幾次看了會淚流滿面，有一次我在下班開車回家的時候，想到裡面的內容我就淚流滿面，因為他不像佛教說你前世犯了什麼孽啊、業報啊等等。我覺得基督教是說一些比較正面、比較鼓勵的話，就是一些比較激勵人的話，會讓人很感動，所以受洗和這本書很有關係。(訪談資料 F31，2002/8/25)

編號 F48 的受訪者表示，因為想多了解基督教教義，請一位神學院的朋友來家裏帶查經班，平常生活中的討論的議題以聖經為主，同時，開放家庭並邀請朋友至家中查經。

因為我想要多認識聖經，所以就叫神學院的朋友來帶查經班，就叫我其他的朋友來參加，而且可以讓我先生信主和其他的朋友信主。我這個人是這樣，因為他們都叫我大姊頭，我叫他們來參加他們就會來參加，所以我們是兩個禮拜一次這樣。…但是參加的是或是討論的東西都已經變成聖經了，朋友打電話就是在討論有關靈命的問題，包括非基督徒也都一樣，我那些朋友有一些是非基督徒，有的還是佛教的喔都會來參加，有的時候會十幾二十個。(訪談資料 F39，2002/8/29)

編號 M48 的受訪者表示，與教會的互動過程中，認同因信稱義的教義，導致個人開始讀聖經，並信服經典所賦予的教義。

T 教會主要的還是依照聖經，比較關心的是生活面的部分，像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的第一門課就是因信稱義。雖然那個宗旨我並沒有感觸很深，但是我覺得人就是應該這樣，我的解釋是說你要信就會有基本的道義。今天你既然來了你就要信他，這就是一個道義。而這個道義就是從教義裡來，規範了很多我們生活上的行為，所以我就開始讀聖經，而且這本聖經是多少人的智慧，所以我就很信服它。(訪談資料 M48，2002/12/17)

編號 M45 的受訪者表示，在與教會接觸的過程中，看了一本基督教書籍提到因信稱義的教義，心裏受到感動而導致受洗成為基督徒。

教會有一個圖書館，裏面有一些屬靈的書籍，無意間我就拿了一本來看，那時候有一本寇世遠的講道集，開啟我一些蠻重要的東西。因信稱義的真理觸動了我的心，不是因為我了解神我才信他，跟我的觀念不一樣，給我深深的感動。所以，我決定要受洗。(訪談資料 M45，2003/8/4)

小結：

根據以上資料顯示，改宗者受到的社會支持之後，在宗教團體認同建構過程與改宗成功的因素歸納為：一、依賴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支持，包括：在情感上對該宗教團體產生歸屬感，以及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支持滿足了個人的需求並使壓

力得到舒解。二、認同宗教團體所提供的宗教經驗與教義教導，包括個人宗教經驗的經歷以及對宗教教義的認同。根據研究資料的顯示，計有 9 位(36%)受訪者經歷個人與上帝之間親密關係，或是被聖靈充滿的宗教經驗為最多數。其次 6 位(24%)受訪者則是受到該團體提供社會支持的影響，對該團體產生歸屬感。改宗者被新宗教團體整合的過程中，因著對社會支持的依賴逐漸對該團體產生歸屬感，同時，個人與上帝之間發展出親密的關係，使得個人親身經歷到宗教經驗。在此互動過程中，導致了當事人的宗教改宗。

第五節 兩組研究資料的對照

本研究收集兩組受訪者，一組為新進的教會成員，另一組則是較為資深並在教會中擔任職務受洗四年以上的成員，目的是期望透過兩組的對照與比較，觀察改宗者與資深成員目前在教會內的支持網絡是否一致。主要從社會支持這個項目，將兩組受訪者做一比較與對照。從兩組受訪者的基本資料看來，不論是社經地位、教育程度，第二組受訪者呈現較為一致的現象，同時在教會中擔任小組長的職務並且在該教會聚會長達五年以上，其中有的受訪者是該教會成立時的核心成員。

以社會支持的面向看來，第一組 18 位受訪者中有 4 位(22%)受訪者在參與教會的過程中，遭遇生活上的壓力時，到分別受到同事、家人與朋友提供的情感性支持。有 6 位(33%)受訪者，受到從神職人員來的靈性支持。有 5 位(27%)受訪者在參與教會的過程中，遭遇生活上的壓力時，受到分教會小組成員提供的情感性支持。有 4 位(22%)受訪者，受到從教會團體成員(教會小組)來的靈性支持。1 位(5%)受訪者受到正式社會網絡(團體成員)的財務支持。第二組 7 位受訪者中，有 1 位(14%)受訪者在參與教會的過程中，遭遇生活上的壓力時，受到教會

小組成員提供的情感性支持。有 2 位(28%)受訪者，受到從神職人員來的靈性支持。從研究資料得知，第一組受訪者社會支持的來源，除了少數非正式社會網絡提供的情感性支持之外，還是以正式社會網絡(神職人員與宗教團體成員)提供的社會支持(包括情感性支持、靈性支持與財務支持)居多。第二組受訪者社會支持的來源，主要是從宗教團體而來(包括神職人員與宗教團體成員)的情感性支持與靈性支持。第二組受訪者改宗基督教之後，長期投入信仰的追尋與教會事工，同時在教會內也成為提供改宗者社會支持的人。

根據研究資料顯示，第二組受訪者的支持網絡與社會支持，最主要是受到從神職人員(牧師)來的支持，一位編號 M40 的受訪者在該教會擔任小組長的職務時，受到該教會牧師的協助，在夫妻關係上得著改善，並一同參與教會的事工。

那個是其中之一，那還有其他的因素是我覺得那是一個負擔，我好好過日子就好，我參加別人的小組，以我的本性來講，我就跟在小組裡面就好了，快快樂樂參加聚會，好像參加一個俱樂部一樣，那為什麼我要來帶小組，帶小組對我有什麼好處，對我的意義在哪裡？這最後的動機是什麼？…一天到晚參加聚會，沒有什麼意義，但是從那個價值來看，就有意義做下去，跟太太一起做，我的太太，他要做就一起做，夫妻一起做，你不可能你自己在那邊，那你會覺得很孤單，那我也做不下去，我覺得我的太太他可以幫我一起做，那就兩人同行，那就是在那個價值，那也是因為牧師幫助我們，他帶給我們改變，我們也改變人，現在有很多人他其實不是在金錢上的問題，有很多是相處之間的問題，人際上面的問題，那個部分、觀念沒辦法釋放，就有問題，但在那當中我們可以給他一些幫助靠著神給我們的，讓他可以改變。(訪談資料 M40，2003/8/21)

一位編號 M43-2 的受訪者在該教會擔任小組長的職務時，因為在教會事工上投入太多時間，時間分配不當以致於家庭內產生衝突。當事人求助該教會的牧師，教會的牧師提供支持與建議，先以家庭生活為重。之後，當事人的家庭狀況得到改善，並持續參與教會的事工。

有一段時間，我太太就因為我參與了這個服事，幾乎都沒有辦法，不管是工作也好，是服事也好，那時候我在東海也有在教書，很忙啊。家庭是比較沒有辦法顧到的，那時候，她就很反感，甚至說，他會覺得說我和牧師的關係，勝過我和她的關係。所以，這是一個過程啦。後來，我有跟

牧師討論這個問題，後來，牧師他就是說，這個是以家庭為重，然後有一些服事就慢下來。比較花多一些時間跟小孩子相處，讓她能比較認同，那我們的關係，也就這樣慢慢建立起來。那也就是說這幾年的關係很好，然參加一些夫妻的恩愛營，小孩子的方面我也比較花多一點的時間，來家裡幫忙。(訪談資料 M43-2, 2003/8/22)

一位編號 M45 受訪者表示，在該教會擔任小組長的職務時，在生活上碰到工作、家庭、財務上困難，除了自己禱告尋求上帝的幫助之外，其配偶、教會小組成員是提供支持的來源。

在生活上碰到什麼困難，很多不管在家庭啦、財務啦，以前都會碰到，在我的經驗裏，最快速有效的是，跪下來禱告，這是最快的，因為有時候工作，壓力很大，像我前陣子工作壓力也是很大，在彰銀，那陣子工作晚上都要加班，有時候心裏也很難受，這個時候也是靠上帝的恩典和禱告，有時候跟太太一起禱告，或是跟同工一起禱告，或是跟小組的成員一起禱告。(訪談資料 M45, 2003/8/4)

從研究資料顯示，第二組資深的成員 7 位中有 3 位(44%)受訪者，在參與教會的事工上遇到困難，社會支持主要是受到從神職人員(牧師)來的支持，1 位(14%)受訪者，受到教會成員的靈性支持。第一組的改宗者與第二組資深的成員「現在」的支持網絡，有一些的差異，原因是資深的成員在接觸信仰的時間較長，同時參與教會的事工擔任領導小組角色的小組長，因此從組織的架構來看，小組長的位置是神職人員(牧師)之下，而牧師自然扮演了提供支持與領導的角色。而資深的成員因為是擔任領導小組的職務，提供新進的成員(改宗者)與小組成員支持與關懷，因此，求助的對象大多是神職人員(牧師)而非小組成員。

第一組的改宗者與第二組資深成員資料對照顯示，第一組受訪者社會支持的來源，除了非正式社會網絡提供的情感性支持之外，還是以正式社會網絡(神職人員與宗教團體成員)提供的社會支持居多。第二組受訪者社會支持的來源，在改宗時主要是從宗教團體而來(包括神職人員與宗教團體成員)，在教會擔任義務職務時，則是從神職人員來支持。在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從宗教團體而來(包括神職人員與宗教團體成員)的社會支持，是參與宗教團體者持續投入該團體的關

鍵因素之一；而從非正式社會網絡而來的社會支持，雖然具有支持的功能，但在比例上卻沒有宗教團體而來的社會支持來的高。

表四 兩組資料對照表

	非正式社會 網絡	正式社會網絡			
		情感性支持	靈性支持	財務支持	
第一組		情感性支持	靈性支持	財務支持	
		團體成員	神職人員	團體成員	團體成員
	4 (22%)	5 (27%)	6 (33%)	4 (22%)	1 (5%)
第二組	0	1 (14%)	3 (44%)	1 (14%)	0
					單位：人

第六節 結語

本研究總共訪談了 25 位受訪者，本章根據文獻回顧所建構的理論架構將訪

談資料歸納整理出：改宗者因著自身處於社會邊緣處境下，不易取得宗教團體之外的資源與支持，因此改宗者因資源取得因素並透過社會網絡的引介，容易與新宗教團體展開密切的互動，同時在互動過程中，因對資源與支持的依賴被宗教團體整合進入該宗教團體內。

改宗者處在社會邊緣位置情況在本研究歸納出改宗者因著社經地位不高、因遷移的緣故導致社會網絡聯繫關係薄弱的情況。至於壓力(tension)可分為：(1)個人或親人身心罹患疾病或死亡、(2)婚姻發生困難，包括配偶發生婚外情、離婚等、(3)人際關係上的困難、(4)家庭財務困難或失業四種壓力。由於這四種壓力的產生，受訪者為解決生活壓力與困難，明顯地表現出改宗者在社會支持上的需求與缺乏。

改宗者經由兩類社會網絡的引介進入新的宗教團體。第一類為非正式(informal system)社會網絡，改宗者經由家人(配偶、父母、兄弟姊妹)、朋友、親戚、鄰居、同事五種網絡的引介，與宗教團體接觸。第二類則是經由正式(formal system)社會網絡，透過教師、宗教團體成員二種網絡的引介，接觸宗教團體。改宗者經由不同的社會網絡參與新的宗教團體後，與該宗教團體的互動過程中，受到的社會支持歸納為從非正式社會網絡獲得情感性支持，從正式社會網絡獲得情感支持、靈性支持與財務支持。情感性支持在訪談資料中發現是給予關愛、鼓勵、安慰、陪伴等。靈性支持則是宗教教義的分享、經由禱告獲得超自然的宗教經驗(醫病趕鬼與內在醫治)以及透過詩歌崇拜儀式經歷上帝同在的宗教經驗。財務支持則是介紹工作機會，間接的幫助當事人解決財務上的短缺。

改宗者受到社會支持之後，對宗教團體認同建構最後促成改宗成功。其原因歸納為：一、依賴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支持：改宗者在情感上對該宗教團體產生歸屬感，以及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支持滿足了個人的需求與壓力得到舒解。二、認同宗教團體所提供的宗教經驗與教義教導：改宗者親自經歷到個人的宗教經驗以及對宗教教義的認同。改宗者被新宗教團體整合的過程中，因著對社會支持的依賴逐漸對該團體產生歸屬感，同時，個人與神之間發展出密契的關係，使得個人親

身經歷到宗教經驗。在此互動過程中，改宗者受到該宗教團體的影響而改變原有的行為模式與宗教信仰，導致了當事人的宗教改宗。

第五章 分析與討論

在第四章研究發現，已將該改宗者的改宗原因與過程進行初步的整理與歸納。根據第二章文獻回顧所建構的理論架構，指出改宗者改宗的過程在於因著自身處於社會邊緣處境下，不易取得宗教團體之外的資源與支持。因此，改宗者因資源取得因素並透過社會網絡的引介，容易與新宗教團體展開密切的互動。同時，在互動過程中，因對資源與支持產生依賴而被宗教團體整合進入該宗教團體內。

本章的要旨，是想結合第二章文獻回顧所建構的概念與第四章研究發現所歸納整理的資料，進行深度的分析與討論。因此本章分成五節，首先針對社會邊緣與壓力、社會網絡的引介、社會網絡的類型與社會支持，以及社會支持與團體認同的建構四部分，透過理論與資料的對話，展開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最後，針對本章下結論。

第一節 社會邊緣位置與壓力的討論

一、 社會邊緣位置的討論

根據研究資料顯示，改宗者的社會邊緣位置歸納為社經地位不高以及因遷移的緣故導致社會網絡聯繫關係薄弱二種情況。25 位受訪者中有 13 位(佔 52%) 在接觸教會團體之前，處於社會邊緣位置，情形分別是：2 位（8%）是社經地位不高；有 11 位(44%)是因遷移的緣故導致社會網絡聯繫關係薄弱，以致於網絡資源薄弱，處在社會邊緣的位置。就受訪者社經地位不高因素來看，2 位受訪者的教育程度與職業分別是國中畢業從事勞力性質的工作，一位高職畢業經營小吃店

生意。從社經地位的面向看來，2 位的社會地位背景並非社會中的主流位置，相對地社交生活並不活絡，人際網絡只局限在個人的家庭網絡。在訪談過程中，2 位受訪者表示認識的朋友很少，生活中如遇到困難，求助的對象只有家庭網絡。根據資料顯示，2 位受訪者與宗教團體接觸也是經由家庭網絡的引介，由此證明由於社經地位不高處於社會邊緣位置，而家庭網絡是受訪者惟一可依賴的網絡資源。

就受訪者因遷移的緣故導致社會網絡聯繫關係薄弱的因素來看，11 位受訪的教育程度與職業分布是：2 位是高中、1 位是專科以及 8 位是大學以上的教育程度，改宗之前的職業分別是：4 位是學生、3 位經商，教師、資訊業、金融業、建築業各 1 位。在這一群的個案中，可觀察出受訪者的教育程度與職業並非社會中的基層，但 8 位因著遷移的緣故，造成社會網絡資源薄弱，並且需要重新建構新的社會網絡。造成遷移的因素，從 8 位受訪者的受訪資料中顯示，2 位是因為婚姻、4 位是工作以及 5 位是求學的因素離開原來的居住地。根據研究資料顯示，受訪者與宗教團體接觸的管道是經由重新建構的社會網絡引介接觸宗教團體的，只有 1 位個案是透過原來家庭網絡的引介(此一個案遷移的因素是因為離婚搬來台中依親，家庭網絡成爲個案最主要的支持)。改宗者因遷移的緣故，導致與既有的社會網絡關係無法保持密切的聯繫，形成社會網絡資源薄弱的情況，爲了要適應新的環境必需重新建構新的社會網絡，此時也正是處在資源與支持缺乏的情形。因此，在本研究中從資源與支持取得的角度來看，歸納爲社會邊緣的位置因素之一。

根據 Hawwa (2000：348)觀點認爲人們的社會位置，愈是邊緣化，愈使得他們容易參與新的宗教團體。由此得知，社會邊緣化的人們，處在孤立的狀態之下，當生活遇到壓力時，更顯出資源與社會支持的缺乏。而爲了解決生活壓力，經由重新建構社會網絡的引介，提高了當事人接觸新的宗教團體的意願。雖然，當事人接觸新的宗教團體動機不外乎是從中取得資源與社會支持，以解決個人在生活所面臨的壓力。然而，在經過持續的互動過程中，成爲日後促成改宗成功的要素。

二、壓力的討論

根據訪談資料，整理歸納出受訪者進入宗教團體之前，在生活上面臨個人或親人身心罹患疾病或死亡、婚姻發生困難(包括配偶發生婚外情、離婚等)、人際關係上的困難、以及家庭財務困難或失業四種壓力(tension)。這些事件的發生對於改宗者而言，造成生活上很大的困擾使得改宗者面臨危機處理的情況。同時，明顯地表現出改宗者在社會支持上的需求與資源的缺乏。根據訪談資料顯示，25位受訪者中有18位(72%)在接觸教會團體之前，在生活上面臨壓力，分布情形如下：有8位(32%)是個人或親人罹患身心疾病或親人死亡、有5位(20%)是婚姻遇到瓶頸與困難、有3位(12%)是人際關係發生障礙的情況、有7位(28%)是面臨家庭財務困難或失業的問題。其中個人或親人罹患身心疾病或親人死亡的因素為最多人數，其次是個人面臨家庭財務困難或失業的問題。根據資料顯示，發現到4位(20%)受訪者是面臨多重的困難與壓力。例如：編號 F43 受訪者面臨婚姻上的瓶頸以及財務上的困難、編號 F39 與編號 M50 的受訪者面臨是親人罹患疾病死亡與家庭財務上的困難、編號 M38 的受訪者面臨婚姻上的瓶頸、人際關係上的困難以及財務上的困難。從訪談的資料得知，大多數的改宗者所面臨的是單一壓力的情況，但有的受訪者則是遇到雙重或多重的壓力與困難，顯示出當事人對於支持的需求。

這些壓力與一些研究發現有相當的一致性，例如：Lofland 與 Stark (1965) 在「價值增加模型」中強調的論點相符，並認為改宗者在改宗前持續承受嚴重的壓力，接觸及參與新的宗教團體的意願會因此而提高。改宗者經歷嚴重的壓力，正如：Miller (1995：234-243) 對日本新興宗教之改宗者的研究，所歸納其改宗的動機與原因，並做了下列幾項結論：一、許多的改宗者開始接觸新宗教，是因患有重大疾病，或是至親的過世；二、許多改宗者缺乏家庭或工作的支持，或者是人際關係處於疏離、邊緣化的關係。而且如果改宗者的人際關係是處於一個邊緣的位置、或社會支持薄弱時，就容易與新興宗教的成員發生深度與密切的互動

進而改宗。與 Miller 的研究做為對照，正與本研究所發現的模式相似。本研究中歸納四種的壓力，其中改宗者在生活上面臨個人或親人身心罹患疾病或死亡、人際關係上的困難、以及家庭財務困難或失業三種壓力與 Miller 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改宗者在個人或親人罹患身心疾病或親人死亡的因素、個人面臨家庭財務困難或失業的問題，以及人際關係發生障礙導致改宗者尋求資源與支持，產生接觸新的宗教團體的意願。不同是第三個結論，Miller 認為改宗者對於現世社會的價值思想及觀點並不認同(特別是對於一些既存且傳統的宗教之教義或儀式等)，因此容易捨棄對現世社會的價值思想的認同，接受新的宗教團體所提供的價值觀與思維。在這一項結論中，與本研究有相異之處，少數受訪者表示在接觸新的宗教團體之後，對原先的宗教觀產生不認同的情形。與 Miller 的研究結果不同的是，Miller 的研究指出改宗者在改宗之前對現世社會的價值思想及觀點的否認，本研究則是改宗者與宗教團體的互動過程中，接受了該團體所提供的價值觀後，「宗教社會化」的結果。例如：編號 F29 的受訪者表示，在接觸基督教團體之後，對原先一些既存且傳統的宗教之教義、儀式以及宗教觀產生不認同的情形。同時，受訪者在信仰生活裏面經歷說方言的宗教經驗，但疑似自身受到鬼神的附身，導致類似起乩現象全身不受控制，牧師為受訪者舉行驅魔宗教儀式使得受訪者的情況得著改善。因此，受訪者受到先前宗教背景與親身經歷靈異經驗之下，認為靈界中存在某些非正派的勢力，在接受基督教受到該團體所提供的價值觀之後，對原先的宗教信仰產生排拒的情形。

那我為什麼會相信有這個靈存在，因為我是道教家庭長大，他一定會用道教的方式來告訴我這個東西是邪的，所以我就慢慢瞭解基督教，後來陸陸續續就像是那個媽祖起駕的時候，因為我小時候得成長背景，我就覺得道教他真的有那樣的東西存在，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正派的靈還是邪派的，但是我就發現有很多人他為了要去搶那個駕，就在那裡打架，我就覺得那不是一個正派的靈，因為正派的靈他的受影響的信仰者，他們應該是心善的而不是為了我要求這個利然後不顧別人，那時候我發現這種狀況就開始排拒了。(訪談資料 F29, 2002/12/23)

因此，從這一個案的情況看來，在「宗教社會化」的過程中，改變原來價

值觀的結果。而與 Miller 的研究相異之處，則是時間先後的的不同，Miller 的研究指出是在改宗之前對現世社會的價值思想及觀點的否認，而本研究的發現則是在接觸新的宗教團體之後。

Davis(1948)提出與宗教信仰有關的社會學剝奪/補償理論，認為人們在現世生活中的失望越大，則對來世的期待則越強。人們為達到社會要求與社會所崇尚的目標，因而受到不可避免的挫折經驗，於是超越了現世社會所崇尚的目標，透過宗教補償了遭受挫折的人們(Davis，1948；引自李季樺、陸洛，1996：239)。Glock(1964：191)認為經濟、社會、有機體、倫理與精神五種類型的剝奪，可能會導致個人產生宗教反應，提高個人的宗教參與。Campbell & Fukuyama(1970：65)提出某些剝奪的因素與宗教活動參與的相關性，將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社會經濟狀況及居住地方(城鄉差異)來定義社會剝奪。該研究中指出：較年長的人、女性、教育程度低的人，以及住在鄉下的人，對宗教信仰的態度較為強烈(引自李季樺、陸洛，1996)。本研究與 Campbell & Fukuyama 的研究對照之下，有一共同的特點就是這些民眾同屬於社會邊緣的人群，雖然 Campbell & Fukuyama 將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社會經濟狀況及居住地方(城鄉差異)來定義社會剝奪，而事實上，這些人亦是社會邊緣的人群。在本研究中則將社會邊緣界定為社經地位不高以及因遷移的緣故導致社會網絡聯繫關係薄弱二種情形，兩者相似之處皆考量到社會經濟狀況與教育程度，至於年齡、性別變項在本研究並非強調的重點，而城鄉差異的變項，在本研究中則是強調遷移導致網絡關係薄弱。就剝奪與補償理論的面向看來，社會邊緣化與壓力的發生，對改宗者而言也是一種剝奪的事實。根據上述的文獻資料與本研究對照之下，社會邊緣化的個體，因受到某種程度的社會剝奪，因而期待從宗教中得到補償，強化了宗教參與的動機。

第二節 社會網絡引介的討論

根據研究資料顯示，有受訪者 19 位(76%)是經由非正式社會網絡的引介，使得改宗者與新宗教團體接觸。有 5 位(20%)受訪者是經由正式社會網絡與宗教團體接觸。改宗者不是透過非正式社會網絡與正式社會網絡的關係，而是透過其他管道或方式與宗教團體接觸的有 1 位(4%)。這些社會網絡成爲改宗者與新宗教團體之間的橋樑，使得改宗者與新宗教團體有接觸的機會。就研究資料顯示，經由非正式社會網絡的引介，使得改宗者與新宗教團體接觸的比例是最高的。回應第二章的問題意識，根據資料顯示，該教會受洗的新進成員，主要是藉由社會網絡的引介，與教會團體接觸。因此，社會網絡在受訪者的改宗過程中，在一開始時扮演了一個重要的橋樑中介的角色。

根據趙星光對青海教團的研究與本研究做爲對照，可以觀察出接觸教團的社會網絡大多屬於非正式社會網絡，而這些網絡以扮演媒介角色爲主，若是缺乏社會網絡的引介，可能無法促成宗教改宗的發生。而兩個研究相異之處，則是在本研究中，有五分之二的受訪者是透過正式社會網絡，接觸宗教團體的。因此，顯出正式社會網絡(宗教團體成員)在本研究中的發現同樣是具有媒介功能，扮演橋樑的角色。然而，這一類正式社會網絡所扮演媒介的角色，主要是因爲傳教的目的，而主動與改宗者建立友誼與網絡關係，同時成爲改宗者接觸宗教團體的管道。

爲何改宗者願意因著社會網絡的引介，進一步接觸宗教團體?根據訪談資料顯示，在本研究中發現有幾個因素：一、家庭網絡是最親近的親屬，具有高信任度以及降低風險的功能，因此，當事人不用考慮受到欺騙與傷害的風險。二、當事人正面臨生活壓力，社會網絡具有轉介的功能，傳遞解決壓力的方法與訊息。當事人爲了舒解壓力的情況下，接受了社會網絡所傳遞解決壓力訊息，並無考慮風險的問題。三、當事人受到團體成員網絡內的人格特質的影響，如：覺得爲人真誠、有愛心、和藹可親等等因素，值得建立良好情誼關係。然而，爲何這些社會網絡會成爲改宗者與該宗教團體媒介，爲何願意扮演橋樑的角色?此一問題，研究者參與教會聚會實地觀察結果，推論與宗教組織文化有關。T 教會的組織目

標相當重視傳教，強調基督徒傳福音的使命並期待在該城市各里建立小組。該教會每年舉辦三次福音收割聚會，同時鼓勵教會成員利用各式各樣聚會的機會邀請並帶領人參加聚會活動。根據觀察顯示該教會每個星期日的主日崇拜聚會都有新朋友參加，這些人大部分是透過教會內信徒的關係來參加的。因此，在相當注重傳教的基督教宗教傳統及該教會組織目標的傳遞之下，教會成員願意成為改宗者與該宗教團體媒介，運用人際網絡關係成為改宗者與教會之間的橋樑。因此，研究者推論該教會成員願意成為改宗者的中介，除了親身經歷從信仰得到的益處⁹之外，「宗教社會化」可能是主要的因素之一，意即：該教會成員在強調傳福音使命的組織情境中，受該組織文化的影響，經過學習、適應、交流的過程，認同該教會的組織目標，並具體實踐傳福音的使命與付諸行動。

第三節 改宗的社會網絡類型 與社會支持的討論

一、非正式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

從訪談資料中得知非正式社會網絡提供情感支持是在生活中透過電話訪問或是親自拜訪對當事人表達關懷、陪伴、傾聽等，讓受訪者感到被安慰與關懷、有安全感或是情緒得到舒解。回顧文獻資料，Gottlieb(1983)認為非正式社會網絡具有兩種功能：一、診斷的功能(diagnostic function)，即協助當事人辨識問題的嚴重性，並協助處理問題。二、轉介的功能(referral function)，即提供其他資訊管道，結合其他資源，扮演轉介的角色。從本研究中，可以印証非正式社會網絡具有類似的功能，即提供當事人獲得資源來源的資訊，以協助當事人解決問題，扮演轉

⁹這些益處，可能是基督教傳統強調的死後的生命(afterlife)、永生(everlasting life)、宗教教義、宗教經驗等，或是現世、實質的需求的滿足，如情感性的支持、病得醫治、實質支持等等。

介與中介的角色。例如：編號 F53、M48、M43-1、F37、F22、M44-1 的受訪者表示在他們的改宗過程中，非正式社會網絡引介他們與宗教團體接觸，使得進一步從該宗教團體中得到支持。因此，得知非正式社會網絡在改宗的過程中，具有轉介的功能，成為提供改宗者資訊的管道，取得資源與支持，扮演媒介與橋樑的角色。另外從診斷的功能來看，在本研究中的個案，例如：編號 M41、F31、F22 的受訪者表示，在改宗過程中非正式社會網絡，協助他們分析、處理問題與壓力，同時成為他們諮詢或是傾訴的對象，顯示具有診斷的功能。在研究中發現，在編號 F31、F22 的個案中，非正式社會網絡同時具有診斷與轉介兩種功能，不僅提供當事人情感性支持、協助解決當事人的困難與壓力，成為諮詢的對象，以及成為當事人與宗教團體之間的橋樑。

二、正式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

根據陳榮麗(1988)對於求助機構資源者的研究，發現正式社會網絡具有彌補非正式社會網絡無法提供資源功能，當非正式社會網絡無法解決當事人的問題，在缺乏具體的支持、問題未獲得解決的情況下，當事人通常會求助正式社會網絡的機構，並且求助者會求助於認為對他較有幫助的正式社會網絡。在本研究中，把宗教團體視為正式社會網絡，因為從組織的角度而言，宗教團體成立的宗旨如同一非營利組織一般，是以服務人群為目標導向，其組織架構有專職的神職人員與工作者，對求助者可以提供社會支持。在本研究中發現，正式社會網絡(宗教團體)提供的支持為情感性支持、靈性支持與財務支持。

根據資料顯示，8 位(32%)受訪者受到正式社會網絡(神職人員)的靈性支持，6 位(24%)受訪者受到正式社會網絡(團體成員)情感性支持，4 位(16%)受訪者受到正式社會網絡(團體成員)的靈性支持，1 位(4%)受訪者受到正式社會網絡(團體成員)的財務支持。根據研究資料所得結果，受訪者獲得社會支持來源以正式社會

網絡(神職人員與宗教團體成員)居多，11 位(44%)受訪者受到靈性支持，人數為最多；其次為情感性支持，共計 6 位。同時，根據資料顯示，發現有些受訪者受到不只是單一的社會支持，例如：編號 F31、M42 與 F22 的個案。這些個案有的是先受到正非式社會網絡所提供的支持，後來加入教會團體後，受到神職人員或教會成員所提供的支持。因此，可得知改宗者與宗教團體的互動過程中，可能受到單一、雙重或多重的社會支持。宗教團體所提供的社會支持，可能是單向與單一的支持、或是不同來源多重的支持交互進行運用的情況。

根據趙星光對洛杉磯台語福音教會的轉型與增長的研究與華人與基督教調查研究(台灣部分)的分析報告的研究脈絡看來，清楚地呈現出基督教團體吸引民眾改宗的原因之一，則是提供改宗者經歷宗教經驗與獲得靈性上的支持，滿足個人宗教性的需求(包括超自然的神蹟奇事)，並且提供他們心裏平安滿足與心靈上的寄託。由此可見，靈性支持對改宗者的改宗成功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與趙星光的研究相互呼應，就靈性支持而論，是宗教團體網絡有別於其他網絡所能提供的支持，透過靈性支持的提供，使得宗教團體能吸引當事人持續地參與宗教團體，同時，對改宗者的生活與精神上提供協助與支持。在本研究中，T 教會與洛杉磯台語福音教會有相似的背景，皆是強調聖靈工作、積極傳教與追求教會人數增長的教會。教會團體強調敬拜讚美、聖靈充滿、醫病趕鬼、神蹟奇事與說方言的宗教經驗，在本研究中有 9 位(36%)受訪者是受到這一類的靈性支持，而導致受洗成為基督徒，約佔三分之一的比例。根據 Maton(1989:310)的觀點，認為在宗教團體成員提供的靈性支持，能夠使當事人真實地感受與經歷到神的愛、同在、引導與祝福。對於生活面臨壓力的個體而言，靈性支持有助於減輕生活壓力，具有緩解壓力的功能。因此，改宗者受到宗教團體所提供的靈性支持，壓力得到舒解，造成改宗者與宗教團體的聯繫愈加密切，互動更為頻繁，最後導致改宗的發生。

張軒愷(2003：85)以理性選擇的理論架構，分析台中 P 教會 21 位改宗者的改宗原因。在研究中，歸納這 21 位改宗者參與該教會的活動後，因為獲得某些的

益處(個人關懷、團體性支持這、宗教經驗、替代)，成爲促使當事人願意改宗的關鍵因素。研究發現這些改宗者因爲在該教會內獲得現世需求的滿足所以決定改宗，這些益處則是歸屬在報酬(reward)的範疇。張軒愷將改宗者在該教會所獲得的益處，把個人關懷與團體性支持歸納爲「情感性的滿足」，宗教經驗、替代、早期負面經驗等則是屬於「個人體驗性的滿足」。與本研究對照來看，張軒愷認爲改宗者在該教會所獲得的益處、個人關懷與團體性支持的「情感性的滿足」，雖然與本研究發現有些微的差異，但這兩者卻都代表著相同的意涵，即是在「情感上得到支持」，而「個人體驗性的滿足」在本研究中則是經歷疾病得醫治或是超自然的宗教經驗，即是「靈性上的支持」，這些經驗的本質，皆是滿足當事人在現實生活中的某些需求與期待，或者是解決現在所面臨以及想要解決的問題。

依循本研究的理論架構，正與研究資料的發現呈現一致的現象。根據研究發現顯示，有 19 位(76%)受訪者是透過非正式社會網絡與宗教團體接觸，5 位(20%)受訪者在改宗的過程中，受到非正式社會網絡提供的情感性支持。因此，從研究資料得知，非正式社會網絡主要是扮演中介的角色，其次是支持的角色。置身於社會邊緣處境下的改宗者，主要是先經由非正式社會網絡的引介，再與新宗教團體展開密切的互動。同時，改宗者在團體內建構新的宗教網絡，並得到宗教團體網絡所提供的靈性支持與情感性支持。雖然非正式社會網絡可能會提供情感性的支持，但主要還是轉介改宗者進入宗教團體裏，成爲改宗者與新宗教團體之間的橋樑，扮演媒介的角色。無論是經由非正式社會網絡所提供的情感性支持、或是宗教團體網絡所提供的靈性支持與情感性支持與財務支持，都屬於報酬¹⁰(reward)的範疇，即改宗者參與該宗教團體所能獲得的益處，而這些益處是滿足於現世的某些需求與缺乏。

¹⁰Stark 與 Bainbridge (1987:46-47)、Buckser (1995:2)、Miller (1995:235) 等人分別提出對於報酬(reward)的定義，他們的看法雖然不盡相同，但可歸納出共同點。即是：藉由參與宗教團體的活動，獲得期望能得到或是想要得到某些利益或支持，而這些利益或支持，是經由參與活動所帶來的，例如：健康、關愛、成功、平安等。

第四節 社會支持與團體認同建構的討論

根據研究資料發現，改宗者接受社會支持之後，在宗教團體認同建構過程與改宗成功的因素歸納為：一、依賴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支持，包括：在情感上對該宗教團體產生歸屬感，以及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支持滿足了個人的需求並使壓力得到舒解。二、認同宗教團體所提供的宗教經驗與教義教導，包括個人宗教經驗的經歷以及對宗教教義的認同。根據研究資料的顯示，計有 9 位(36%)受訪者經歷個人與上帝之間親密關係，或是被聖靈充滿的宗教經驗為最多數。其次 6 位(24%)受訪者則是受到該團體提供社會支持的影響，對該團體產生歸屬感。改宗者被新宗教團體整合的過程中，因著對社會支持的依賴逐漸對該團體產生歸屬感，同時，個人與上帝之間發展出親密的關係，使得個人親身經歷到宗教經驗，在此互動過程中，導致了當事人的宗教改宗。

根據訪談資料顯示，八成以上的受訪者除了參加星期天的主日崇拜聚會以外，還參加教會的小組。受訪者主要與教會成員的互動，最主要還是與小組成員之間的互動。除了個人特殊的事件，在小組中無法滿足個人的需求或解決問題，才進一步轉介至該教會牧師，並從牧師得到支持與協助。在這一部分中，將討論改宗者在教會團體認同的建構。

在本研究中，T 教會改宗者的團體認同建構是對宗教團體所提供支持產生的依賴，與認同宗教團體所提供的宗教經驗與教義教導兩個部分。該教會鼓勵改宗者在平常的生活中有穩定讀聖經與禱告的宗教行為，並固定參加小組聚會與小組成員信仰交流與分享，因此，在互動過程中導致認同宗教團體所提供的宗教經驗與教義教導。研究者認為這與 Greil & Rudy 所提出意識型態(ideological commitment)層面的委身有相似之處，最終目的則是促使改宗者認同該宗教團體與

信仰。根據 Greil & Rudy (1983 : 24) 以及 Snow & Phillips(1980 : 431)的觀點認為改宗研究的焦點，應該放在個人在不同類型的宗教團體中如何建構認同感，以及考量不同的組織型態與情境，對改宗的過程所造成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試圖從組織型態與情境的面向，進一步詮釋改宗的過程。

在陳川正(2000 : 53-58)「非營利組織的認同管理—以基督教的細胞小組模式等教會為例」之論文中，認為細胞小組教會是運用認同管理的宗教組織，主要是「對內凝聚」與「向外擴張」的認同管理。在本研究中的 T 教會，正是屬於細胞小組的聚會模式，因此，研究者試圖與陳川正的研究架構進行對照，並期待藉由該研究提供一個合理的詮釋。陳川正認為細胞小組教會「對內凝聚」的認同管理包含了三個面向：一、細胞小組的代表性活動，即小組聚會流程的 4W。細胞小組教會的代表活動，就是每週固定一次的週間小組聚會，有一個標準化的聚會流程，即「4W」小組聚會流程(Welcome、Worship、Word、Work)。第一個 Welcome 的程序，即透過見面時的寒暄、問候來表示歡迎，並化解人們剛見面的陌生、生疏、緊張、壓力等感覺，有時加上接待家庭的茶點招待，來疏解陌生感與不適應感，以及從工作、婚姻、人際關係、學業等方面所導致的壓力。第二個 Worship 的程序，即透過共同所唱的詩歌，設法將人們的心思的焦點，轉移到信仰對神的主觀的感受上，促進人與神的關係。第三個 Word 的程序，即共同分享、討論、研讀、查考聖經。第四個 Work 的程序，即進行「彼此、互相、代為向神禱告」的神的工的互動階段。二、細胞小組教會擬似親屬關係和肢體的生活，細胞小組教會期待成員對小組及教會的認同程度之深入與互動之緊密，已經類似於同一個家庭的「一家人」的親密關係。這種「擬似親屬關係」是一種高度的集體認同，認同到像家屬般的程度。三、系列性各階段的指引手冊，即讓小組成員擔任服務工作的每一階段的職位，有一套系列性的訓練計劃與手冊，使得每一個成員循序漸進的提升自己的信仰與服務工作的所需技能。在「向外擴張」的認同管理這一部分，主要是對外宣教的策略與實際行動，其中提到「個人的關係網絡與福音茶會」，鼓勵小組成員運用關係網絡，引進新成員接觸該團體與宗教信仰。

在本研究中，T 教會的團體認同建構主要是透過四種聚會活動：一、每星期日的主日崇拜聚會，改宗者透過群體公開性的禮拜儀式、牧師的教義的傳講與為有需要的成員禱告，改宗者經由神職人員(牧師)得到靈性支持。二、每週的小組聚會，主要聚會活動的模式與程序與陳川正對細胞小組的描述是一致的，改宗者主要是在小組中建構新的網絡關係，並得到宗教團體成員(小組成員)的靈性支持與情感性支持。三、門徒訓練課程，T 教會每年舉辦為期九個月的門徒訓練課程，授課教師為該教會牧師。該課程的目的是造就信徒，即幫助教會成員將來擔任教會義務服務工作，使得每一個成員能提升自己的信仰與服務工作的所需技能。四、E1 生命更新營，該教會不定期舉辦此聚會活動，目的是為了透過內在醫治禱告，協助教會成員從壓力、過去的傷害與挫折中，經歷上帝的幫助與醫治。從四個聚會活動中，明顯得知只有小組的聚會活動，改宗者才有機會與教會成員發生更緊密的聯繫關係，形成高度的「對內凝聚」，在情感上對該宗教團體產生歸屬感與認同感。教會而其他三種聚會活動，從支持的角度看來，神職人員提供教義的教導、個人宗教經驗的分享與醫治禱告，即為「靈性支持」的提供，有助於改宗者經歷宗教經驗以及對宗教教義的認同，進一步對宗教信仰產生認同感而造成價值觀的改變導致改宗的發生。

在團體認同建構的過程中，聚會活動中伴隨儀式的進行，根據研究資料顯示，一些受訪者表示在詩歌讚美的敬拜儀式中，感受到上帝的臨在，受到極大的感動與安慰，並經歷過去未曾經歷的宗教經驗，因而持續留在該宗教團體決定改宗成為基督徒。呂大吉認為，宗教的儀式的形成與發展，無論對宗教本身還是對宗教所依存的社群都有重要的影響與作用。由於宗教儀式是宗教信念之外在形式上的象徵表現，使宗教信仰的神聖對象在宗教儀式過程中取得可覺察到的象徵性形式，增強了信仰者的宗教情感，加深他們對宗教的興趣，從而強化對宗教的信仰。在各宗教儀式中，無論是神聖空間的佈置、神聖器物的陳設、儀式中頌讚歌曲的應用或宗教音樂的使用、教義的宣講、祝禱文的唸誦與聖餐禮儀的進行，使參與儀式者有神靈臨在的神靈感與神秘感(呂大吉，1993：403)。宗教儀式是按照

規範化、程序化的固定儀式進行的，它把社會和集體納入一個普遍性的行為模式，和統一性的宗教生活之中。宗教儀式獲得宗教團體的認同並賦予權威，所以，對宗教團體成員具有約制力，使遵守和奉行宗教儀式成為個人的強制性義務，必然加深人們對宗教信仰。同時，由於宗教儀式能把個人主觀的信仰統一起來，有維持並強化信仰型態的作用(呂大吉，1993：404)。換言之，宗教透過宗教儀式的進行，使得改宗者得到「靈性支持」，因而強化了改宗者的宗教情感，同時改宗者經由宗教儀式的參與，個人的宗教經驗的體認與宗教教義的認同受到整合，並對該宗教團體產生認同。從研究資料發現，兩位編號 M48 與編號 F36 的受訪者表示，該教會舉行聖餐儀式時，因尚未受洗而無法領聖餐的緣故，成為當事人決定改宗的因素之一。當事人因為無法領聖餐覺得似乎不是完全屬於該宗教團體，因此，兩位受訪者持續參與聚會一段時間之後，已經對該宗教團體產生歸屬感與認同感，但因為尚未受洗而無法領受聖餐，產生被隔絕在外的感受。最後，因為聖餐的儀式，導致當事人改宗成為基督徒。

然後在聖餐的時候啊，因為沒有受洗就不能吃嘛，無形之間你就好像被排除在門外的感覺。(訪談資料 M48，2002/12/17)

受洗的最大的動機是因為說，你是基督徒，有主日有禮拜，就是說那是個記號，你不是基督徒你不能領那個餅(聖餐)，就覺得明明知道你是基督徒，也知道神真的，也確定了沒問題，要跟隨祂一輩子，那你為什麼不受洗?後來我突破我爸媽反對，我就沒有告訴他們，就直接受洗，我妹妹知道。(訪談資料 F36，2003/2/26)

因此，誠如呂大吉所言，在本研究中透過宗教儀式的進行(敬拜讚美、聖餐)，改宗者經由宗教儀式的參與，使得改宗者得到靈性支持之外，同時具有信仰整合的功能，因而強化了改宗者的宗教情感，並對該宗教團體產生認同。

總括而論，在本研究中改宗者在宗教團體認同建構過程，乃是經由社會網絡的引介之後，在團體內建構新的網絡並參與教會團體例行性的聚會活動與以及不定期的特別聚會，透過宗教儀式的進行，宗教團體提供具有調適性的支持功能，使得改宗者獲得靈性支持與情感性支持，讓處在危機中適應不良的個人，可以因參與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支持，壓力與困難得到舒解以及而重新得著力量去應付世

俗的現實社會。從研究發現中，得知一些個案表示¹¹當他們再次遭到挫折與困難時，該宗教團體成員是他們主要的求助對象，當事人會主動提出他們的困難並請求團體成員為他們禱告，而這些個案並不是向其他的支持網絡尋求協助。由此證明，改宗者對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支持產生依賴，並認同宗教團體所提供的宗教經驗與教義教導，最後決定改宗成為該宗教團體成員。

第五節 結語

本章的要旨，結合文獻回顧所建構的概念與研究發現所歸納整理的資料，進行深度的分析與討論，同時，並與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進行對話。

Davis(1948)的剝奪/補償理論，強調人們在現世生活中的失望越大，則對來世的期待則越強；個人受到不可避免的挫折經驗，因此會期待透過宗教得到補償。根據本研究的顯示，一些受訪者處在社會邊緣位置與面臨突發或長期的壓力(tension)，在現世生活中遭受挫折，這種情況可視為受到某種程度的社會剝奪。因此，改宗者表現出無助的景況與對生活的失望，一但有機會與宗教團體接觸，便期待透過宗教或宗教團體能解決他們現世的問題，強化了宗教參與的動機。因此，無論是透過非正式社會網絡所提供的情感性支持、或是宗教團體網絡所提供的靈性支持、情感性支持與財務支持，都屬於報酬與補償(reward)的範疇。也就是說，改宗者參與該宗教團體可以獲得益處，而這些益處是滿足於現世的某些需求與缺乏。此一報酬/補償(reward)的概念所指是指現世具體、實質的回饋。至於之前所提到剝奪/補償理論中對來世期待的概念，例如：死後的生命(afterlife)、永生(everlasting life)等，這些超越現世相關益處的滿足，則是替代性補償的概念(compensator)。諸多的研究，如：Lofland 與 Stark (1965)、Stark 與 Bainbridge

¹¹ 根據研究發現，編號 F31、F53、F43、F37 的受訪者表示自己面臨的困難的時候，會主動求助該宗教團體成員尋求支持。

(1985)等，都將替代性補償 (compensator) 直指對來世或是超越現世的需求獲得滿足，或是對於來世的一個保證與憑據。在本研究中發現，替代性補償 (compensator)，如：永生、得救、復活等，這些基督教傳統教義具有的來世期待與承諾，大多數人表示替代性補償並不是主要影響他們改宗的主要原因，甚至在訪談過程中很少提到永生、得救等議題。僅有少數人在訪談過程中表示¹²，替代性補償是他們關注的焦點之一。

強調社會網絡扮演媒介的角色，本研究與國內研究改宗學者(趙星光，2000、林本炫，1998)的研究成果呈現出一致的現象，改宗過程中若缺少了此社會網絡，個人的改宗將無法順利完成。然而，在本研究中將社會網絡細分成非正式與正式社會網絡，兩種社會網絡皆在改宗者最初接觸宗教團體時，扮演媒介的角色，在與宗教團體互動過程中，扮演支持的角色。此外，本研究提及為何社會網絡願意成為改宗者與該宗教團體媒介，原因則是與宗教組織文化、基督教傳教的使命與「宗教社會化」有關，意即：該教會成員在強調傳福音使命的組織情境中，受該組織文化的影響，經過學習、適應、交流的過程，認同該教會的組織目標，並具體實踐傳福音的使命與付諸行動。因此，在相當注重傳教的基督教宗教傳統及該教會組織目標的傳遞之下，教會成員願意成為改宗者與該宗教團體媒介，運用人際網絡關係成為改宗者與教會之間的橋樑。

改宗者經由社會網絡的引介之後，在團體內建構新的網絡並參與教會團體例行性的聚會活動與以及不定期的特別聚會，透過宗教儀式的進行，宗教團體提供具有調適性的支持功能，使得改宗者獲得靈性支持與情感性支持，讓處在危機中適應不良的個人，可以因參與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支持，壓力與困難得到舒解以及而重新得著力量去應付世俗的現實社會。在本研究中，發現一些個案表示當他們再次遭到挫折與困難時，該宗教團體成員是他們主要的求助對象，並主動提出他們的困難請求宗教團體成員為他們禱告，而當事人並不是向其他的支持網絡尋求

¹² 根據訪談資料顯示，25位受訪者只有編號 F48、M41-2、M44-2 的受訪者表示在親人過世時，提到靈魂得救與永生的來世報酬，是他們所關注的議題之一。

協助。因此證明，改宗者對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支持形成依賴。

接著，改宗者受到社會支持之後，對宗教團體產生認同最後促成改宗成功。其原因歸納為：一、依賴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支持：改宗者在情感上對該宗教團體產生歸屬感，以及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支持滿足了個人的需求與壓力得到舒解。二、認同宗教團體所提供的宗教經驗與教義教導：改宗者親自經歷到個人的宗教經驗以及對宗教教義的認同。改宗者被新宗教團體整合的過程中，因著對社會支持的依賴逐漸對該團體產生歸屬感，同時，個人與神之間發展出密契的關係，使得個人親身經歷到宗教經驗。在此互動過程中，改宗者受到該宗教團體的影響而改變原有的行為模式與宗教信仰，導致了當事人的宗教改宗。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結語

回顧第一章的問題意識，改宗者在改宗的過程中，是否透過社會網絡的關係與基督宗教團體接觸，若是透過社會網絡的關係與基督宗教團體接觸，到底是經由何種類型的社會網絡？根據研究資料顯示，改宗者主要經由兩類社會網絡的引介進入新的宗教團體。第一類為非正式社會網絡，改宗者經由家人(配偶、父母、兄弟姊妹)、朋友、親戚、鄰居、同事五種網絡的引介，與宗教團體接觸。第二類則是經由正式社會網絡，透過教師、宗教團體成員二種網絡的引介，接觸宗教團體。經由兩組研究資料顯示，第一組主要是透過非正式社會網絡的引介，第二組主要是經由正式社會網絡(宗教團體成員網絡)的引介。接續第一章的問題意識，改宗者改宗前在標的團體中發展出來或存有的社會網絡，在改宗者的改宗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此一社會網絡是否是導致改宗的關鍵因素？根據研究資料顯示，該教會受洗的新進成員，主要是藉由社會網絡的引介與教會團體接觸。因此得知，社會網絡在受訪者的改宗過程中，在一開始時扮演了一個重要的橋樑中介的角色。同時，改宗者缺少了此社會網絡個人的改宗過程將無法完成，社會網絡是改宗者改宗過程中不可獲缺的一個環結。

再回應最後一個問題意識，若改宗者的社會網絡對改宗者的宗教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社會網絡所發揮的影響力本質是什麼？是否即是社會支持？那些類型的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能有效的促成改宗者的宗教改宗？根據研究資料顯示，改宗者經由不同的社會網絡參與新的宗教團體後，與該宗教團體的互動過程中，受到的社會支持歸納為從非正式社會網絡獲得情感性支持，從正式社會網絡獲得情感支持、靈性支持與財務支持。進一步對照兩組研究資料得知，非正式社會網絡在受訪者的改宗過程中，主要還是扮演橋樑中介的角色，正式社會網絡(宗教團體)

主要則是扮演支持的角色。而那些類型的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能有效的促成改宗者的宗教改宗？根據研究資料，顯示出非正式社會網絡的引介與正式社會社會網絡(神職人員)的靈性支持，能有效的促成改宗者的宗教改宗。

改宗者受到社會支持之後，對宗教團體認同建構最後促成改宗成功。其原因歸納為：一、依賴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支持：改宗者在情感上對該宗教團體產生歸屬感，以及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支持滿足了個人的需求與壓力得到舒解。二、認同宗教團體所提供的宗教經驗與教義教導：改宗者親自經歷到個人的宗教經驗以及對宗教教義的認同。改宗者被新宗教團體整合的過程中，因著對社會支持的依賴逐漸對該團體產生歸屬感，同時，個人與神之間發展出密契的關係，使得個人親身經歷到宗教經驗。在此互動過程中，改宗者受到該宗教團體的影響而改變原有的行為模式與宗教信仰，導致了當事人的宗教改宗。

上述都是本研究根據文獻資料所建立的架構，分析該宗教團體的 25 位教會成員(包括 18 位改宗者與 7 位資深成員)。從訪談資料中，統整及歸納出的他們改宗緣由，並呈現出該教會新進成員的改宗模式。根據瞿海源（1999：365）的觀點，在現今快速變遷的現代社會裡，人際關係顯得相當疏離，使人們喪失了歸屬感和認同感，而宗教團體往往提供人們這種歸屬感。因此吸引人之處，就是在他們接觸個人時，是以柔性的關懷建立關係為優先，而不是先要求接受教義。Lofland & Stark（1965：45）認為，這些改宗者因為獲得宗教團體成員正面的、積極的、友善的態度，讓改宗者願意接受這些宗教團體成員，並選擇與他們成為朋友，而加入該宗教團體。Miller（1995：240）認為，改宗者因為與新宗教團體成員發展良性的互動，因獲得了情感性支持所以容易改宗。這些觀點與本研究所呈現的情況十分相似，改宗者接觸該宗教團體後，最先建立的即為個人關懷或是團體關懷，使得個人感受到被團體所接納，並得到宗教團體所提供「情感性支持」與「靈性支持」。

以 Stark 與 Finke 觀點應用在本研究資料上進行詮釋，本研究所歸納的情感性支持與財務支持，甚至是人際網絡，可說是這些改宗者在該宗教團體所得到的

社會資產；至於靈性支持，則可視為宗教資產，其理由則是改宗者受到靈性支持影響，透過宗教儀式的進行，逐漸將個人的情感融入在宗教文化裏，並認識與學習該宗教文化。因此，這些受訪者在該宗教團體內，從社會資產（情感性支持與財務支持）或宗教資產（靈性支持）方面獲得某種程度的滿足，解決了當事人的困境，並對該團體產生認同感與歸屬感，所以促成了當事人決定改宗。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可延伸的研究議題

一、研究限制

針對本研究重新檢視，提出研究中的一些限制。首先，在研究對象方面，因為僅選取了一間教會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所呈現的改宗模式，只適用於該教會。至於其他不同類型的基督教團體，或是其他的宗教，是否呈現出相同的模式則需要將來後續更多的研究。其次，就研究個案而言，因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之名單是經由該教會提供，而且在這 44 位改宗者，當中僅有 18 位願意接受訪談協助完成研究，另外 7 位受訪者則是經由研究者參與教會觀察中，選取在教會中擔任小組長或是特殊職務較資深的成員。因此，由於無法推測未受訪者的拒訪原因，仍有進一步探究的空間。

二、未來可延伸的研究議題

經過本研究的探討後，發現仍有一些的議題是未來可以繼續探討研究的。

一、是否改宗者不是因社會支持滿足其需求，而是因著個人的理想與對生命的意義追尋而改宗？在本研究中，發現改宗者的改宗原因是社會支持滿足個人的

需求以及舒解了生活的壓力，這個發現與基督教傳統強調永生、罪的赦免、生命的更新等觀念有極大的差異。因此，這個議題值得將來進一步討論。

二、以社會支持為主軸所從事基督教改宗的研究，仍有繼續延伸與擴展的空間。根據研究發現，這些改宗者在與宗教團體成員互動過程中，從宗教團體獲得了社會支持滿足了生活上需求與壓力得到舒解，以致於願意改宗；相對地，若是這些需求無法繼續得到滿足或時壓力無法得到舒解，這些改宗者是否會願意繼續留在該教會？若是選擇離開，是否會加入其他的教會？或是離開基督教信仰轉而加入其他宗教團體？這個議題是值得繼續深入探究的，可以說是改宗研究另一種不同角度詮釋。

三、根據 Greil & Rudy (1983 : 24) 以及 Snow & Phillips(1980 : 431)的觀點認為改宗研究的焦點，應該放在個人在不同類型的宗教團體中如何建構認同感，以及考量不同的組織型態與情境，對改宗的過程所造成的影響。往後進行基督教相關之改宗研究時，可針對該宗教團體的特質(包括組織型態與組織文化)做深入的探究，是否基督教中不同的宗派會呈現出不同型態的改宗模式，期待能夠呈現出另一種風貌的基督教研究。

四、未來從事本土改宗的相關議題研究時，可試圖以量化研究的方式進行研究，同時，從事對改宗者社會支持的滿意度調查，是否社會支持的滿意度與改宗成功有直接相關，此量化研究可以進一步與質化研究進行對話。

參考資料

中文部分

王仕圖

- 2000 〈個人社會支持的網路結構：以快速成長的郊區社區為例〉，《台灣社會學刊》第二十三期，頁 141-177。

王順民

- 1999 《宗教福利》。台北：亞太。

呂大吉

- 1993 《宗教學通論》。台北：博遠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宋麗玉

- 2002 〈社會支持網絡、壓力因應社會網絡處遇〉，《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台北：洪葉。

李季樺、陸洛(譯)；Argyle, Michael & Benjamin Beit-Hallahmi(著)

- 1996 《宗教社會心理學》。台北：巨流。

周玉慧、莊義利

- 2000 〈晚年生活壓力、社會支持與老人身心健康之變遷：長期資料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十二卷第二期，頁 281-317。

苗延威(譯)；Argyle, Michael & Monika Henderson(著)

- 1996 《人際關係剖析》。台北：巨流。

林本炫

- 1998a 〈社會網絡在個人宗教信仰變遷的作用〉，思與言，37(2)：173-208。

- 1998b 《當代台灣民眾宗教信仰變遷的分析》。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袁亦霆

- 2002 《新興宗教中知識份子參與靜坐修練的宗教經驗- 以天帝教為例》，政

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榮麗

- 1988 《社會網路支持資源與個案求助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竹寧

- 2000 〈老人長期照護非正式支持系統之探討〉。《東海社會科學學報》，第十九期，頁 169-178。

趙星光

- 1996 〈華人與基督教調查研究(台灣部分)分析報告〉，《基督教與台灣》。台北：宇宙光出版社，頁 455-477。
- 1997 〈從主流教會到小群宗派：洛杉磯台語福音教會的轉型與增長〉。《東吳社會學報》，第六期，頁 137-182。
- 2000 〈新興宗教的改宗：本土與西方〉。發表於「第二屆社會科學理論與本土化研討會」，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育社會學研究所主辦，台灣：嘉義。
- 2003 〈本土新興宗教的全球化質素：以清海教團為例〉。發表於「新興宗教團體與社會變遷研討會」，南華大學宗教研究所主辦。台灣：嘉義。

黃光國

- 1988 《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台北：巨流。

許惠芳

- 1994 《皈依的過程：理論與個案分析》。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

張宏哲，林哲立(譯)，Ashford, Jose B., Craig Winston Lecroy and Kathy L. Lortie.等著

- 1997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台北：雙葉。

張軒愷

- 2003 《宗教改宗的理性選擇分析-以基督教為例》，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語芸、張文堯(譯)，Germain, Carel Bailey. 著

1997 《社會環境中的人類行爲》。台北：五南。

蔡怡佳、劉宏信(譯)，James, William 著

2001 [1902] 《宗教經驗之種種》。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劉潤忠等(譯)，O'Dea, Thomas F. and Aviad Janet O'Dea 著

1983 《宗教社會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鄭健雄

2000 《使徒性小組教會：從堅信浸信教會看增長與佈道的實用策略》。台北：以琳書房。

熊瑞梅

2001 〈性別、個人網絡與社會資本〉。《華人社會的調查研究》，邊燕杰、涂肇慶、蘇耀昌(編)。香港：牛津。頁 179-216。

鄭惠修

1999 《台北市女單親家庭社會網絡與福利使用之研究》，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瞿海源

1997 〈世界次序、世俗化與基督教的發展：台灣與美國〉，《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關凱元

1999 《組織轉型的結構分析-以一個小組化教會為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凱南

2002 《社會支持、人格特質、個人屬性對老年人幸福滿足感之研究》，政治大學心理所碩士論文。

西文部分

Beckford, James A.

1978 "Accounting for Convers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ume 29, Number 2, June.249-262.*

Cavendish, James C., Michael R. Welch, and David C. Leege

1998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Predictors of Religiosity for Black and White Catholics: Evidence of a "Black Sacred Cosmos" ? "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37(3):397-410.*

Dawson, Lorne L.

1999 "Cult conversions:controversy and clarification." pp.287-314 in Christopher Lamb and M. Darrol Bryant(ed.) *Religious Conversion: Contemporary Practices and Controversies.* London and new York:Cassell.

Dunkel-Schetter, Christine and Tracy L. Bennett

1990 Differentiating the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Aspects of Social Support. *Social Support: An Interactional View*, edited by Sarason, Barbara R.,Irwin G. Sarason and Gregory R.Pierce. A Wiley-Interscience Publication.

Greil, Arthur L. and David R. Rudy

1983 "Conversion to the World View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A Refinement of Conversion Theory." *Qualitative Sociology .6(1):5-30.*

Gillespie, V. Bailey

1991 *The Dynamics of Religious Conversion.* Birmingham, Alabama:Religious Education Press.

Hawwa, Sithi

2000 "From cross to crescent: Religious conversion of Filipina domestic helpers in Hong Kong" *Islam & Christian Muslim Relations.* Abingdon: Oct 2000. Vol.11, Iss:3, 347-369.

Johnstone, Ronald L.

2001 "Becoming Religious." *Religion in Society: A Sociology of Religion*. Prentice Hall.

Krause, Neal, Christopher G. Ellison, and Keith M. Wulff

2001 "Church-Based Social Support and Religious Support."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 40(4) DEC,637-656.

1998 "Church-Based Emotional Support, Negative Inter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Sample of Presbyterian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37(4):725-741.

Lewis, Judith Salter

1993 *Independent living among community-based elderly: the social support and sense of coherenc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Baltimore.

Lofland, John

1966 *Doomsday Cult: A Study of Conversion, Proselytiz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Faith*. Prentice-Hall,Inc.

Lofland, John

1977 "Become a World Saver." Revisited,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20 No.6,July/August :805-818.

Lofland, John and Rodney Stark

1965 "A Theory of Conversion to a Deviant Perspective." *Journal for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 : 862-872.

Maton, Kenneth I.

1989 "The Stress-Buffering Role of Spiritual Support: Cross-Sectional and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28(3):310-323.

Miller, Alan S.

1955 "A Rational Choice Model of Religious Behavior in Japa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34 (2) : 234-244.

Rambo, Lewis R.

1993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Convers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eories of Conversion: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Religious Change." *Social Compass 46(3): 259-271.*

Richardson, James T.

1985 "The Active vs. Passive Convert: Paradigm Conflict in Conversion/Recruitment Research."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4(2):119-236.*

Robbins, T. and D. Anthony

1978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and the social system: integration, disintegration, or transformation" , *The Annual Review of the Social Sciences of Religion, 2: 1-27.*

Snow, David A., and Richard Machalek

1984 "The sociology of convers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0:167-190.*

Staples, Clifford L. and Armand L. Mauss

1987 "Conversion or Commitment? A Reassessment of the Snow and Machalek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onversio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6(2):133-147.*

Stark, Rodney and Roger Finke

2000 "Religious Choices." *Act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tark, Rodney and William Bambridge

1980 "Networks of faith: Interpersonal bonds and recruitment to cults and s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1376-1395.*

1987 *A Theory of Religion.* N.Y.: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Ullman, Chana

1989 *The Transformed Self: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us Conversion*. N.Y and London: Plenum Press.

Wellman, Barry and Kenneth Frank

2001 "Network Capital in a Multilevel World: Getting Support from Personal Communitie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Walter de Gruyter, Inc., New York.

Zurcher, Louis A. and David A. Snow

1992 *Collective Behavior: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Psycholog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Morris Rosenberg and Ralph H. Turner,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親愛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學生林怜幟，為了完成本人的碩士論文：基督教改宗的社會網絡關係研究，所以想要瞭解您受洗成為基督徒的過程，除了請您分享受洗的過程，也請您填答這份問卷。這份問卷將提供我們瞭解您如何接觸基督教，如何與教會內的弟兄姊妹熟識，以及如何與弟兄姊妹互動等相關資訊。您在問卷中填答的資料，僅作為本研究的學術研究之用，不需要在問卷上留下您的姓名，煩請放心填寫協助本研究的順利進行。

謝謝您的協助！願上帝賜福您與您的全家！

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研究生

林怜幟 敬上

一、 **接觸教會之前的情形**：此部分的是要瞭解您在接觸教會之前的一些歷程。

- 1.我從小到現在共搬過 _____ 次家？
- 2.我何時搬到現居地？ _____ 年 _____ 月
- 3.我現在到教會的方式是：走路__、騎車__、或開車__，約_____分鐘
- 4.我從何處搬來？ _____ 縣 _____ 鄉鎮區
- 5.我搬到此地之前是否曾經接觸過基督教會？沒有人邀請也未曾去過 有人邀請但卻沒去過 接受邀請去過幾次 已經常參與教會活動 其他
- 6.我信基督教之前的宗教信仰是？無宗教信仰 佛教 道教 一貫道 民間宗教 其他宗教_____

二、 **接觸教會後到受洗之前**：此部分瞭解您如何與教會接觸以及與弟兄姊妹之間的互動關係。

- 1.我開始參與教會的聚會是？ _____ 年 _____ 月
- 2.我與帶領我接觸教會的弟兄姊妹之間的關係是？
 - (1) 帶領我接觸教會的人是：親戚 _____ (請填稱呼) 同事
朋友 鄰居 同學 牧師 自己尋找
【若答自己尋找者，請跳至 2 繼續作答】
 - (2) 我們居住的地方是：在同一個社區 在距離一公里以內的鄰近社區
在距離三公里內的台中縣市 在距離三公里以上的台中縣市
居住在不同縣市
 - (3) 我們通常多久見面一次？每天 兩、三天 一週 半個月 一個月(含)以上
 - (4) 我們通常多久電話聯絡一次？每天 兩、三天 一週 半個月

一個月(含)以上

(5) 他(她)帶領我參加教會的活動或是聚會之前,我們已經認識了____ 個月

(6) 他(她)帶領我參加教會的活動到接受洗禮,期間共經過____個月

(7) 在受洗前的半年當中,我們來往的情形是?

	經常	偶而	很少	未曾
A.到彼此家中聊天	1	2	3	4
B.曾一起聚餐或看電影	1	2	3	4
C.曾相互幫忙(如:代繳電話費、照顧小孩等)	1	2	3	4
D.曾找過他們商量重大事情	1	2	3	4
E.一起參加教會活動或聚會	1	2	3	4

(8) 他(她)的年齡是? 25歲以下 26~35歲 36~45歲 46~55歲 56~65歲 66歲以上

(9) 他(她)的職業是? 學生 商 工 農 自由業 服務業 家管 教師 公務員 其他_____

(10) 他(她)們家每個月的平均收入約為? 30,000元(含)以下 30,001~50,000元 50,001~70,000元 70,001~90,000元 90,001元(含)以上 不知道

3. 參加教會的活動或聚會後到**受洗之前**,我與教會的弟兄姊妹之間互動的情形是如何?

(1) 受洗前我通常多久參加教會的聚會或活動一次? 兩、三天 一週 半個月 一個月 很少參加

(2) 受洗前我最常參加的教會聚會或活動是: 主日崇拜 團契聚會 小組聚會 禱告會 靈修會或特別聚會 媽媽成長班等社區活動

(3) 除了帶領我的兄姐,在教會中我認識並且能叫出名字的人有多少個? 一、兩個 三至五個 五至十個 十幾個 大部分都可以

(4) 受洗前當我需要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幫忙,如借工具、幫忙看小孩、幫忙看家、幫忙抬重物或是搬東西等,依照順序我會向五個人尋求幫助:在這五人當中,其中有多少個是教會的弟兄姊妹? 五個 四個 三個 兩個 一個 沒有

(5) 受洗前當我有重大的心事或是有煩惱時,甚至是有重大的事情要做決定時,依照順序我會找五個人來傾吐心事或提供意見:在這五人當中,其中有多少個是教會的弟兄姊妹? 五個 四個 三個 兩個 一個 沒有

(6) 受洗前假設有一天我急需用一筆錢,依照順序我會向五個人調度:這五個人其中有多少個是教會的弟兄姊妹? 五個 四個 三個 兩個 一個 沒有

(7) 我是否有加入教會的互助社？有 沒有

【若答沒有，則跳至(10)繼續回答】

(8) 我是何時加入教會的互助社？ _____年 _____月

(9) 我是否曾在教會的互助社有過存款或借款？有 沒有

(10) 我是否曾與教會的弟兄姊妹有過金錢上的往來關係？有 沒有

4.我決定受洗接受基督教的原因是(至多可選擇3個,請按重要性以1.2.3.表示)?
____教義吸引人。 ____禮拜內容很吸引人。 ____教會音樂很吸引人。 ____
教會弟兄姊妹對很會照顧關心人。 ____曾經有過聖靈充滿的經驗。 ____被團契
的活動所吸引。 ____其他_____。

三、受洗後在教會的情形：此部份是請您告訴我們目前的情形

- 1.我通常多久參加教會的聚會或活動一次？ 兩、三天 一週 半個月
一個月 很少參加
- 2.除了帶領我的兄姐，在教會中我認識並且能叫出名字的人有多少個？
一、兩個 三至五個 五至十個 十幾個 大部分都可以
- 3.當我需要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幫忙，如借工具、幫忙看小孩、幫忙看家、幫忙
抬重物或是搬東西等，依照順序我會向五個人尋求幫助：
在這五人當中，其中有多少個是教會的弟兄姊妹？五個 四個 三個
兩個 一個 沒有
- 4.當我有重大的心事或是有煩惱時，甚至是有重大的事情要做決策時，依照順序
我會找五個人來傾吐心事或提供意見：
在這五人當中，其中有多少個是教會的弟兄姊妹？五個 四個 三個
兩個 一個 沒有
- 5.假設有一天我急需用一筆錢，依照順序我會向五個人調度：
這五個人其中有多少個是教會的弟兄姊妹？五個 四個 三個 兩個
一個 沒有
- 6.如果我因為要搬家而離開教會，我會不會難過？毫不難過 不太會
不確定 有一點 會很難過
- 7.對於教會，我是否有固定的奉獻？有 沒有
- 8.我是否有參加教會的服事？有 沒有
【若答沒有，則請跳至基本資料繼續回答】
- 9.我參加教會的服事為？_____

四、基本資料：此部分是要瞭解您的一些基本資料。

- 1.性別：男 女
- 2.出生年次：_____年次
- 3.受洗的日期： _____年_____月
- 4.最高學歷：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5.職業別：學生 商 工 農 自由業 服務業 家管 教師
公務員 其他_____

6.家庭總平均收入，每個月約為：30,000 元(含)以下 30,001~50,000 元
50,001~70,000 元 70,001~90,000 元 90,001 元(含)以上

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並耐心的完成這份問卷。

願上帝祝福您！